北宋汴梁的輸出入貿易

全漢昇

第一章　概說

(一)唐五代汴梁商業的發展

爲着要探討北宋汴梁的商業情況，首須明瞭牠的過去。故現在先把唐五代汴梁商業的發展情況略述一下。

汴梁，卽今河南的省會開封，在唐代名叫汴州。及五代，除後唐仍名爲汴州外，成爲梁，晉，漢，周的都城。北宋亦在那裏建都，名叫汴京，又名東京，或曰東都。

汴梁較早的商業情況，因爲文書記載有缺，不大清楚。現在所知道的，自從隋煬帝開運河——汴河是其中的一段——以來，汴梁因爲位在汴河的傍邊，而又接近黃河，交通非常便利，從而商業也就發展起來。舊唐書卷一九〇中齊澣傳說汴梁的水陸交通情況云：

> 河南，汴爲雄郡。自江，淮達于河，洛，舟車輻輳。

又同書卷一三一李勉傳云：

> 汴州水陸所湊，邑居龐雜，號爲難理。

其中關于水路交通，舊唐書卷一〇五韋堅傳亦說：

> 堅預于東京，汴，宋取小斛底船三二百隻，置于（廣運）潭側。

在汴梁可一次提出幾近百隻的船來應用，其水路交通的便利可知。至于陸路交通，通典卷七亦說：

> （兩京）東至宋，汴，西至岐州，夾路列店肆待客，酒饌豐溢。每店皆有驢賃客乘，倏忽數十里，謂之驛驢。

又河東記（引自圖書集成藝術典八〇八）亦記載汴州西的店肆對于陸行客旅招待的週

到云：

> 唐汴州西有板橋店。店娃三娘子者，不知從何來。寡居三十餘，無男女，亦無親屬。有舍數間，以鬻粢爲業。而甚富家貲，多有驢畜。往來公私車乘有不逮者，輒賤其估以濟之。人皆謂之有道。故遠近行旅多歸之。元和中，許州客趙季和將詣東都，過是宿焉。……

因爲唐代汴梁的水陸交通是這麼便利，商業自然也發展起來。這由于寄生在商人身上的流氓的出現，可以想見。太平廣記卷二六三引朝野僉載云：

> 唐李宏，汴州浚儀人也。兇悖無賴，狠戾不仁。每高鞍壯馬，巡坊歷店。嚇庸調租船綱典，動盈數百貫。強貸商人巨萬，竟無一還。商旅驚波，行綱側胆。任正理爲汴州刺史，上十餘日，遣手力捉來，責情決六十。杖下而死。工商客生，酣飲相歡。遠近聞之，莫不稱快。

在這許多商人中，以經營茶業的爲多。全唐詩載王建寄汴州令狐相公云：

> 水門向晚茶商鬬，橋市通宵酒客行。

此外又有海商。同書載王建汴路即事云：

> 草市迎江貨，津橋稅海商。

又王讜唐語林卷一云：

> 崔樞應進士，客居汴半歲，與海賈同止。其人得疾既篤，謂崔曰，『荷君見顧，不以外夷見忽。今疾勢不起，番人重土殯，脫歿，君能終之乎？』崔許之曰，『某有一珠，價萬緡。得之能蹈火赴火，實至寶也。敢以奉君。』崔受之，曰，『吾一進士，巡州邑以自給，奈何忽蓄異寶？』伺無人，置于柩中，瘞于阡陌。

由此可見唐代汴梁的茶及海外貿易，都是相當發達的。

到了五代，除後唐外，汴梁是當時的都城。因爲是政治中心的原故，從外邊流入了不少的人口——至少多了一大批中央政府的公務員，對於消費的商品的需要從而加大，商業便愈加發展。那時朱温對待商人，感情相當的好。舊五代史卷一三三高季興傳云：

> 高季興，……幼隸于汴之賈人李七郎。梁祖以李七郎爲子，賜姓，名友讓。梁祖嘗見季興，于僕隸中，其耳面稍異，命友讓養之爲子。

他的幹部軍隊是由富商豪家子弟組織成功的。同書卷六四王晏球傳云：

> 梁祖之鎮汴也，選富家子有材力者置之帳下，號曰『廳子都』。（原註『清異錄：宣武廳子都尤勇悍。其弩張一大機，則十二小機皆發。用連珠大箭，無遠不及。晉人極畏此。』）

又新五代史卷二五周德威傳云：

> 『神威』，『龍驤』，『拱宸』等軍，皆梁精兵。人馬鎧甲，飾以組繡金銀，其光耀日。晉軍望之，色動。(周)德威勉其衆曰，『此汴，宋傭販兒，徒飾其外耳，其中不足懼也。其一甲之直數十千，得之適足爲吾資。無徒望而愛之，當勉以往取也。』（註一）

由此可知當時的汴梁政府是很獎勵商業的。那時汴梁與洛陽間的貿易，相當旺盛。宋史卷二七七許驤傳云：

> 許驤，字允升。世家薊州。祖信，父唐，世以財雄邊郡。後唐之季，唐知契丹將擾邊，……遂潛齎百金而南。未幾，晉祖革命，果以燕，薊賂契丹。唐歸路遂絕。嘗擁商貨于汴，洛間，見進士綴行而出，竊嘆曰，『生子當令如此！』因不復行商，卜居睢陽，娶李氏女。……

汴梁的官吏競開邸店（邸店的意義，見下一章。）以取利。舊五代史卷九〇趙在禮傳云：

> 在禮歷十餘鎮（汴梁是其中之一），善治生殖貨，積財巨萬。兩京及所莅藩鎮，皆邸店羅列。

又新五代史卷四五袁象先傳云：

> 象先平生所積財產數十萬，邸店數千間。

關于汴梁的輸入商品，現在所能考見的，有從回鶻來的玉與馬，及從淮南來的茶。五代會要卷二八云：

> 先是晉，漢已來，回鶻每至京師，禁民勿私市易。其所有寶貨，皆中賣入官。私下市易者罪之。至是，(周)太祖命除去舊法。每回鶻來者，私下交易，官中更不禁詰。由是玉之價值十損七八。（舊五代史卷一三八回鶻傳有相似的記載）

顯德二年，（回鶻）又遣使朝貢，獻玉幷碉砂等物。皆不納。所入馬，量給價錢。（同上）

又舊五代史卷一〇七史宏肇傳云：

宏肇都轄禁軍，警衞都邑，專行刑殺，略無顧避。……軍司孔目吏解暉性狡而酷。凡有推劾，隨意鍛鍊。人有抵軍禁者，被其苦楚，無不自誣以求死所。都人遇之，莫敢仰視。……有燕人何福殷者，以商販爲業。嘗以十四萬市得玉枕，遣家僮及商人李進賣于淮南，易茗而迴。家僮無行，隱福殷貨財數十萬。福殷責其償。不伏，遂杖之。未幾，家僮詣宏肇上變，言，『契丹主之入汴也，趙延壽遣福殷齎玉枕陰遣淮南，以致誠意。』宏肇卽日遣捕福殷等繫之。解暉希旨，榜掠備至。福殷自誣。連罪者數輩。並棄市。妻女爲宏肇帳下分取之，其家財籍沒。（又見于册府元龜卷四八八）

至于汴梁的輸出商品，有玉枕，書籍，銅鏡等。汴梁之輸出玉枕，已見上引舊五代史史宏肇傳。至于書籍之輸出，愛日齋叢鈔（撰人佚）卷一云：

通鑑，『後唐長興三年二月辛未，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又云，『唐明宗之世，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定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後周廣順三年六月丁巳，板成，獻之。』由是雖亂世，九經傳布甚廣。

按後唐都洛，其後晉，漢，周復都于汴。九經的雕印，既然是由中央政府的官吏——判國子監——直接主理，那末，雕印的地點也一定隨政治中心之轉移而轉移，卽初時雕印于洛，其後完成于汴了。所以這裏說的『九經傳布甚廣』，當然是從汴梁販運出去的。又舊五代史卷一四六食貨志說汴梁官鑄銅鏡行銷至各地云：

晉天福二年，詔禁一切銅器。其銅鏡令後官鑄造，于東京置場貨賣。許人收買，于諸處興販去。

又五代會要卷二七云：

顯德二年九月一日敕，『……其銅鏡令官中鑄造，于東京置場貨賣。許人收買，于諸處興販。……』

由此可知五代汴梁的輸入貿易，以原料（如玉），飲食料（如茶）及軍用品（如馬）爲主；至于輸出貿易，則以工業品（如玉枕，書籍，銅鏡）爲主。

五代汴梁的商業，雖因成爲政治中心而比較發展，究竟要受很大的限制。第一，地方不安全，時有兵亂，商業往往受其影響。如張舜民畫墁錄云：

> 自唐末五代，每至傳禪，部下分別剽劫，莫能禁止，謂之靖市。雖至王公，不免剽劫。太祖陳橋之變，卽與衆誓約，不得驚動都人。入城之日，市不改肆。靈長之祐，良以此乎！

汴梁不獨朝代交替時有兵亂，就是平時也有。舊五代史卷三八明宗紀載天成二年十月辛丑詔曰，『……應汴州城內百姓，旣經驚劫，宜放二年屋稅。……』這裏所說的『驚劫』，同書卷七四朱守殷傳有較詳細的記載：

> 天成初，授河南尹，判六軍諸衞事。加侍中，移汴州節度使。車駕將巡幸，外議喧然，初以爲平吳，又云制置東諸侯。守殷乃生雲夢之疑，遂殺都校馬彥超，副使宋敬。守殷驅市人閉壁以叛。明宗途次京水，聞之，親統禁軍，倍程直抵其壘。長圍夾攻，縋城甚衆。守殷力屈，盡殺其族，引頸左右盡其命。王師入城，索其黨，盡誅之。

復次，那時汴梁政府的政治力量所能達到的地方，非常有限。汴梁對于原料和飲食料的取給，及牠本身出產的工業品的行銷，只能限于這一些地方。在此以外，汴梁政府不能直接控制的地方，那就只好聽從當地軍事領袖的自由支配，而望洋興嘆了。割據湖南的馬殷，一方面壟斷當地出產的茶的輸出，他方面統制外來商品的輸入，使商業利潤全歸于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舊五代史卷一三三馬殷傳云：

> 總制二十餘州，自署官吏，征賦不供，民間采茶，並抑而買之。又自鑄鉛鐵錢。凡天下商賈所齎寶貨入其境者，祇以土產鉛鐵博易之，無餘。遂致一方富盛，窮極奢侈。貢奉朝廷，不過茶數萬斤而已。于中原賣茶之利，歲百萬計。

又新五代史卷二六李嚴傳云：

> 蜀法嚴禁以奇貨出劍門；其非奇物而出者，名曰『入草物』。（劍門是由四川至汴梁經由的地方，見本章第三節。）

可見四川比較精緻而貴重的產物，卽所謂『奇貨』或『奇物』，根本就沒有出現于汴梁市場的希望。所以同書卷六一說當時

> 山川亦絕，風氣不通。

又歐陽修居士集卷六京師初食車螯說當時汴梁因與各地不通，各地的精美食品不能輸入汴梁，故飲食甚壞云：

> 五代昔乖隔，九州如剖瓜。東南限淮海，邈不通夷華，于時北州人，飲食陋莫加。鷄豚爲異味，貴賤無等差。

按歐陽修是新五代史的作者，他這幾句話當然是有史實作根據的。

汴梁商業這種黯淡的情景，到五代末周世宗時卻露出一線的曙光。周世宗出征各地，在軍事上節節勝利，爲後來北宋的統一奠定了鞏固的基礎。新五代史卷一二周本紀說：

> 世宗區區五六年間，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威武之聲，震慴夷夏。

其中尤以政治力量的達到淮南，對于汴梁商業的前途有莫大的關係。淮南是汴河出長江的交通要道。如果這地通行無阻，江，淮等大生產地便可藉汴河而與汴梁連接起來。這對于汴梁的經濟發展非常有利（見本章第三節）。朱溫，如上述，是注重商業的人，自然也看到此點。——固然，唐代取江，淮之粟以供兩京的漕運，也是他所注意的。——所以他好幾次要把軍事勢力伸張到淮南去。可是，不幸得很，每次戰爭的結果，勝利都屬于割據淮南的楊行密（見舊五代史梁太祖紀及卷一三四楊行密傳）。所以五代汴梁的商業大受影響。及周世宗攻下淮南，情勢纔急轉直下。再加以他伸張勢力于其他各地，汴梁所消費的原料和飲食料的生產地，及所生產的工業品的銷場，遂增加了許多。這樣一來，汴梁的商業遂有空前的發展。這由于當時發生的兩件事實，可以證明：

第一，是汴梁外城的建築。五代會要卷二六說：

> 顯德二年詔曰，『惟王建國，實曰京師。度地居民，固有前則。東京華夷輻輳，水陸會通。時向隆平，日增繁盛。而都城因舊，制度未恢。諸衞軍營，或多窄狹。百司公署，無處興修。加以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絡繹無窮。僦賃之資，增添不定。貧乏之戶，供辦實多。而又屋宇交連，街衢湫隘，入夏有暑濕之苦，居常多煙火之憂。將便公私，須廣都邑。宜令所司于京城四面，別築羅城。……』
>
> 三年正月，發畿內及滑，曹，鄭之丁夫十餘萬，築新羅城。乃使曹州節度使韓

通都部署夫役。

關于新築外城的名稱及大小，宋會要方域一云：

新城周回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國朝以來，號曰國城，亦曰外城，又曰羅城。

按同書云，『舊城周回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可見新築外城比舊城大了許多。這只要一看事林廣記所載宋東京外城圖（註二），便可明白。汴梁在這時所以要建築這麼大的外城，一方面固然由于政治的關係，他方面也是起于經濟的原因。上引顯德二年詔中說，『諸衞軍營，或多窄狹。百司公署，無處興修。』這是說，因爲周世宗時已具統一的規模，汴梁成爲一個比較大的帝國的政治中心，政治組織擴大，辦公的房屋增多，所以原有的地方不夠用。同時，因爲政治組織擴大，公務員大增，所以舊城的住宅不夠用（詔中說，『屋宇交連，……居常多煙火之憂。』），需要向外擴張。在另一方面，因爲從外邊流入了無數的工商業者，他們工作或貿易的地方（『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絡繹無窮。』），及居住的房屋（『屋宇交連，……居常多煙火之憂。』），都成問題，所以有建築外城的必要。二者之中，經濟的原因尤可注意。因爲商人外至太多，原有的地方容納不下，舊來的市鎭或堡壘因而向外擴張，在中古的歐洲也是常有的事 (Henri Pirenne, Medieval Cities, Chap. VI) 如 Marseilles 城的周圍，在十一世紀初年，曾經擴大過(p. 147)。又如 Ghent' Bruges, St. Omer 及其他好些地方，在十二世紀初年，因爲商人越來越多，原有地方不夠，只好擴充地盤，建設新教區給他們居住(p. 153)。因此，汴梁之建築外城，其經濟的原因最可注意；至于牠所以還有政治的原因，這是因爲汴梁除了是商業都市外，同時又是政治中心的原故。

第二，由于官吏之建造大規模的堆棧，也可看出當時汴梁商業的繁榮。釋文瑩玉壺清話卷三云：

周世宗顯德中，遣周景大濬汴口，又自鄭州導郭西濠達中牟。景心知汴口既濬，舟楫無壅，將有淮，浙巨商貿糧斛，賈萬貨臨汴。無委泊之地。諷世宗乞令許京城民環汴栽榆柳，起臺榭，以爲都會之壯。世宗許之。景率先應詔，踞汴流中要，起巨樓十二間。方運斤，世宗輦輅過，因問之。知景所造，頗喜，

賜酒犒其工；不悟其規利也。景後邀鉅貨于樓，山積波委。歲入數萬計。今樓尙存。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知不足齋叢書本）卷九（稗海本作卷一〇）亦說：

周顯德中，許京城民居起樓閣。大將軍周景威先于宋門內臨汴水建樓十三間。世宗嘉之，以手詔奬諭。景威雖奉詔，實所以規利也。今所謂『十三間樓子』者是也。景威子瑩，國初爲樞密使。

按宋史卷二六八周瑩傳說瑩之父名景。而這裏說『景威子瑩』。所以這裏說的『周景威』實卽是玉壺淸話中的『周景』。

周世宗以後，便是北宋。周世宗統一全國所未竟的功業，到了北宋，太祖，太宗便把牠完成起來。如山西（北漢），四川（後蜀）及長江以南各地，都是到北宋才直接隸屬汴梁政府的（見宋史卷一至五太祖紀，太宗紀及卷四七八至四八三各世家）。這樣一來，汴梁能夠與之自由通商的地方便增加了許多。這時，汴梁不獨與國內各地貿易，而且因爲汴梁政府能直接控制的東南海濱，包有好幾個對外貿易港，如廣州，泉州，明州等，遂因這些港口的媒介，而與海外各地貿易。所以汴梁的商業，到了我們正要研究的北宋時期，可以說是達到黃金時代。

（二） 汴梁的消費與生產

一城市的輸入貿易的內容及數量，與該城市的消費很有關係。同樣，牠的輸出入貿易的內容及數量，與牠的生產也很有關係。所以在探究北宋汴梁的輸出入貿易以前，要把牠的消費與生產先行考察一下。

欲知某城市的消費情形，須先明瞭該城市的消費者——人口。北宋汴梁究竟一共有多少人口，是一個不易解答的問題。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云：

開封府，崇寧戶二十六萬一千一百一十七，口四十四萬二千九百四十。……縣十六。

汴梁是開封的府城，再加上十六縣，才有四十多萬的人口。這似乎是太少。一戶還不到兩個人，這是不可思議的一回事。這想是單就稅丁而言，稅丁以外的人沒有包括在內。又晏殊元獻遺文補編卷三丁巳上元燈夕提及汴梁的人口云：

百萬人家戶不扃，管絃燈燭沸重城。

這是作詩時極言其多的一種概括的數目，陷于不正確的錯誤。又丁特起靖康紀聞云：

（三月）十二日，金使移文索金，銀，表段又峻。……先是金人索在京戶口數目，開封府報以七百萬戶。軍中詢李若水，亦以此對。金人無厭之欲，見京城戶口之衆，至是乃令將坊巷人戶等第敷配。意欲于七百萬戶中，盡行敷配，所得不可勝計也。開封府奉行，莫敢論辨。乃以見在人戶，隨高下配之，欲敷原數。……

這麼大的一個數目，太沒有相信的價值了。工業革命後，世界最大的都市，也不過幾百萬人口，還沒有用近代機械作生產工具的北宋汴梁，那裏會有七百萬戶那麼多？

不過，汴梁的人口確數，雖然一時不易考出，汴梁在北宋時是人口最密集的一個都市，卻是不能否認的。因爲汴梁在北宋時成爲統一帝國的政治中心，從外邊流入大量的人口。宋史卷二六五呂蒙正傳云：

上（太宗）語之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五有相似的記載）

這些因『乘輿所在』而『走集』的『士庶』中，有一部份是中央政府的公務員，是可以推知的。此外，流入汴梁的人口可分爲數種：（1）亡國的士民——續通鑑長編卷三八載王道元年九月參知政事張洎的話云：

今……以亡國之士民，集于輦下。比漢，唐京邑，繁庶十倍其人矣。

又明李濂汴京遺蹟志卷二十載楊侃皇畿賦云：

太祖以神武獨斷，太宗以聖文誕敷，平江表，破蜀都，下南越，來東吳，北定幷，汾，南取荆，湖。是故七國之雄軍，諸侯之陪臣，隨其王公，與其士民，小者十郡之衆，大者百州之人，莫不去其鄉黨，率彼宗親，盡徙家于上國。何懷土之不聞？甲第星羅，比屋鱗次。坊無廣巷，市不通騎。……

又宋史卷四七八至四八三各世家亦記有亡國士民的遷居汴梁，可參看。

（2）到汴謀生的職業者——如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五說外地人遷居于汴，以便做買賣云：

或有從外新來隣左居住，則有借借動使，獻遺湯茶，指引買賣之類。

又如張師正括異志卷一說陳靖徙家京師賣藥云：

陳靖，字唐臣，鉅野人。……隱于葉山。……值歲荒，徙家京師，賣藥自給。

以上偏于商人方面。此外，外地的術士，醫生及洗衣婦等也多數赴汴謀生，因爲那裏主顧多，生意好。如何薳春渚紀聞卷二說成都的術士入汴謀生云：

謝石閎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相字言人禍福。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即就其字離析而言，無不奇中者。（又見于洪邁夷堅志再補）

又如宋史方技傳說各地的醫生入汴謀生云：

沙門洪蘊本姓藍，潭州長沙人。……年十三，詣郡之開福寺沙門智巴，求出家，習方技之書。後遊京師，以醫術知名。（卷四六一）

（錢）乙始以顱頤方著名，至京師，視長公主女疾。（卷四六二）

僧智緣，隨州人，善醫。嘉祐末，召至京師，居于相國寺。每察脈，知人貴賤禍福休咎；診父之脈，而能道其子吉凶，所言若神。士大夫爭造之。（同上）

又夷堅支庚卷六亦說外地醫生入汴謀生云：

徐問眞道人者，濰州人。嘉祐治平間，多遊京師。嗜酒狂肆，能啖生葱鮮魚。以指爲鍼，以土爲藥，治病絕有驗。歐陽公在政府時，嘗苦足病，求其拯療。徐教公汲引氣血，自頂至踵。用其言而愈。

又夷堅丁志卷九說某婦人入汴洗衣以自給云：

杜生屏人曰，『頗憶前年中秋夜所在乎?』（張顏）曰，『忘之矣』。杜曰，』吾能言之。君是年部江西米綱，以中秋月至獨樹灣檥泊。月色正明，君杖策登岸，百步許，得地平曠，方命酒賞月。俄而驟雨，令僕夫取雨具。怒其來緩，致衣履沾濕，拋所執拄斧擲之，中額。僕回舟謂妻曰，「我爲主公所擊，已中破傷風，恐不得活。然無所赴愬卽死。汝切勿以實言，但云痼疾發作。此去鄉遠，萬一不汝容，何以生存？宜懇白主公，乞許汝子母附舟入京，猶得浣人浣濯以自給。」言終而亡。……』

（3）避役徙汴的富民——續通鑑長編卷一一六載景祐二年正月

戊申，詔京東，西，陝西，河北，河東，淮南六路轉運使，檢察州縣，毋得舉

戶鬻產徙京師，以避徭役。

又同書卷一二〇載景祐四年十一月

辛丑，詔河北轉運司，『如聞城邑上戶，近歲多徙居河南或京師，以避徭役。恐邊郡寖虛。宜令本路禁止之。』

(4)流民——同書卷八九載天禧元年三月

辛酉，以懷，衞流民至京，令三司作粥糜濟之。

又趙抃趙清獻公集卷二奏狀乞賑抶流移之民云：

臣竊聞旬日以來，大段有府界幷河北，京東路流移之民入京城乞丐，或假途以過。扶老攜幼，纍纍滿街。艱困飢殍，深可傷憫。

此外，因爲北宋行中央集權制，政治中心的汴梁，駐有多量的軍隊，以便控制各地。這對于汴梁人口的密集，有很大的關係。朱弁曲洧舊聞卷九云：

藝祖養兵止二十萬。京師十萬餘，諸道十萬餘。使京師之兵足以制諸道，則無外亂。合諸道之兵足以當京師，則無內變。內外相制，無偏重之患。

這是北宋初年的情形。其後，汴梁駐兵更多。續通鑑長編卷三八載至道元年九月張洎的話云：

今帶甲數十萬，戰騎稱是，萃于京師。

北宋汴梁人口的擁擠，表現在民居的分佈上。這時，汴梁因爲民居稠密，甚至有錢也買不到土地來修蓋屋宇。宋會要方域四載宣和二年

十月二十八日，御史中丞臣翁彥國奏，『伏見比年以來，臣僚有被眷異者，不唯官職之超躐，錫賚之便蕃，多遂賜第者。臣聞蒙賜之家，則必宛轉踏逐官屋，以空閑爲名，或請酬價兌買百姓物業，實皆起遣。名居大者亘坊巷，小者不下拆數十家。一時驅迫，扶老攜幼，暴露怨咨，殊非盛世所宜有。今太平歲久，京師戶口日滋，棟宇密接，略無容隙。縱得價錢，何處買地？……

因此，周世宗建築外城後，才五十年左右，汴梁的市區又復擴大，連附郭也包括進去。宋會要云：

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置京新城外八廂。眞宗以都門之外，居民頗多，舊例惟赤縣尉主其事，至是特置廂吏，命京府統之。（兵三，又見續通鑑長編卷

七。）

二年三月九日，開封府言，『准詔以都城之外，人戶，軍營甚多，相度欲置都虞候管轄。從之。』（方域一）

所以夢華錄卷五云：

以其人煙浩穰，添十萬衆不加多，減之不覺少。

這句話似乎不算誇大。

汴梁有這麼多的人口，其消費之大，可以想見。例如飲食方面，汴梁經營此業的商店，不獨種類多，而且數量大。夢華錄云：

大凡食店大者，謂之分茶。……更有川飯店……更有南食店……又有瓠羹店……更有插肉撥刀炒羊細物料碁子餛飩店，及有素分茶，如寺院齋食也。（卷四）

其餘坊巷院落，縱橫萬數，莫知紀極。處處擁門，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飲食。（卷三）

這些飲食商店，規模很大：

凡餅店有油餅店，胡餅店。……自五更，桌案之聲，遠近相聞。唯武成王廟前海州張家，皇建院前鄭家最盛。每家有五十餘爐。（卷四）

而且買賣又好：

大抵諸酒肆，瓦市，不以風雨寒暑，白晝通夜，駢闐如此。（卷二）

這樣一來，汴梁對于食料的消耗，當然是很有可觀的。例如：

其殺猪，羊作坊，每人擔猪羊及車子上市，動卽百數。（卷三）

又續通鑑長編卷七六載大中四年十二月辛亥，

上封者言，『京城殺禽鳥，水族，以供食饌，其數甚廣。……』

以上說北宋汴梁的消費，偏重于數量方面。至于實質方面，更有可觀。當時汴梁的消費者，大都有很大的購買力。這可大別爲三類：(1)宮廷階級——他們有全國的賦稅作爲他們的經濟基礎，當然富有。所以購買一切新奇物品，價格多少，在所不顧。夢華錄卷一云：

東華門外市井最盛，蓋禁中買賣在此。凡飲食，時新花，果，魚，蝦，鱉，蟹，鶉，兔，脯臘，金，玉，珍玩，衣着，無非天下之奇。……其歲時果，

瓜，蔬茹新上市，並茄瓠之類，新出每對可直三五十千。諸閤分爭以貴價取之。

(2)達官——如張邦基墨莊漫錄卷一載宰相

王黼將明盛時，搜求四方瓌奇之物，以充玩好。

這當然是富有，才能够這樣的。故許翰襄陵文集卷九上蔡太師書云：

今觀中都巨室之所藏，富于一郡。

(3)富商——靖康紀聞云：

京師，天下富商大賈所聚。

這些富商大賈是很闊綽的。續通鑑長編卷八五載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己巳，眞宗謂輔臣曰，『咸平中，銀兩八百，金五千。今則增踴逾倍，何也？』王旦等曰，『國家承平歲久，兼幷之民，徭役不及，坐取厚利。京城資產百萬者至多；十萬而上，比比皆是。然則器皿之用，畜藏之貨，何可勝算？……有時增價之由，或恐以此。』

例如酒店商人孫賜，比宮庭還要富有。魏泰東軒筆錄卷十云：

一日，上（太宗）使于奉宸庫取眞珠，擇其圓者爲數珠。不足，妃侍傍曰，『妾父（孫賜）好畜異物，願令一使往問之。』孫默記曰，『數年前，有一行頭寄眞珠一篋爲信，云絕大，未嘗開也。』乃引使于藏私帑室塵埃中取得之。元未啓封。發視，乃喜，賜銀百星。一日，上置晏（宴？）。西蜀進酴釄，種方開。上與妃，后賞玩。孫妃曰，『妾家亦有。』試遣問之。乃進十合。上大駭，以爲竊禁中種。使往視之，則其種大于禁中數倍矣。

汴梁這許多大消費者，有的是財富，當然要求他們生活上的舒適。因此，奢侈之風大盛。宋會要刑法二載景祐

三年二月十三日，太常少卿直昭文館扈侑言，『近歲士庶之家，侈靡相尚。居第服玩，僭擬公侯。珠琲金翠，照耀衢路。約一襲衣，千萬錢不能充給。乞差近臣議定制度，以分等威。』詔曰，『如聞輦轂之間，士民之族，罔遵矩度，爭尚紛華。服玩僭奢，室屋宏麗。……』（續通鑑長編卷一一八有相似的記載）

又司馬光溫國文正公文集卷二三論財利疏云：

臣竊見陛下天性恭儉……然左右侍御之人，宗戚貴臣之家，第宅園圃，服食器用，往往窮天下之珍怪，極一時之鮮明。惟意所欲，無復分限。以豪華相尚，以儉陋相訾。愈厭而好新，月異而歲殊。

又夢華錄序云：

舉目則青樓畫閣，繡戶珠簾。雕車競駐于天街，寶馬爭馳于御路。金翠耀目，羅綺飄香。新聲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調絃于茶坊酒肆。八荒爭湊，萬國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寰區之異味，悉在庖廚。

汴梁因爲盛行着奢侈之風，遂成爲奢侈發展的中心點。陳舜俞都官集卷二敦化五云：

今夫諸夏必取法于京師。所謂京師則何如？百奇之淵，衆僞之府。異服奇器，朝新于宮庭，暮仿于市井，不幾月而滿天下。

例如東南紀聞（撰人佚）卷三云：

宣和之季，京師士庶兢（競？）以鵝黃爲腰腹圍，謂之腰上黃。婦人便服，不施衿紐，束身短製，謂之不製衿。始自宮掖，未幾而通國皆服之。

這樣一來，汴梁所消費的商品，不論價格多少，在品質上力求精美，是可以不言而喻的了。所以國內外出產的貴重商品，在汴梁的市場上不愁找不到主顧。不僅如此，因爲奢侈風氣太盛，消費商品的數量也特別加多。這從汴梁時髦樣式老是改變的一點上看去，很易明白。上引司馬光論財利疏，內言『愈厭而好新，月異而歲殊。』可見汴梁的時髦樣式，差不多時時刻刻都在改變中。又宋會要刑法二載大觀四年

閏八月八日，給事中蔡薿奏，『臣觀輦轂之下，士庶之間，侈靡之風，曾未少革。……雕文纂組之日新，金珠奇巧之相勝。……』

例如袁褧楓窗小牘卷上云：

汴京閨閣粧抹凡數變。崇寧間，少嘗記憶，作大髻方額。政，宣之際，又尚急扎垂肩。宣和已後，多梳雲尖巧額，髻樺金鳳。小家至爲剪紙襯髮，膏沐芳香。花鞋弓履，窮極金翠。一襪一領，費至千錢。

我們可以想像到，當時髦樣式老是改變的時候，昨天穿的衣服，今天雖未破壞，卻以爲不夠摩登，不穿了，再縫新的。這樣，商品消費的數量當然大增。

以上說北宋汴梁的消費。因爲汴梁的消費是大量而奢侈，滿足這種需求的方法，除本都市的工業生產以外，唯有取給于外。所以從外地輸入汴梁的商品，不但數量衆多，而且品質精美。

現在請進而一述北宋汴梁的生產。這時汴梁的生產，以工業製造爲主。政府對于汴梁的工業，非常注意。宋會要食貨六四云：

> 太祖乾德五年十月，命水部郎中于繼徽監視綾錦院。朝廷平蜀，得綾錦工人，乃于國門創置機杼院，始命繼徽領焉。
>
> 太宗太平興國六年，廢湖州織綾務。工二十人，送京師。女工五十八人，悉縱之。

又續通鑑長編卷八云：

> 先是平蜀得錦工數百人。（乾德五年）冬十月丙辰朔，置綾錦院以處之，命常參官監焉。

按四川是綾錦的著名產地，費著有蜀錦譜；湖州是兩浙的絲織中心。北宋政府把這兩地的絲織工人輸入汴梁，不是沒有意義的。在以前，使用技術的能力依附在工人的身上。如果某地欲振興某種工業，而本地又沒有熟識這種工業技術的工人的話，從外邊輸入這種工人便有其必要了。例如在法國，『Louis XI 答應永遠免除任何從希臘或意大利移居到他的國家的絲織工人的賦稅。Colbert 用種種方法來賄賂，吸引瑞典的鑛工，鐵工，威尼斯的玻璃工，及能以法國工人所用羊毛的三分之二織成好布，而且一天工作所得的成績大于法國工人一星期工作所得的荷蘭布工。』(G. Renard and G. Weulersse Life and Work in Modern Europe p.167) 所以，北宋政府把四川，湖州的絲織工人輸入汴梁，其目的在發展汴梁的絲織工業，可無疑義。政府對于絲織工業是這樣的注意，對于其他工業當然是不會疏忽的。所以汴梁工業非常發達，能利用種種廢物作原料，以製造物品。丞相魏公譚訓卷十云：

> 祖父爲省判，判剝馬案。行衆爭取死馬，而不取駝牛。以謂馬肉耐久，埋之爛泥地中，經宿出之如新，爲脯臘，可敵獐鹿。皆稅居曹門，隣巷皆貨之鹹豉者。早行，其臭不可近。晚過之，香聞數百步。多馬肉爲之。
>
> 祖父又言，『常步至門外，見臭河中浸弊草破履，皆將爲漆子者。京師無棄物，所以人人粗給。』

按曹門是汴梁的工業地帶，雖然原料不好，其出品卻甚精美。括異志卷一云；

> 天聖末，洎明道中，京師市井坊巷之人，凡物之美嘉者，卽曰『曹門好』。物之高大者，卽曰『曹門高』。耆壯童稚，無不道者。

此外，由于外國遣使入汴，向政府乞求工匠，也可見出當時汴梁工業的發達。宋會要蕃夷五云：

> 景德元年四月，宗壽遣使以良玉名馬來貢，且言，『本州（沙州）僧惠藏乞賜師號。龍興，靈圖二寺修像，計金十萬箔，願賜之！』又乞鑄鐘匠，及漢人之善藏珠者，至當道傳授其術。詔賜惠藏師號，量給金箔，餘不許。

汴梁的工業，除上述外，還有好些種：（1）印刷——葉夢得石林燕語卷八云：

> 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爲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歲印板，殆不減杭州，但紙不佳。

由此可見汴梁的印刷工業是很不錯的。當時國子監掌印種種書籍，稱爲監本，宋史卷一六五職官志云：

> 淳化五年，判國子監李志言，『國子監舊有印書錢物所，名爲近俗，乞下爲國子監書庫官。』始置書庫監官，以京朝官充。掌印經史羣書，以備朝廷宣索，賜予及出鬻，而收其直，以上于官。

關于國子監印行的種種書籍，見王國維五代兩宋監本考（王忠慤公遺書內編）。

（2）造墨——負暄雜錄（說郛卷一八）云：

> 元祐間，潘谷造墨，蘇，黃諸公皆稱之。

關于蘇東坡稱賞潘谷的墨，見第三章。按潘谷是當時汴梁的有名墨工。何薳墨記（或作者之春渚紀聞卷八）云：

> 潘谷賣墨都下。元祐初，余爲童子，侍先君居武學，在舍中。谷嘗至，負墨筐，而酬詠自若。每笏止取百錢。或就而乞，探筐取斷碎者與之，不吝也。其用膠亦不過五十兩之制，遇濕不敗。後傳谷醉飲郊外，經日不歸。家人求之，坐于枯井而死，體皆柔輭。疑其解化也。

（3）織造——夢華錄卷三云：

> （相國寺）兩廊，皆諸寺師姑賣繡作，領抹，花朵，珠翠，頭面，生色，銷金，

花樣，幞頭，帽子，特髻，冠子，絛線之類。

又江休復江隣幾雜志云：

近歲都下裁翠紗帽直一千，至于下俚恥戴。

(4)冶鑄——夢華錄序云：

冶鑄則立成鼎鼐。

(5)磁器——負暄雜錄云：

宣，政間，京師自置窰燒造，名曰官窰。

北宋汴梁的工業，當然不限于這幾種。此外一定還有好些是文書記載所缺，或一時考查不出的。這種種工業的生產，對于汴梁的輸出入貿易都很有關係。除供給本城市的消費外，汴梁生產的工業品大都運往各地銷售；因而充實輸出貿易的內容。同時，工業品製造所需的原料，大都來自外地，所以在汴梁的輸入貿易中，原料占一個重要的地位。

(三) 汴梁的交通

北宋汴梁的對外交通，以水道爲主，陸道爲輔。其路線大致如宋史卷一七五食貨志所述：

江南，淮南，兩浙，荆湖路租糴，于眞，揚，楚，泗州置倉受納，分調舟船，泝流入汴，以達京師。置發運使領之。諸州錢帛，雜物，軍器上供亦如之。

陝西諸州菽粟，自黃河三門沿流入汴，以達京師。亦置發運司領之。

粟，帛自廣濟河而至京師者，京東之十七州。

由石塘惠民河而至京師者，陳，潁，許，蔡，光，壽六州。皆有京朝官廷臣督之。

河北衞州東北有御河達乾寧軍，其運物亦廷臣主之。

廣南金，銀，香藥，犀，象百貨，陸運至虔州，而後水運。

川，益諸州金，帛及租市之布，自劍門列傳置分，輦負擔至；嘉州水運達荆南，自荆南遣綱吏運送至京師。

這些交通路線，絕不限于漕運，商貨也可通行無阻。如宋會要食貨四六說商船由惠

民，廣濟二河入汴云：

嘉祐二年十一月十三日，三司使張方平言，『……至于惠民，廣濟二河，皆所以致四方之貨食，以會京邑。舳艫相接，贍給公私。……』

又江少虞皇朝類苑卷六二引楊文公談苑說連接廣濟河及汴梁的五丈河

歲運京東諸州芻粟五十萬斛，商旅交湊。

又如宋會要方域一六說惠民河

與蔡河一水，卽閔河也。建隆元年，始命右領軍衞將軍陳承昭督丁夫，導閔水，自新鄭與蔡水合貫京師，南歷陳，潁，達壽春，以通淮右。舟楫相繼，商賈畢至，都下利之。

又歐陽修居士集卷一〇朱家曲附註云：

朱家曲，自許縣北門，上赤坂岡，分道西行，入小路三十里，有村市臨古河。商賈之販京師者，舟車皆會此。居民繁雜，宛然如江鄉。予以事偶至此，宿旅邸。明日遂赴京師。

按許縣卽許州，如上引食貨志所說，是惠民河經流之地。這裏說由許縣附近至汴梁的『古河』，當卽是惠民河，或惠民河的支流。

汴梁所賴以與外地交通的河道中，以汴河爲最重要。大消費地的汴梁，由于汴河的媒介，不獨可與大生產地的江，淮直接連結，而且可與東南沿海的港口及大生產地的四川間接連結起來。這對于汴梁經濟的發展是有無限幫助的。宋史河渠志云：

汴河……歲漕江，淮，湖，浙米數百萬石，及至東南之產，百物之寶，不可勝計。（卷九三）

（元祐）四年冬，御史中丞梁燾言，『……爲今之計，仍復爲汴口。……汴口復成，……通江，淮八路商賈大舶，以供京師之饒。』（卷九四）

按江，淮一帶，自唐代以來，生產極富（註三）。北宋時，李覯甚至說，天下（意指汴梁）不可無江，淮，江，淮卻可無天下。李直講文集卷二八寄上富樞密書云：

覯江南人，請言南方事。當今天下根本，在于江，淮。天下無江，淮，不能以足用。江，淮無天下，自可以爲國。何者？汴口之入，歲常數百萬斛。金錢布帛，百物之備，不可勝計。而度支經費，尙聞有闕。是天下無江，淮，不能以

足用也。吳楚之地，方數千里。耕有餘食，織有餘衣，工有餘財，商有餘貨。鑄山煑海，財用何窮？水行陸走，饋運而去；而不聞有一物由北來者。是江，淮無天下，自可以爲國也。

又宋史卷九三河渠志載至道元年九月張洎的話云：

汴水橫亘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幷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又見續通鑑長編卷三八）

按廣州在當時是中國對外貿易最大的港口。海外各地的商品，多半由此輸入。由廣州到汴梁，除走經湖南，湖北那條陸路（見第二章第六節）外，如上引食貨志所說，由江西過長江以入汴，是當時最常走的路。所以這裏說的『利盡南海』，指的是汴梁藉汴水而與海外發生貿易關係。此外，汴梁與四川（四川生產之富，見宋史卷八九地理志）的交通，如上引食貨志所說，有經由劍門的陸路，及經長江入汴的水路。但水運便于陸運，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在沒有鐵道以前，水運也快于陸運。所以汴河對于汴梁與四川的交通，非常有用。如蘇東坡由汴梁回四川，是經由汴河的。東坡文集卷五四菩薩閣記云：

治平四年，先君沒于京師。軾自汴入淮，泝于江，載是四板（上有吳道子畫）以歸。

又如司馬光說四川冷金牋的輸入汴梁，也是經由此路（見第二章第五節）的。

汴河對于汴梁經濟發展的重要，又可從另外一些事實來看。後周周景很有遠識，見汴河正在浚深，以爲汴梁商業不久卽可突飛猛進，便大作其投機事業，建築大規模的堆棧。其後果獲厚利。這是本章第一節說過的。到了北宋，汴梁政府鑒于汴河的重要，對牠有無限的關心。這從下列一事，可以看出。宋史卷九三河渠志云：

淳化二年，汴水決浚儀縣。帝（太宗）乘步輦出乾元門。宰相樞密迎謁。帝曰，『東京養甲兵數十萬，居人百萬家，天下轉漕，仰給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顧？』車駕入泥淖中行百餘步。從臣震恐。殿前都指揮使戴興叩頭懇請回馭，遂捧輦出泥淖中。詔興督步卒數千塞之。日未旰，水勢遂定。帝始就次太官進膳。親王近臣，皆泥濘沾衣。

此外，又可以從反面的事實來觀察汴河對于汴梁的功用。北宋告終，淮以北亡于金，

淮以南仍屬于宋，汴河遂不復能好好的利用，回復到楊行密割據淮南時代的情形。固然，這時兩國也在盱眙軍等邊境地方設立榷場，以便貿易。但因政治上互相對立，雙方有好些貨物都不准輸出（註四），所以汴河的功能究竟不能盡量發揮。這樣一來，汴梁的經濟當然要大受打擊。范成大攬轡錄云：

> 舊京自殘破後，創痍不復。煬王亮徙居燕山，始以爲南都。獨崇飾宮闕，比舊加壯麗。民間荒殘自若。新城內大抵皆墟，至有犁爲田處。舊城內麤布肆皆苟活而已。四望時見樓閣崢嶸，皆舊。宮觀寺院，無不頹毀。
>
> 二里至東京，金改爲南京。入新宋門，卽朝陽門也，金改曰宏仁門。彌望悉荒墟。……過大相國寺，傾簷缺吻，無復舊觀。

這與孟元老夢華錄所描寫的繁盛情形比較一下，簡直是兩個世界！汴梁經濟所以這樣凋零，固然還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但汴河不能好好的爲牠服務，是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卻是不能否認的。這只要舉出一點事實，便可明白。我們知道，都市的人口甚多，但本身卻沒有糧食的出產；牠所賴以維持的糧食，完全取給于糧食的大生產地。所以北宋汴梁的糧食，差不多完全仰給江，淮一帶，而所賴以運輸的水道是汴河（參看第二章第一節）。到了宋，金對立的時候，北宋禁止江，淮等地的糧食出口（參看註四），汴河水上便不再像北宋時那麼熱鬧，金佔據下的汴梁所賴以維持的糧食便一無所得了。所以這時汴梁的經濟衰頹到那麼利害；金國雖然佔有汴梁，再也不能像北宋那樣在那裏建都。這不過只舉糧食的一端而已。若從其他方面來看，這時汴河也是不能完成牠對汴梁的任務，所以汴梁那麼衰落。由此可見汴河與汴梁經濟發展的關係。

汴梁對外交通既多賴水道，其交通工具當然是以船爲主了。周邦彥汴都賦說當時汴河水上商船的熱鬧情況云：

> 舳艫相銜，千里不絕。越舸吳艚，官艘賈舶，閩謳楚語，風帆雨楫，聯翩方載，鉦鼓鏗鉿。

其中關于吳船的航行汴河，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卷上亦云：

> 若其舟航往來，北自京國，南達海徼，衣冠之所萃聚，食貨之所叢集，乃江外之一都會也。

又蘇軾和蘇子由中秋見月詩（集註分類東坡詩卷六）云：

何人艤舟臨古汴？千燈夜作魚龍變。曲折無心逐浪花，低昂赴節隨歌版。（坡：是夜賈客船中放水燈。）

元豐年間，政府設有官船，專門由泗州運貨入汴。宋史卷一八六食貨志載元豐二年，導洛通汴司請置堆垛場于泗州。賈物至者，先入官場，官以船運至京，稍輸船算。

又宋會要食貨一七載元豐

三年三月二十四日，都大提舉導洛通汴司宋用臣言，『近泗州置場堆垛商貨，本司船承攬般載，將欲至京。乞以通津水門外順成倉爲堆垛場。』從之。

政府設立官船的目的，在禁止綱船附載商貨入汴，以免綱運受阻。宋會要方域一六載元豐二年

十月四日，都大提舉導洛通汴司言，『汴河綱船，久例附載商貨入京，致重船留阻。兼私載物重四百斤以上，已抵重刑。今落水，汴不致湍猛。欲自今商貨至泗州，官置場堆垛，不許諸綱附載，本司置船運載至京，令輸船脚錢。』從之。

按綱船私運商貨至汴，在元豐以前是常有之事；因爲有種種機會避免課稅，獲利甚大。宋史卷一七五食貨志云：

至太平興國初，兩浙既獻地，歲運米四百萬石。所在雇民挽舟。吏並緣爲姦，運舟或附載錢，帛，雜物輸京師，又回綱轉輸外州。

又宋會要云：

（大中祥符二年）四月，江淮發運使李溥言，『糧綱舟卒，隨行有多少物貨，經歷州縣，悉收稅筭，望與蠲免。』從之。（食貨一七，又見續通鑑長編卷七一）

（治平）四年十月十七日，准江淮等路發運使沈立言，『……乞約束應係綱運，今後不得大段搭載私物，及有稅物到京，並盡數送納稅錢。如違犯，並依條斷遣。……』（食貨四二及四七）

可是官船運貨入汴，實行的時期甚短。哲宗卽位，這種辦法卽被廢除。宋史卷一八六

食貨志云：

自哲宗卽位，罷導洛物貨場。紹聖四年，藍從熙提舉京城所，欲復其事，令泗州及京師，洛口各置堆垛場，並請復麵市牛羊圈。詔下尚書省。久之，遂寢。至是，提舉汴河隄岸王憲復言之，且請假渭，明州運船給用。命太府少卿鄭僅同詳度。明年，竟詔勿行。

所以元祐七年，蘇軾請求復許綱船附載貨物入汴。東坡文集卷三六論綱稍欠折利害狀云：

祖宗以來，通許綱運攬載物貨。旣免征稅，而脚錢又輕。故物貨流通；緣路雖失商稅，而京師坐獲富庶。自導洛司廢，而淮南轉運司陰收其利。數年以來，官用窘逼，轉運司督迫諸處稅務，日急一日，故商賈全然不行，京師坐至枯涸。今若行臣此策，東南商賈，久閉乍通，其來必倍。則公私數年之後，必復舊觀。

據宋史卷三三八本傳，蘇軾的提議，結果爲政府採用。故綱船載貨入汴的情形，直至北宋末年仍舊那樣，甚至變本加厲。宋會要食貨四三及四七載建炎二年正月

十八日，發運司梁楊祖言，『……契勘發運司見行糧綱船例，皆四五百料以來，于法許載二分私物。體訪得糧綱往往沿路留滯。蓋緣押綱自買船隻，僅及千料以上，謂之隨綱座船，併行般運，增添隻數，各裝官物，十分攬載私貨。至如入汴，多致阻淺。……』

（四） 汴梁的市場

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二載李元叔廣汴都賦云：

閱夫闤闠，則九市之富，百廛之雄。越商海賈，朝盈夕充。乃有犀，象，貝，玉之珍，刀，布，泉貨之通，冠，帶，衣履之巧，魚，鹽，果，蓏之豐。懋遷化居，射利無窮。

又周邦彥汴都賦云：

顧中國之闤闠，叢貨幣而爲市。議輕重以奠賈，正行列而平肆。竭五都之壤富，備九州之貨賄。何朝滿而夕除？蓋趨贏而去賚。萃黈儈于五均，擾販夫于

百隧。次先後而置敍，遷有無而化滯。抑彊買之乘時，摧素封之專利。售無詭物，陳無窳器。欲商賈之阜通，乃有廛而不稅。銷卓，鄭，猗，陶之殖貨，禁乘堅策肥之擬貴。道無游食以無爲，矧敢婆娑而爲戲？其中則有安邑之棗，江陵之橘，陳，夏之漆，齊，魯之麻，薑，桂，蕡，穀，絲，綿，布，縷，鮐，鯊，鱖，鮑，鱓，鹽，醯，豉。或居肆以鼓鑪，橐，或鼓刀以屠狗，鬻。又有翳無閭之瑯玕，會稽之竹箭，華山之金，石，梁山之犀，象，霍山之珠，玉，幽都之筋，角，赤山之文皮，與夫沈沙棲陸，異域所至，殊形妙狀，目不給視。無所不有，不可殫紀。

由此可見北宋汴梁市場交易的旺盛，及各地商品的衆多。

汴梁的市場，由于買賣時間的不同，可分爲下列三種：

（1）在每日之某一定時間內開市的——夢華錄云：

（潘樓）街北曰潘樓酒店。其下每日自五更市合買賣書畫，珍玩，犀，玉。至平明，羊頭，肚，肺，赤白腰子，嬭房，肚，肫，鶉，兔，鳩，鴿野味，螃蠏，蛤蜊之類訖，方有諸手作人上市買賣零碎作料。飯後，飲食上市，如酥密食棗，餳澄沙團子，香糖果子，蜜煎雕花之類。向晚賣河婁頭面，冠，梳，領抹，珍玩，動使之類。（卷二）

其中在五更開市的，名叫『鬼市子』：

潘樓……又東，十字大街，曰從行裏茶坊。每五更，點燈博易買賣衣服，圖畫，花環，領抹之類，至曉卽散。謂之鬼市子。（卷二）

在晚上開市的名叫『夜市』。宋會要六七云：

太祖乾德三年四月十三日，詔開封府：『今京城夜市至三鼓已來，不得禁止。』

又夢華錄卷三：

夜市，北州橋又盛百倍。車馬闐擁，不可駐足。（卷三）

又蔡絛鐵圍山叢談卷四云：

天下苦蚊蚋。都城獨馬行街無蚊蚋。馬行街者，京師夜市酒樓極繁盛處也。蚊蚋惡油，而馬行人物嘈雜，燈火照天，每至四更鼓罷，故永絕蚊蚋。

（2）在每月之某幾天開市的——這可以相國寺的瓦市爲代表。這與現今北平的廟會一樣，是每月開市數次的定期市。可是就牠的性質而論，相國寺在當時是各地種種色色的商品的集散點，其規模比現今北平的廟會還要大許多。王栐燕翼貽謀錄卷二云：

> 東京相國寺，乃瓦市也。僧房散處，而中庭兩廡可容萬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趨京師，以貨物求售，轉售他物者，必由于此。

又王得臣麈史卷下云：

> 都城相國寺，最據衝會。每月朔，望，三，八日卽開。伎巧百工列肆，罔有不集。四方珍異之物，悉萃其間。因號相國寺爲破賊所。

其中關于在相國寺買賣的商品，夢華錄卷三有較詳細的記載：

> 相國寺每月五次開放（這與麈史所說不同，待考。），萬姓交易。大三門上皆是飛禽，猫，犬之類，珍禽，奇獸，無所不有。第三門皆動用什物。庭中設綵幙，露屋，義鋪，賣蒲合，簟席，屏幛，洗漱，鞍轡，弓劍，時果，脯腊之類。近佛殿，孟家道冠，王道人蜜煎，趙文秀筆及潘谷墨占定。兩廊皆諸寺師姑賣繡作，領抹，花朶，珠翠，頭面，生色，銷金，花樣，幞頭，帽子，特髻，冠子，絛線之類。殿後資聖門前，皆書籍，玩好，圖畫及諸路罷任官員土物，香藥之類。

這麼大的一個市場，當然是很擠擁，熱鬧的。鄒浩道鄉文集卷九與存之會相國寺云：

> 門外喧喧正商賈，與君趺坐入眞空。

因爲相國寺市場的規模大，商品多，所以宋人記載在那裏買物的文字也不少。有在那裏買書的。吳處厚青箱雜記云：

> 一日，閱相國寺書肆，得馮瀛王詩一帙而歸。（卷二）
>
> 游相國寺，買詩一册，紙已熏晦。（卷三）

又楓窗小牘卷下云：

> 余家藏春秋繁露，中缺兩紙。……後從相國寺資聖門買得抄本，兩紙俱全。此時歡喜如得重寶，架棗似爲生氣。

有在那裏買畫的。米芾畫史云：

范大珪，字君錫，富鄭公婿。同行相國寺，以七百金（于？）常賣處買得雪圖，破碎甚古，如所謂王維者。

有在那裏買珍寶的。梅堯臣宛陵集卷一一有同次道游相國寺買得翠玉罌一枚詩，茲從略。又何薳春渚紀聞卷七云：

水曹趙子立……因言其頃在都下，偶以百錢于相國寺市得一異石，將爲紙鎮。遇一玉工，求以錢二萬易之。趙不與。石工歎息數四曰，『此寶非余不能精辨，餘人一錢不直也。』持歸幾年，了無他異。其季子康不直工言，以斧破視之。中有泓水，一鯽躍出，撥剌于地。急取之，亡矣。

有在那裏買玩物的。周煇清波雜志卷一一云：

政和二年，待制李謙進蟾芝。上曰，『蟾，動物也，安得生芝？聞大相國寺市中多有鬻此者，爲玩物耳。謙從臣，何敢附會如此！』

有在那裏買藥的。孫升孫公談圃卷中云：

張文定公嘗苦脚疾，無藥可療。一日，遊相國寺，有賣藥者，得蓖豆兩粒。服之，遂愈。

此外又有在那裏買葫蘆種的。范公稱過庭錄云：

某頃年見京師相國寺中賣大葫蘆種，仍背一葫蘆甚大。一粒數百金，人競買。至春種結，仍乃瓠爾！

（3）在每年之某一定期間開市的——在這種市場裏買賣的，多半是有時間性的商品。這種市場所以不天天做買賣，而只在一年中某一定期間才開市，是因爲這類商品與日用必需品不同，平日用不着，雖開市也沒有主顧，所以不得不等到牠們將要有用，在市場上可以找到主顧的時候才開市。如金盈之新編醉翁談錄卷四說在五月初開市的鼓扇百索市云：

鼓扇百索市，在潘樓下。麗景門外，閶闔門，朱雀門內外，相國寺東廊，睦親，廣親宅前，皆賣此等物。自五月初一以後，富貴之家，多乘車馬萃潘樓下，亦次于七夕。鼓扇者，俗造小鼓，懸于梁，或置臺座上，或發鼓，或雷鼓，其制不一；又造小扇子，或紅，或白，或青，或繡，或畫，或縷金，或合二色，以相饋遺。

按五月汴梁天氣漸熱，扇將有用，而鼓，百索與扇又同是端午節物（夢華錄卷八云，『端午節物：百索，艾花，銀樣鼓兒，花花巧兒扇……』），在五月初可以賣出，所以鼓扇百索市在此時開市。又同書說在七月初開市的乞巧市云：

> 七夕，潘樓前賣乞巧物。自七月一日，車馬嗔咽。至七夕前三日，車馬不通行。相次壅遏，不復得出。至夜方散。嘉祐中，有以私忿易乞巧市，乘馬行者。開封尹得其人，竄之遠方。自後再就潘樓。其次，麗景，保康諸門，及睦親門外，亦有乞巧市，然終不及潘樓之盛也。

在乞巧市中出賣的商品，詳見夢華錄卷八，茲從略。乞巧市所以在七月初開市，也是因爲其中出賣的商品，在這時有用，可以找到主顧的原故。此外，據夢華錄卷六至一〇所說。在一年的各時節中，或早些，汴梁都有販賣這些時節所需物品的市場。

以上所說的市場，大半是商人與消費者交易的處所。其次，也有生產者與消費者直接交易，不用商人作媒介的。如上引夢梁錄卷三說相國寺

> 兩廊，皆諸寺師姑賣繡作，領抹……之類。

這些繡作領抹等物是諸寺師姑親自織造的。同書說，『繡巷，皆師姑繡作居住』，可以爲證。此外，又有生產者，或販運貨物的客商（行商），與商人（坐賈）交易的市場。如上引燕翼貽謀錄卷二說：

> 東京相國寺，……四方趨京師，以貨物求售，轉售他物者，必由于此。

又鄭俠西塘文集卷六上王荆公書云：

> 偶以本門有稅長連紙者，其額，每一千，稅錢五十足。攔頭輩以爲務例，每一千，收千五百張稅錢。自取條貫徧檢，無此條。取則例檢之，又無。以其無條例，遂不敢行；祇領依條，每一千張收錢五十足。不知舊時紙在（商稅）院稅時，盡于稅院左右貨賣。諸處紙鋪，盡往彼收買。及于諸門收稅，則客人就便，盡得貨賣。紙鋪有姓劉者，舊時稅院前賣紙主人也。以不得賣紙，遂以此告本門，不合只將姓丁人紙，每張只稅一張。本院行遣姓丁者，及攔頭公人輩，各禁繫五六日科斷。

按鄭俠曾監安上門（見宋史卷三二一本傳），所以他寫信給王荆公論城門收稅事。由此可知，當由外地輸入汴梁的紙在商稅院納稅時，商稅院附近是販紙客商與紙鋪商人

交易的市場；及改在城門納稅，市場的地點便移至城門附近。又夢華錄卷三云：

如果木亦集于朱雀門外，及州橋之西，謂之果子行。

果木所以要集于果子行，很明顯的有兩種原因：(1) 生產者（種植果木的農人）或行商先將貨物運至此地，賣與果子行的商人，然後由果子行的商人批發與各果店出賣；(2) 生產者或行商先將貨物集于此地，然後由果子行的商人介紹賣與各果店。因爲汴梁是這麼大的一個都市，其中消費者全都要老遠的跑到果子行才能買到水果，實是不可思議的事。

北宋汴梁的市場，營業甚大。如夢華錄卷二說：

南通一巷，謂之『界身』，並是金，銀，綵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壯，門面廣闊，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動卽千萬，駭人聞見。

其次，可以酒店的營業爲例。白礬樓是當時汴梁規模最大的酒店。同書云：

白礬樓後改爲豐樂樓。宣和間更修，三層相高，五層相向。各有飛橋欄檻，明暗相通。珠簾繡額，燈燭晃耀。初開數日，每先到者賞金旗；過一兩夜則已。

按事林廣記（引自加藤繁先生文，見註二）乙集卷一東京城圖，在『白樊樓』一名下，繪有三層樓，可見其規模之大。這麼大的一間酒店，營業很有可觀。在門市方面，白礬樓的主顧常千餘人。周密齊東野語卷一一云：

(礬)樓（這是白礬樓的省稱。夢華錄卷二作『白礬樓』，卷三則減寫作『礬樓』。）乃京師酒肆之甲，飲徒常千餘人。

在批發方面，政府指定脚店三千戶，作爲白礬樓的經常主顧，以便征取酒稅。宋會要食貨二十載天聖五年

八月，詔三司，『白礬樓酒店如有情願買撲出辦課利，令于在京脚店酒戶內，撥定三千戶，每日于本店取酒沽賣。』

按汴梁酒店分二等，頭等者曰『正店』，次等者曰『脚店』。夢梁錄云：

在京正店七十二戶，此外不能遍數。其餘皆謂之脚店，賣貴細下酒，迎接中貴飲食。（卷二）

其正酒店戶，見脚店三兩次打酒，便敢借與二五百兩銀器。（卷五）

例如孫賜初時資本薄弱，只開脚店；其後營業發達，資本雄厚，便開正店。丞相魏公

譚訓卷一〇云：

> 孫賜號本行，酒家博士，誠實不欺。主人愛之，假以百千，使爲脚店。孫固辭。主人曰，『不責還期也。』孫曰，『請以一歲爲約。』先期已還足。貸于人者，不計其可償。其貨漸侈大。乃置圖畫于壁間，列書史于几案，爲雅戲之具，皆不凡。人競趨之。久之，遂開正店建樓，漸傾中都。

汴梁市場的營業，由于過度發達，發生兩種特色：(1) 信用制度——汴梁市場的營業既是那麼大，交易手續，有力求簡單化的必要。人類初時物物交易，手續相當不便。其後以貨幣作交易的媒介，手續比較簡單。可是，在營業過大，如上述『每一交易，動卽千萬』的時候，在交易上老是要支付貨幣，也是非常麻煩的。因此，商業組織完密的結果，又以信用代替貨幣，買賣時不必見錢交易，只靠信用便成。宋會要食貨三七載乾興元年

> 六月，詔在京都商稅院，幷南河，北市，告示客旅等，『自今後如將到行貨物色，並須只以一色見錢買賣，交相分付。如有大段行貨，須至賒賣與人者，卽買主量行貨多少，召有家活物力人戶三五人以上，遞相委保，寫立期限文字交還。如違限，別無抵當，只委保人同共填還。若或客旅不切依稟，只令賒買人寫立欠錢文字，別無有家業人委保，官中今後更不行理會。若是內有連保人，別無家活，虛作有物力，與店戶，牙人等通同矇昧客旅，誑賺保買物色，不還價錢，並乞嚴行決配。』

又上引丞相魏公譚訓卷一〇說孫賜『貸于人者，不計其可償』，也是交易時以信用代替貨幣的例。(2) 堆棧的發達——『每一交易，動卽千萬』的商品，由于空間的限制，絕不能完全在市場上陳列着，如古代物物交換時那樣。事實上，只要市場有嚴密的組織，商品大可以不全列市上，而存放在距離市場很遠的堆棧中；因爲只要有貨樣可憑，便可作爲交易的根據。所以商業愈大，堆棧愈發達。當時汴梁的堆棧，分爲兩種：(a) 邸店——這是私人開設的。宋會要食貨三〇載崇寧二年

> 十月三日，京城提舉茶場司狀，『勘會未置水磨茶場已前，商客販茶到京，係民間邸店堆垛。候貨鬻了當，或翻引出外，自例出備垛地戶錢與邸店之家。……』

按邸店除用作存放貨物外，同時又是供給旅客住宿的旅店。北宋的官吏，如宰相趙普，何執中等，都在汴梁開設邸店，因爲可獲厚利（並見拙著宋代官吏之私營商業第八節，集刊第七本第二分）。又第一章曾說後周周景在汴梁建築巨樓，堆存貨物，獲利甚大。這巨樓也是邸店的性質，在北宋時仍舊營業。(b) 堆垛場——這是政府開設的。宋會要食貨一七（或職官二七）載元豐三年八月

十五日，都大提舉汴河堤岸宋用臣言，『本司沿汴及京城所房廊地，並召人僦納官課。紙，紅花，麻，布，酵行，皆隸本所，爲堆垛場。……』

又同書載元豐

四年八月七日，後苑房廊所言，『取蔡河南房廊屋，幷舊在騏驥院地修蓋，寄收（職官二七作囤）蔡河賈人穀，及堆垛六路百貨。』從之。

按騏驥院是北宋汴梁政府養馬的機關。夢華錄卷一說：

養馬曰左右騏驥院，天駟十監。

又續通鑑長編卷三二八云：

時（元豐五年八月）京城置堆垛場，物貨居積，商賈患之。(王)安禮奏曰……

此外，本章第三節亦說及堆垛場，可參看。

（五） 汴梁輸出入貿易的經營者

孔子說，『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太史公說，『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可見利潤的追求，是人類一種很自然而普遍的活動，不足爲怪的。在北宋時，營商是追求利潤最好的辦法，因爲那時商業的利潤非常之大（見拙著宋代官吏之私營商業第二節）。而在營商的種種方面中，尤以經營汴梁的輸出入貿易爲最有利。因爲汴梁，如本章第一節所說，在北宋時是最大的消費地。在那裏的消費者，不單是數量多，而且非常富有，購買力極強。所以凡是外來的商品，無論數量多麼大，價格多麼貴，都不愁找不到主顧。同時，汴梁是當時主要的交通中心，各地貨物多以此爲集散地，而且當地的工業又是相當的發展；所以將集中于此的貨物，及生產于此的工業品，販運至其他地方，也是一種追求利潤的好辦法。因此，經營汴梁輸出入貿易的人，非常之多。在這些人中，不限于正式的商人，且包有外國

的使臣，在任和罷任的官吏，赴汴應試的舉子，及從事工業和農業的生產者。

經營汴梁輸出入貿易的商人，以南方的爲多。因爲，如上述，南方的江，淮，四川都是大生產地，而東南沿海又有很好的對外貿易港，所以從南方輸入汴梁的國內外商品甚多，從而經營此業的南方商人也多起來。夢華錄卷三云：

保康門瓦子東去，沿城皆客店。南方官員，商賈，兵級，皆于此安泊。

又宋會要職官四二云：

同日（大觀四年十月九日），詔，『……近據王疇奏稱，東南客旅，多是要販行貨入京，少有在外領公據入京請錢之人。……』

這商人所從來的『南方』或『東南』，指的是那些地方？沈括長興集卷二一揚州重修平山堂記說：

揚州常節制淮南十一郡之地。自淮南之西，大江之東，南至五嶺，蜀，漢，十一路百州之遷徙貿易之人，往還皆出其下。舟車南北，日夜灌輸京師者，居天下之七。

又本章第二節曾引汴都賦說：

越舲吳艚，官艘賈舶，閩謳楚語，風帆雨楫，聯翩方載，鉦鼓鐺鈴。

第三節曾引玉昭新志卷二廣汴都賦說：

越商海賈，朝盈夕充。

這裏說的『海賈』，指的是大食等國的商人。宋會要職官四四載崇寧三年五月二十八日，詔，『應蕃國及土生蕃客，願往他州或東京販易物貨者，仰經提舉市舶司陳狀。本司勘驗詣實，給與公憑。前路照會經過官司，常切覺察。不得夾帶禁物，及奸細之人。其餘應有關防約束事件，令本路市舶司相度，申尚書省。』先是廣南路提舉市舶司言：『自來海外諸國蕃客，將寶貨渡海赴廣州市易務抽解，與民間交易，聽其往還，許其居止。今來大食諸國蕃客，乞往諸州及東京買賣，未有條約。』故有是詔。

此外，關于四川商人之赴汴營商，洪邁夷堅丙志卷七亦云：

京師安氏女，嫁李維能觀察之子。爲祟所憑。……安氏作鬼語曰，『……我本蜀人，以商賈爲業。安氏吾妻也。……』

汴梁輸出入貿易的經營，雖以東南或南方的商人爲多，西北商人也參加在內。西塘文集卷一稅錢三十文以下放云：

> 自市易法行，商旅頓不入都，競由都城外逕過河；陝西北客之過東南亦然。蓋諸門皆準都市易司指揮，如有商貨入門，並須盡數押赴市易司官賣。以此商稅大虧，上下通同瞞昧。

按作者鄭俠是王荆公的死對頭。他曾繪流民圖攻擊荆公，荆公因此下臺（見宋史卷三二一鄭俠傳及卷三二七王安石傳）。所以他這裏反對市易法的話，恐怕有些過火。就算這全是事實，那末，在行市易法以前，陝西北客也是入汴梁貿易的。由此可見汴梁輸出入貿易的經營，各地商人均有參加。汴梁因爲有這許多外來的商人，居民潛移默化的結果，遂放棄狹隘的地方主義，而趨向 Cosmopolitanism 。夢溪錄卷五云：

> 加之人情高誼。若見方外之人，爲都人凌欺，衆必救護之。……或有從外新來隣左居住，則相借借動使，獻遺湯藥，指引買賣之類。

汴梁輸出入貿易的經營，外國使臣也參加。當時各國派赴汴梁的外交官吏，除朝貢外，貿易是他們的主要任務。宋會要食貨五五云：

> 熙寧七年四月五日，詔，『自今諸國進奉人到闕，更不差市易務上界官主買賣。』（又見于續通鑑長編卷二五二）

又同書食貨五五引九朝紀事本末載元祐元年閏二月

> 己酉，詔市易務，『見計置下準備外國人使收買之物約五萬餘貫，令止據見在數目供賣。……』

例如宋史卷一八六食貨志說西夏使臣入汴貿易云：

> 西夏自景德四年于保安軍置榷場，以繒，帛，羅，綺易駝，馬，牛，羊，玉，氈毯，甘草，……入貢至京者，縱其爲市。

又卷四八五西夏傳云：

> （景德）四年，又獻馬五百匹，橐駝三百頭。謝給奉廩，賜襲衣，金帶，器幣；及請使至京，市所需物。從之。
>
> 許自置官屬，使至京就驛貿賣。（又見于續通鑑長編卷一五三）

又卷二八六薛奎傳云：

趙元昊每遣使至京師，請奉予吏，因市禁物，隱關算爲姦利。

又宋會要食貨三八載慶曆

六年正月十八日，樞密院言，『夏國近遣賀正旦人到闕，以錢銀博買物色，比前數多。欲令引伴鄭餘壽到界首，婉順諭以白，承用等，「今次博買物，以榷場未開，因茲應副。今後場中無者，必難應副。只于場中博易。」』從之。

又續通鑑長編卷二〇六載治平二年十二月甲辰司馬光的話云：

臣雖愚駑，不習邊事，竊私意料之，諒祚所以遣使稱臣奉貢者：一則利于……二則利于入京販易……也。

此外，各國使臣之入汴貿易，均見于宋會要。關于遼國使臣之入汴貿易，職官三六載慶曆

三年三月，勾管國信所言，『自今通事，殿侍與契丹私相貿易及漏泄機事者，以軍法論。在驛諸色人犯者，配流海島。……』從之。

按西夏及遼的使臣貿易所在的驛，是在汴梁的。夢華錄卷六云：

其大遼使人在都亭驛。夏國在都亭西驛。

關于于闐使臣之入汴貿易，蕃夷四及七載元豐元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詔熙河路經略司指揮熙州，『自今于闐國入貢，唯齎國表及方物，聽赴闕。毋過五十人，驢馬頭口準此。餘物解發，止令熙州，秦州安泊，差人主管賣買。婉順開諭，除乳香以無用，不許進用，及挾帶上京幷諸處貨易外，其餘物並依常進貢博賣。』

關于吐蕃使臣之入汴貿易，食貨三八載元豐二年

六月十七日，董氈貢奏（一作供奉）大首領景青宜，党令支等辭。上（神宗）召諭曰，『歸告董氈，今既已許汝納款，此後可遣人來，任便交易。』（蕃夷六及續通鑑長編卷二八九均有相似的記載）

按董氈是吐蕃的首領，見宋史卷四九二吐蕃傳。此外，西南溪洞諸蠻的進奉使臣，也在汴貿易。蕃夷七載天聖四年

八月十四日，詔，『溪洞諸州蠻人進奉，今後只于逐州交納貢物，給賜價錢。每二年一次，許首領至京，因便買賣。仍自今年爲始。』

宋代官吏私營商業之風甚盛（見拙著宋代官吏之私營商業），其中經營汴梁輸出入貿易的人也不少。宋會要食貨一七載天聖四年四月

六日，審刑院言，『准咸平四年詔，「京朝幕職官，州縣官，今後在任及赴任得替，不得將行貨物色與販。如違，並科違勅之罪，商物依例抽□罰。如非與販，卽逐處不得妄有點檢申舉。俸餘買物，贍（贍？）家之外，貨賣如有發露，並作違制私罪定斷。」參詳未便。乞今後應官員使臣赴任，不得與販行貨，于本任貨賣，及在任買物。如違，並依元勅定斷。若得替抽稅，並許于本處，依在市見賣價例，收買物色。如或虧損，致人論訴，卽依條施行。』從之。

文中大意是說：中央及地方的官吏，于赴任時，運貨往任職地點販賣，爲法律所不容許；及罷任，在任職地點合法的收買貨物，然後離職他往，自天聖四年起，卻是法律所容許的。由此可知，在汴梁的中央官吏，有經營汴梁輸出入貿易的行爲。至于在各地的地方官吏，罷任時在任職地點買到的貨物，大多數也是運到當時大消費地的汴梁來賣。夢華錄卷三說在相國寺的市場中，

殿後資聖門前，皆書籍，玩好，圖畫及諸路罷任官員土物，香藥之類。

此外，綱運官吏因爲在交通路線上服務，有很好的機會來經營汴梁的輸出入貿易。宋史卷一七五食貨志云：

後發運使權益重。六路上供米團綱發船不復委，本路獨專其任。文移坌併，事目繁夥，不能檢察。操舟者賕諸吏，得詣富饒郡，市賤貿貴，以趨京師。

以上說經營汴梁輸出入貿易的官吏，大都用私人資本，所獲利潤亦全歸私囊。其次，又有用公家資本經營，所獲利潤亦歸于公家，如現今國營企業那樣的。宋會要食貨三七云：

（熙寧八年九月）十四日，詔，『坊場錢，令司農寺下諸路歲發百萬緡，于市易務封寄。許變易物貨至京。』

（九年）四月三日，詔在京市易司，『發物貨，爲錢計直十五萬緡，赴熙河市易司貨易見錢爲本。其貨物卻于截到運司錢內除破。』（又見于續通鑑長編卷二七四）

復次，赴汴應試的舉子，也是汴梁輸出入貿易的經營者。麈史卷中說：

> 王侍郎古說：元憲宋公，以言者斥其非才，罷樞相守洛。有一舉人行橐中有不稅之物。公問，『何緣而發之？』吏言，『因其僕告。』公曰，『舉人應舉，孰無所貨之物？未可深罪。若奴告主，此風不可長也。』僚屬曰，『此犯人乃言官之子也。』爲其父嘗有章及元憲，欲激其報耳。公曰，『弗可。』送稅院倍其稅，仍治其奴以罪，而遣之。衆服之。

按『舉人應舉』，指的是赴汴梁應試。同書說，『廖淳推官從其兄入京師應舉。』可以爲證。又施彥執北窗炙輠錄卷上云：

> 趙清獻初入京赴試。每經場務，同行者皆欲隱稅過。清獻不可，以謂，『士人已欺官，況他日在仕路乎？』竟稅之。

以上均說舉子經營汴梁的輸入貿易。舉子應試後，及第的做官去了，下第的仍舊營商，卽經營汴梁的輸出貿易。釋文瑩湘山野錄卷下云：

> 撫人饒鍊者，馳辯逞才，素捭闔于都下。熙寧初，免解到闕。因又失意……又一歲，下第出京。庇巨商厚貨，以免征算。自撰除目一紙，盡宰甫兩禁及三路巨鎭除拜遷移，皆近擬議。凡過關，首謁局吏。坐定，遽曰，『還聞近日差除否？』仕人無不願聞者。曰，『某前數日聞鎖院，臨出京，在某官宅恰見內採錄至，遂行。其間寧不少關親舊者？』聞之，無不願見。讀訖，卽曰，『下第窮生，弊舟無一物，敢煩公吏略賜一檢。』其官皆曰，『豈煩如是？』言訖拜辭，飄然遂行。凡藉此術下汴淮，歷江海，其關賦僅免二三千緡。苟移其用以濟大謀，遂爲妙策歟？（又見于皇朝類苑卷七一引倦遊錄）

又夷堅丁志卷一六云：

> 番陽士人黃安道治詩，累試不第，議欲罷舉爲商，往來京，洛，關，陝間。小有所贏，逐利之心遂固。方自京齎貨且西，適科詔下。……

按北宋科場的考選，期間沒有一定。有行歲貢制的，如崇寧年間；有間歲一貢的，如嘉祐年間；有三歲一貢的，如治平年間；此外也有四五歲一貢的，如嘉祐以前（詳見王應麟玉海卷一一六及宋史卷一五五選舉志）。至于應試的人數，據宋史選舉志說，『淳化年間，諸道貢士凡萬七千餘人。』平均三年一次，便有這許多舉子入汴應試，

而這些舉子又全都經營商業（上引塵史卷中載宋元憲的話云，『舉人應舉，孰無所貨之物？』），可見在汴梁輸出入貿易的經營中，舉子所佔的地位是不可輕視的。

最後，從事工業和農業的生產者，也經營汴梁的輸出入貿易。第二章第五節引春渚紀聞卷九說湯陰的製硯工人，將硯『持至京師』來賣；第三節引宋會要食貨三七說『京城浩穰，鄉莊人戶般載到柴草入城貨賣不少』：都是明顯的例子。

第二章　汴梁的輸入貿易

（一）飲食品的輸入

（1）概況

第一章第四節引汴都賦說北宋汴梁的市場，

其中則有安邑之棗，江陵之橘，陳，夏之漆，齊，魯之麻，薑，桂，蘗，穀，絲，綿，布，縷，鮐，鮝，鮓，鮑，鱶，鹽，醯，豉。

又宋史卷一八六食貨志（或文獻通考卷一四）載大觀二（通考作三）年，詔在京諸門，『凡民衣，屨，穀，菽，雞，魚，蔬，果，柴，炭，瓷，瓦器之類，並蠲其稅。歲終計所蠲數，令大觀庫給償。』

由此可見各地飲食類商品輸入汴梁之多。復次，如第二章第一節所說，汴梁在當時盛行着奢侈的風氣，所以由各地輸入汴梁的飲食類商品，不獨量多，而且質好。如夢華錄序云：

會寰區之異味，悉在庖廚。

又歐陽修居士集卷九讀書說他在汴梁作官時，

盃盤窮水陸，賓客羅俊彥。

這些優美的食品，大都來自南方。同書卷六京師初食車螯云：

五代昔乖隔，九州如剖瓜。東南限淮海，邈不通夷華。于時北州人，飯食陋莫加。雞豚爲異味，貴賤無等差。自從聖人出，天下爲一家。南產錯交，廣，西珍富邛，巴，水載每連軸，陸輸動盈車。谿潛細毛髮，海恠雄鬚牙。豈惟貴公

侯，閭巷飽魚，蝦。

按南方在當時是以飲食的精美著名于世的。同書卷二送慧勤歸餘杭云：

南方精飲食，菌（一作箘）笋鄙羔羊。飯以玉粒粳，調以甘露漿。一饌費千金，百品羅成行。

（2） 糧食的輸入

北宋汴梁消耗的糧食，大都取給于江，淮一帶。宋史卷二六〇載李懷忠的話云：

東京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禁衞數十萬人仰給于此，帑藏重兵皆在焉。

關于由江，淮等地漕米入汴的情形，詳見宋史卷一七五食貨志。這幾百萬斛的米，是由江，淮一帶的人民，以賦稅的形式來供給汴梁政府的。其中大部份都用作軍隊的給養（汴梁駐軍之多，見第一章第二節）。除此以外，汴梁大量人口消耗的糧食，便有待于商人的輸入。續通鑑長編卷六三載景德三年五月

戊辰，三司言，『富商大賈，自江，淮賤市秔稻，轉致京師，坐邀厚利。請官糴十之三。』不許。

又宋會要食貨四〇載建炎

二年正月二十七日，詔以京師闕米，令榷貨務于椿下河北路寄糴斛斗錢內，支錢五十萬貫。委宗澤置場收糴。仍下兩浙，江，淮路轉運司出榜曉示客旅通行知委。

其中關于蘇州（當時屬兩浙路）的米之輸入汴梁，吳郡圖經續記卷上云：

稻有早晚，其名品甚繁。農民隨其力之所及，擇其土之所宜，以次種焉。惟號『箭子』者爲最。歲供京師。

由這些地方輸入汴梁的糧食，以汴河爲運輸的主要河道（參看第一章第三節）。汴河一阻淺，不能航運，汴梁米價卽上漲，可見汴河在糧食運輸上的重要。續通鑑長編云：

（景德二年）十一月，詔于京城出倉粟減價出糶。以汴流阻淺，運舟不至，穀價騰貴故也。（卷五七）

是歲（景德二年）江，浙大穰，穀價尤賤。舳艫銜尾，入湊京都。會汴水乾

淺，故輦下糧斛湧貴。（卷六一）

此外，其中一部份糧食也有由蔡河運往汴梁的。第一章第四節引宋會要食貨一七（或職官二七）載元豐

四年八月七日，後苑房廊所言，『取蔡河南房廊屋，并舊在騏驥院地修蓋，寄收（職官二七作囤）蔡河賈人穀，及堆垛六路百貨。』從之。

按蔡河卽惠民河，由汴梁一直通到淮西壽春一帶（見第一章第三節）。所以這裏說的『蔡河賈人穀』，指的是由淮西及蔡河沿岸運入汴梁的穀。

北宋汴梁消耗的糧食，除從江，淮一帶輸入外，又有來自汴梁附近的農村的。宋會要食貨五三云：

太宗淳化三年六月，詔，『京幾（畿？）大穰，物價至賤。』分遣使于京城四門，置場增價以糴。令有司虛近倉貯之，命曰常平。以常參官領之。歲歉，減價以糶，用賑貧民。以爲永制。

有來自山東的。上引汴都賦說汴梁的市場有

齊，魯之麻，薑，桂，藁，穀，……

此外又有來自湖南的。宋史卷六二五行志云：

熙寧元年，益陽縣雷震山裂，出米數十萬斛。賫至京師。信米也，但色黑。

又吳曾能改齋漫錄卷一五云：

王禹玉……又言，『潭州益陽雷震山裂，出米可數十萬斛。炊之成飯，而腥不可食。有齎其米至京師者。』禹玉以相貽。其狀信米也，而色黑如炭。

以上說各地糧食之輸入汴梁，偏于穀米方面。此外，汴梁消耗的麥及麵，也是來自外地。夷堅支戊卷七云：

許大郎者，京師人。世以鬻麵爲業，然僅能自贍。至此老，頗留意營理，增磨坊三處，買驢三四十頭，市麥于外邑，貪多務得，無時少緩。如是十數年，家道日以昌盛，駸駸致富矣。

又夷堅支丁卷七說外地的麥由南薰門運入汴梁云：

京師婦人夏三娘死經年，見夢其子杜生曰，『我在生時，欠某坊王家錢十二貫，某坊陳家錢三十四貫，坐謫爲王氏驢，而鬻于陳。王氏所得價錢，償已

足。而陳未也，日與之負麥。然一往返纔直三十八錢許，今日以外，尙欠十八千，非兩年不可了。吾昔日瘞銀百餘兩于堂內戶限下，可發取以贖我！』其子曰，『卽往尋訪，以何爲記？』曰，『明早從南薰門入，驟最先行，別又一驢，次則我。汝來時，我自舉頭視汝。』杜生寤，掘地得銀，徑詣南薰待之。果遇麥馱聯翩來，第三者仰頭相視。杜雨泣，欲牽以歸。……

又夢華錄卷三亦云：

其賣麥麵，每秤作一布袋，謂之一宛；或三五秤作一宛。用太平車或驢馬馱之，從城外守門入城貨賣。至天明不絕。

按汴梁消耗的麥來自淮南一帶。續通鑑長編卷二八一載熙寧十年四月丙戌，

詔，『訪聞昨水利司于淮南收糴下小麥萬數不少，……卽指揮水利司幷淤田司將糴到數目，令逐司並津置赴京出糶。

因爲汴梁對于外來糧食的需要甚大，汴梁政府對于糧食，除飭主管官吏整頓漕運（見宋史卷一七五食貨志）外，極力獎勵商人的輸入。這由于政府優待販運糧食商人的事實，可以看出。第一，政府對于商人輸入的糧食，在價格的規定上予以便利。宋史卷一八三食貨志（或通考卷一五及一八）云：

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江，淮茶鹽。

又同書卷二七六陳從信傳云：

開寶三年秋，三司言，『倉儲月給，止及明年二月。……』太祖大怒，……三司使楚昭輔懼，詣太宗求寬釋，使得盡力。太宗旣許，召(陳)從信問之。對曰，『……今市米騰貴，官價斗錢七十，賈者失利，無敢致于京師。雖居商厚儲，亦匿而不糶。是以米益貴，民將餓殍。若聽民自便，卽四方奔湊，米多而價自賤矣。』太宗明日具奏。太祖可之。其事果集焉。（續通鑑長編卷一三有相似的記載）

復次，政府對于輸入的糧食，曾數次准予免稅。同書卷一八六食貨志載元祐八年，權蠲商人載米入京糶賣力勝之稅。先是……至是，蘇軾言，『法不稅五穀。請削去力勝錢之條，而行天聖免稅之制。』旣而尙書省亦言，『京師穀貴，欲平其直，』復權蠲之。後徽宗宣和中，以州縣災傷，幷贍給州縣，亦一

再免。旋復如舊。

由此可知天聖，元祐，宣和年間，政府對于輸入汴梁的糧食，都准予免納力勝稅。其中關于元祐，宣和年間的免稅，宋會要食貨一七亦云：

（元祐）八年十月二十三日，詔，『外路客人興販斛斗，願入京糴貨者，應合收力勝稅錢，並權免納。』以尚書省言，在京穀貴，欲使商販流行，以平市價也。

（宣和三年）四月二十五日，詔，『……客人應興販斛斗，如願赴都下者，限指揮到日，與權免力勝，蓆角等錢半年。其所販斛斗，候至京，許令依市價徑自糴賣。限滿依舊。應有關防等及合下路分，令尚書省條具取旨。』

按宣和三年免收入汴糧食的力勝稅，詔中雖說以半年爲限，事實上免稅期間延至兩年有多。同書載宣和

五年九月二十三日，詔，『東南六路販入京斛斗，自今年十月爲頭，依舊收納力勝。』

除上述數次免稅外，建炎年間，因汴梁屢被金兵侵擾（見宋史卷二三欽宗紀及卷二四至二五高宗紀），糧食來源缺乏，政府對于入汴糧食，亦免收力勝稅。宋會要食貨一七載建炎

二年四月二十七日，詔，『應客販糧斛，柴，草入京，船車經由官司抑令納力勝商稅錢者，從杖一百科罪。許客人越訴。收稅多，法應重者，自從本法。』

九月二十二日，東京留守兼開封尹杜充言，『京城物斛湧貴。客販鹽，米，多被沿河口岸邀難，大納力勝稅錢。乞令客人于裝發州縣官司，具數自陳，出給公據收執，並與免沿河口岸力勝稅錢。候到京城，將公據付都商稅院繳納。如官司輒敢阻節，並聽于鄰近官司陳訴。』從之。

三年四月一日，詔，『應興販物斛入京，許客人經所在去處，陳狀出給公據，沿路商稅力勝並特放免。糴到價錢，不限貫百，令留守司驗實給據，放令出門。……』

（3） 水產的輸入

夢華錄卷四云：

賣生魚，則用淺抱桶，以柳葉間串，清水中浸，或循街出賣。每日早，惟新鄭門，西水門，萬勝門，如此生魚有數千檐入門。

由此可見由各地輸入汴梁的水產之多。

汴梁消耗的水產，來自下列各地：

（1）黃河沿岸——夢華錄卷四云：

冬月卽黃河諸遠處客魚來，謂之車魚。每斤不上一百文。

又周煇清波別志卷下云：

煇後觀瑣碎錄內一條，『京師東華門何，吳二家，造魚鮓十數臠作一把，號把鮓。著聞天下，文士有爲賦詩，誇爲珍味。其魚初自澶，滑河上斫造，以荆籠貯入京師。道中爲風沙所侵，有敗者。乃以水濯，小便浸一過，控乾，入物料。肉益緊而味回。』……瑣碎錄凡四百餘條，悉論物理，乃宣，政貴人所纂也。

（2）山東，河北沿海——上引汴都賦說汴梁的市場有

齊，魯之……鮐，，鮆，鮑，鱴，鹽，醢，豉。

又丞相魏公譚訓卷一〇云：

祖父常說在滄州時，……一日漁人獻一腷肭臍。置一大桶中，以水養之，鮮健善啖，可久養。祖父恐其失性傷生，不納之。後元祐中，有挈至京師者。自王侯戚里富豪之家，無不取觀。所得甚厚。謂之海哥。亦常轉入禁中，甚有謠詠。不知是何祥也。

朱彧萍洲可談卷二亦載此事云：

元祐間，有攜海魚至京師者，謂之海哥。都人競觀。其人以檻寘魚，得金錢，則呼魚應聲而出。日獲無算。貴人家傳召，不少暇。……海哥，蓋海豹也。有斑文如豹，而無尾。凡四足，前二足如手，後二足與尾相紐如一。登，萊傍海甚多。其皮染綠，可當鞍韉。當時都下以爲珍怪。蠢然一物，了無他能。貴人千金求一視，唯恐後。豈適丁其時乎？

又玉照新志卷五亦云：

嘉祐末（按上引二書均作『元祐間』，『嘉祐末』誤；因上引二書爲北宋作品，而此書成于南宋，時代較後。），有人攜一巨魚入京師，而能人言，號曰海

哥。衒耀于市井間。豪右左戚，爭先快覩。……

（3）江淮一帶——如周煇清波雜志卷一二說淮甸鰕米輸入汴梁云：

又見故老言，『承平時，淮甸鰕米用蓆裹入京。色皆枯黑，無味。以便溺浸一宿，洗去，則紅潤如新。又歲久，佩香，以虎子覆一夕，芳馥仍舊。

又陳師道後山叢談卷四說蛤蜊入汴云：

仁宗每私宴，十閣分獻熟食。是歲秋初，蛤蜊初至都。或以爲獻。仁宗問曰，『安得已有此邪？其價幾何？』曰，『每枚千錢。』一獻凡二十八枚。上不樂曰，『吾常戒爾輩勿爲侈靡。今一下箸費二十八千，吾不欲也。』遂不食。

按蛤蜊乃蛤之俗稱，歐陽修居士集卷六京師初食車螯說是來自南方近海的地方：

纍纍盤中蛤，來自海之涯。坐客初未識，食之先嘆嗟。五代昔乖隔，九州如剖瓜。東南限淮海，遂不通夷華。于時北州人，飲食陋莫加。雞豚爲異味，貴賤無等差。自從聖人出，天下爲一家。南產錯交，廣，西珍富邛，巴。水載每連舳，陸輸動盈車。谿潛細毛髮，海怪雄鬚牙。豈惟貴公侯，閭巷飽魚，蝦。此蛤今始至，其來何晚邪？螯，蛾聞二名（車螯一名車蛾），久見南人誇。璀璨殼如玉，斑斕點生花。含漿不肯吐，得火遽已呀。共食惟恐後，爭先屢成譁。但喜美無厭，豈思來甚遐？多慚海上翁，辛苦斲泥沙。

按吳郡圖經續記卷上說吳郡產蛤。歐陽修詩中說南方近海的地方，當卽指此。

（4）蔡河流域——王鞏清虛雜著補闕云：

京師舊未嘗食蜆蛤，自錢司空始。訪諸蔡河，不過升勺，以爲珍饌。自後士人稍稍食之，蜆蛤亦隨而增盛。

（4） 牲口的輸入

北宋汴梁消耗的外來牲口，見于記載的，有猪，牛，羊三種。宋會要食貨一七（或職官二七）云：

欽宗靖康元年四月十四日，詔，『都城物價未平，來者尙少。入門猪，羊及應干合稅物色，並權更免稅一季。』

又續通鑑長編卷二八三載熙寧十年沈括的話云：

四夷皆仰中國之銅幣，歲闌出塞外者不貲。……京師百官之饔餼，他日取羊，

牛于私市者，惟以百貨易之。近歲以疥疾乾沒之爲蠹，一切募民入馴，牽于京師。雖革芻牧之勞，而牛，羊之來于外國，皆易以中國之實錢。如此之比，洩中國之錢于北者歲不知其幾何！

其中關于猪的輸入汴梁，夢華錄卷二云：

南去卽南薰門。其門尋常士庶殯葬車輿，皆不得經由此門而出，謂正與大內相對。唯民間所宰猪須從此入京。每日至晚，每羣萬數，止十數人驅逐，無有亂行者。

由此可見汴梁消耗外來的猪之多。

汴梁所消耗的羊，來自遼國及陝西。續通鑑長編卷五三（或宋會要職官二一）云：

是日（咸平五年十二月丙戌），上（眞宗）謂宰臣曰，『御廚歲費羊數萬口，市于陝西，頗爲煩擾。近來北面榷場貿易頗多，尙慮失于豢牧。』

其中關于遼國的羊之輸入，同書卷二一一載熙寧三年五月庚戌，

制置條例司言，『諸路科買上供羊，民間供備幾倍。而河北榷場博買契丹羊歲數萬，路遠抵京，則皆瘦惡耗死。屢更法，不能止。公私歲費錢四十餘萬緡。近委著作佐郎程博文訪利害。博文募屠戶以產業抵當，召人保任，官豫給錢，以時日限口數斤重供羊。人多樂從，得以充足。歲計除供御膳，及祠祭羊依別圈養棧外，仍更棧養羊，常滿三千爲額，以備非常支用。』從之。

至于陝西的羊之輸入，范文正公集卷一一宋故同州觀察使李公道碑銘云：

（李士衡）爲三司使。陝西舊科吏人，采木送京師，度三門之險，破散者大半。又每歲市羊，亦遣吏送，而羊多斃于道。二者吏皆破產以償。西人苦茲五十年矣。公請募商旅送木于京師，如入粟法，售以池鹽；又請許其吏私市羊以副之，免關征算，得補其亡失。自是西人鮮復破產。

宋史卷二九九李仕衡傳亦載此事云：

入爲三司使。……乃更陝西入粟法，使民得受錢與茶。舊市羊及木，責吏送京師。而羊多道死，木至湍險處往往漂失，吏多破產不能償。仕衡乃許吏私附羊，免其算，使得補死者；聽民自採木輸官，用入粟法償其值。

按北宋政府在陝西的保安軍，鎮戎軍置有榷場，以便與西夏貿易。在由西夏輸入的商品中，羊是其中主要的一種。宋史卷一八六食貨志云：

西夏自景德四年于保安軍置榷場，以綿，帛，羅，綺易駝，馬，牛，羊，……久之，元昊請臣，數遣使求復互市。慶曆六年，復爲置場于保安，鎮戎二軍。繼言，驅馬，羊至，無放牧之地。爲徙保安軍榷場于順寧砦。

所以由陝西輸入汴梁的羊，大部份來自西夏。

（5） 水果的輸入

夢華錄卷二說汴梁的酒肆中，

又有托小盤賣……河北鵝梨，……西京雨梨，尖梨，甘棠梨，鳳栖梨，鎮府濁梨，河陰石榴，河陽查子，查條，沙苑榲桲，回馬孛萄，西川乳糖，獅子糖，霜雪兒，橄欖，溫柑……之類。

由此可見各地水果輸入汴梁之多。現爲便利計，分爲下列各種述之。

（1）蒲萄——來自河東，卽今山西。陶穀清異錄卷上云：

河東蒲萄有極大者，惟土人得啖之。其至京師者，百二子，紫粉頭而已。

又上引夢華錄卷二記有『回馬孛萄』。按『孛』與『蒲』同音，『孛萄』當卽『蒲萄』。回馬，河名，在山西境內。郭晉等乾隆太谷縣志卷二云：

烏馬河，卽回馬河，在縣東南二十五里。源出榆社黃花嶺下。西流至縣西北，合咸陽谷水。又西流經清源，祁縣界注于汾。

所以回馬孛萄或是與河東蒲萄同物異名，或是河東蒲萄的一種。

（2）棗——來自青州及亳州，安邑等處。夢華錄卷八云：

是月（七月）瓜果梨棗方盛。京師棗有數品：靈棗，牙棗，青州棗，亳州棗。

又上引汴都賦說汴梁的市場，

其中則有安邑之棗，……

（3）桃——關于輸入汴梁的桃之名稱及產地，夢華錄卷八云：

是月（六月）時物：巷陌路口橋門市井皆賣……衞州白桃，南京金桃，……

又同書卷三及一〇均記有『胡桃』，這想是出自外國的。

（4）雞頭——來自五岳宮及鄭州。居士集卷九初食雞頭有感云：

六月京師暑雨多，夜夜南風吹茨菪。凝祥池鎖會靈園，僕射荒陂安可擬（京師賣五岳宮及鄭州鷄頭最佳）。爭先園客採新芡，剖蚌得珠從海底。都城百物貴新鮮，厥價難酬與珠比。……

關于汴梁買賣鷄頭的情形，夢華錄卷八云：

立秋日，……鷄頭上市，則梁門裏李和家最盛。中貴戚里，取索供賣。內中泛索，金合絡繹。士庶買之，一裹十文。用小新荷葉包揉，以麝香紅小索兒繫之。賣者雖多，不及李和一色揀銀皮子嫩者貨之。

（5）蓮子——來自梁山泊。丞相魏公譚訓卷一〇云：

祖父常言：在館中時，雇得一婢。問其家何爲？云，『住曹門外，惟鬪石蓮。』問，『一家幾人，各何爲？』云，『十口皆然，無他業。』初甚訝之。又云，『非獨某家，一巷數十家皆然。』蓋夏末，梁山泊諸道載蓮子百十車，皆投此巷，鬪取蓮肉，貨于果子行。乃知京師浩瀚，何所不有，非外方耳見所及也。

（6）甜瓜——來自襄邑義塘村。夢華錄卷八云：

是月（六月）時物：巷陌路口橋門市井皆賣……義塘甜瓜，……

又張邦基墨莊漫錄卷二云：

襄邑義塘村出一種瓜，大者如拳。破之，色如黛。味甘如蜜，餘瓜莫及。頃歲貢之。以其子蒔他處，卽變而稍大，味變減矣。

（7）柑——沈遘西溪文集卷一贈梅聖俞柑實云：

柑實來海濱，萬里亦以勤。中州富佳果，乃無一與倫。……

按宋史卷三三一說沈遘曾『知開封府，遷龍圖閣直學士。』所以這裏說的『中州』，當卽汴梁無疑。又上引夢華錄卷二記有『溫柑』，所以沈遘說柑實所自來的『海濱』，是指溫州一帶而言。

（8）金橘——來自江西。歐陽修歸田錄卷二云：

金橘產于江西。以遠難致，都人初不識。明道，景祐初，始與竹子俱至京師。竹子味酸，人不甚喜，後遂不至。而金橘香清味美，置之罇俎間，光彩灼爍，如金彈丸，誠珍果也。都人初亦不甚貴。其後因溫成皇后尤好食之，由是價重京師。

又張世南游宦紀聞卷二云：

金橘產于江西諸郡。有所謂金柑，差大而味甜。年來商販小株，才高二三尺許。一舟可載千百株。其實累累如垂彈，殊可愛。價亦廉，實多根茂者才直二三鎹。往時因溫成皇后好食，價重京師。然患不能久留。惟藏蔡豆中，則經時不變。蓋橘性熱，豆性涼也。

(9)荔枝——來自福建。蔡襄荔枝譜第三云：

福州種植最多，延貤原野。洪塘，水西，尤其盛處。一家之有，至于萬株。城中越山，當州署之北，鬱爲林麓。……初著花時，商人計林斷之以立券。若後豐寡，商人知之，不計美惡，悉爲紅鹽者。水浮陸轉，以入京師。

(10)橄欖——來自南方。居士集卷四橄欖云：

五行居四時，維火盛南訛。炎焦陵木氣，橄欖得之多。酸苦不相入，初爭久方和。霜苞入中州，萬里來江波。幸登君子席，得與衆果羅。中州衆果佳，珠圓玉光瑳。媿茲微陋質，以遠不見訶。……

按歐陽修在汴作官甚久，這裏說的『中州』，當然指的是汴梁。夢華錄卷二記有『橄欖』，可見南方橄欖之輸入汴梁，是無可疑的。

(11)松子——來自高麗。清異錄卷上說新羅使臣販松子入汴云：

新羅使者每來多鬻松子。有數等：玉角香，重堂棗，御家長，龍牙子。唯玉角香最奇，使者亦自珍之。

(6) 鹽的輸入

汴梁消耗的食鹽，來自解州。宋會要職官五云：

都鹽院在歸德坊，掌受解州池鹽以給京城，及京東諸州出鬻廩祿之事。

又宋史卷一八一食貨志云：

引池爲鹽，曰解州解縣，安邑兩池。……安邑池每歲種鹽千席，解池減二十席，以給本州及三京……

此外，東北鹽及淮鹽亦輸入汴梁。宋會要食貨二五載宣和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尚書言，『勘會鹽法，自奉行減價新法，許行帶賣，後來東北鹽至三月十七日，計三十八日，共帶賣過舊鹽一萬一千九百三十三袋。今新鹽未到

之間，且只以都城內外每日食用，大約不下二百餘袋，三十八日亦用七千二百餘袋。況畿內一十七縣，并諸鎮邑兼東北鹽合行州軍，皆在其內。若以此比度，卽大段虧少。顯見奉行官司滅裂，容縱私拆鹽盜賣。……』

高宗建炎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戶部尙書黃潛厚言，『東京係東北鹽地分。邇來客販稀少，使民闕食。契勘淮鹽地分，最近道路通快。雖兩界鹽不許相侵，若客人願販淮鹽入東北鹽地分相兼貨賣者聽，每袋加納借路錢。』詔令每袋借路錢二貫，候客販末鹽稍通日依舊。

按上引汴都賦說汴梁市場中有『齊，魯之……鹽』，而山東沿海在當時屬于國境的東北邊，所以汴梁的東北鹽是來自山東沿海一帶的。

外地食鹽之輸入汴梁，以官營爲原則。宋會要食貨四二云：

至道二年二月，詔，『自三門堶鹽務裝發至白波務，每席支沿路拋撒耗鹽一斤，白波務支堆垛消折鹽半斤。自白波務裝發至東京，又支沿路拋撒鹽一斤。其耗鹽候逐處下卸。如有欠撒消折不盡數目，並令盡底受納，附帳管係。』

又宋史卷一八一食貨志載熙寧

八年，大理寺丞張景溫提舉出賣解鹽。于是開封府……等州縣，皆官自賣。

此外又有由商人販運入汴的。可是他們不能直接與當地商人交易，須先賣與市易務，然後由市易務轉賣與當地商人。同書載熙寧八年，

詔，『商鹽入京，悉賣之市易務，每席毋得減十。民鹽皆買之市易務。私與商人爲市，許告，沒其鹽。』

又宋會要食貨二四載熙寧十年

四月十二日，詔，『今後客鹽入京，並于市易務中賣。本務依市價收買。雖賤，每席不得減十貫，並晝時支還見錢。其京城內外諸廂販賣鹽人，並于本務給印曆請買；願立限賒請者聽。如私自買賣，許人告首，等第給賞，鹽沒納入官。』（又見于續通鑑長編卷二八一）

（7） 酒的輸入

汴梁消耗的酒，有來自洛陽及四川的。玉照新志卷二廣汴都賦云：

亦有蜀中清醥，洛下黃醅。葡萄泛觴，竹葉傾罍。蓋旣醉而飽德，謂帝力何有

于我哉！

此外由各地私販入汴的酒也不少。宋會要食貨二〇載乾德四年十一月詔：

兩京及諸道州府禁法地分，幷鄉村道店有場務處，若外來酒，不許入界。犯者，東京一勝以上，不滿三斗，量事科罪。三斗以上，不滿五斗，徒一年。五斗以上，不滿一碩，徒一年半，配役一年。一碩以上，不滿二碩，徒二年，配役一年半。二碩以上，不滿三碩，徒二年半，配役二年。三碩以上，不滿四碩，徒三年，配役三年。四碩以上處死。告賞悉如上條。西京及諸州府，一勝以上，不滿五斗，五斗以上，不滿一碩；一碩以上，不滿二碩；二碩以上，不滿三碩；三碩以上，不滿四碩；四碩以上，不滿五石：並減如上法等第區斷。至五石處死。

私運酒入汴的刑罰，所以重于私運酒至其他地方，很明顯的，是因爲汴梁是一大消費地，私運酒到那裏賣，利潤很大，于是冒法私運之風大盛，故不得不用重法來加以禁止。

汴梁消耗的酒，除來自各地外，又有在當地製造的。其中製酒的原料，大都由各地輸入。如宋史卷一八五食貨志說汴梁釀酒所用的糯米來自江，浙云。

在京酒戶歲用糯三十萬石。（熙寧）九年，江，浙災傷，米直騰貴。詔選官至所產地預給錢，俟成稔，折輸于官。

宋會要食貨二〇亦載熙寧

九年二月十六日，提舉市易司言，『在京酒戶歲用糯米三十萬石。比者連值江，浙災傷，米價湧貴。欲選官二員詣出產處預俵見錢，收熟日折納。』從之。（食貨三七有相似的記載）

又如丞相魏公譚訓卷一〇說汴梁漬酒所用的酴醾來自四川云：

一日，上（太宗）置宴，西蜀進酴醾，種方開。上與妃后賞玩。孫妃（其父孫賜開酒店）曰，『妾家亦有。』試遣問之。乃進十合。上大駭，以爲竊禁中種。使往視之，則其本大于禁中數倍矣。

按酴醾可以漬酒。龐元英文昌雜錄卷三云：

禮部王員外言，『京師貴家多以酴醾漬酒，獨有芬香而已。……』

（8） 茶的輸入

汴梁消耗的茶，由江，淮，湖北等地輸入。宋會要食貨一七云：

（天禧）五年二月，詔，『自今客人于蘄口，太湖，石橋，洗馬等四處場務算買諸色號茶貨，如到汴州，願取淮河前去，入正陽，潁，陳州舊路上京者，聽從便，令依例送納舊路商稅。如願借汴河路上京者，令只納舊路稅錢。從汴上京，更不令依宿，亳州，南京三處稅則例送納。隨船行貨物色，力勝，頭子，包角等錢，卽逐處依例收納。』

（天聖）七年正月，淮南，江，浙，荆湖制置司言，『眞，楚州，高郵軍狀，客人執在京等（榷？）貨務公憑幷無爲軍榷貨務文帖算買茶貨，借路不（疑「下」）泗，眞，揚等州，稅錢入汴上京，虧卻逐務貨利。勘會客人算買山場榷務茶貨，元無借條。始因大中祥符中，客人買販蘄口，洗馬，石橋，太湖茶貨到廬（廬？）州，泥水阻滯車牛，權令轉江船般，借路取眞，揚州，高郵軍，楚，泗州經過，只納舊路廬，壽等州一路稅錢。後來客人援例，借汴路上京。乞下三司定奪，或與于眞，揚州，高郵軍，楚河（州？），宿州，亳州，永城，南京稅務合收稅錢減放錢數，令客人正納經過場務稅錢，更不納借路名目。』三司看詳，『欲乞自今客人販賣蘄口，太湖，洗馬，石橋，無爲軍等五處場務茶貨，如取西路廬，壽，正陽等州軍上京，並令依舊送納本路稅錢。或若水路船般轉江下來，取東路眞，揚州，高郵軍，楚，泗州，宿，亳州，南京經過上京者，依販買漢陽榷務等處茶例，並依經過去處，正收錢稅，更不立借路名目，依元日限于在京榷貨務送納。』從之。

由此可知，從這些地方運茶入汴，有二路可走：(1) 由汴河運往。(2) 由廬，壽等州經潁，陳等州運往。按第一章第三節曾說惠民河經陳，潁等州以達壽春（卽壽州），可見這條路是依着惠民河走的。

除上述外，汴梁消耗的茶，有來自四川的。新編醉翁談錄卷三云：

慈恩院有（牡丹）花兩叢，開花五六百朵，繁豔芬馥，近少倫比。有僧思振甚寶愛之。……及鬬花會之辰，有權要子弟數人，同到寺，至有花之房，……以大奩盛花舁擡而去。取花者徐謂僧曰，『竊聞貴院有此名花，宅中咸欲一看。

不敢預有相告，蓋恐難于見捨。適寄茶笈中有金三十兩，蜀茶二斤以謝。』是年鬬花之會，獨此花爲東京第一。

又有來自福建的。居士集卷七嘗新茶呈聖俞云：

建安三千里，京師三月嘗新茶。人情好先務取勝，百物貴早相矜誇。……

又宋會要食貨三〇載元豐二年

十一月三日，三司言，『福建路臘茶，自禁私販，官場漸多售者。乞自今歲計所市茶，預下轉運司，限當年運至京師。其江，浙，荆湖，川峽路，卽權許通商。』從之。（又見于續通鑑長編卷三〇一）

（七年八月）二十九日，提舉汴河隄岸司言，『乞歲買建州臘茶十七萬斤，依官綱例免稅至京，抽解十分之一，送都茶庫。都茶庫所賣茶，本司乞歲買三萬斤，隨新陳作價。』並從之。（又見于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四八）

由各他輸入汴梁的茶，有種種的不同。有名爲臘茶的，卽上述由福建輸入的茶。有名爲臆面茶的。宋會要食貨一七載天聖九年

八月十二日，三司請自今臆面茶到京住賣者。從轉運使之奏也。歲裁五十文。

此外又有名爲草茶的。同書食貨三二載宣和三年

三月二十九日，都茶場狀，『近見在京幷京畿等路州縣鋪戶，自買客草茶入鋪，……』

商人由各地販茶入汴，若在汴有商店担保，沿路可以免除納稅的麻煩，抵汴後才一起繳納。宋會要食貨一七云：

仁宗天聖元年二月，詔，『商販客旅于山陽（場？）榷務算請茶課，從起發地頭沿路經過禁榷地分合納稅錢，令在京榷貨務抄上文薄（簿？）拘轄，召交引鋪戶充保，給與公憑，沿路批鑿合納稅錢。自起離請茶場務月分爲始，立限半年，一併于在京榷貨務收納。……』

（四年）五月，詔，『客旅興販山場榷務茶貨，預先于在京榷貨務出給公憑，沿路批上稅錢，候到京一併送納。所有禁榷地分合納稅錢，以起離向南場務月分爲始，立限半年送納。如違，令倍納。』

由各地輸入汴梁的茶，不完全被汴梁人士消耗，有一部份是作充實汴梁輸出貿易

的內容用的。詳見第三章第二節。

（9） 其他

（1）黃雀鮓——黃庭堅山谷外集詩註（四部叢刊史容註本）

卷二謝張泰伯惠黃雀鮓說他家鄉江西的黃雀鮓輸入汴梁云：

去家十二年，黃雀慳下筯。笑開張侯盤，湯餅始有助。蜀王前蒸法，醯以羊蹇兔。麥餅薄于紙，含漿和酸鮓。秋霜落場穀，一一挾蜜絮。飛飛蒿艾間，入網輒萬數。烹煎宜老稚，罌缶煩愛護。南包解京師，至尊所珍御。玉盤登百十，睥睨輕桂蠹。五侯噉豢豹，見謂美無度。……

又齊東野語卷一六說宰相

王黼盛時，庫中黃雀鮓，自地積至棟，凡滿二楹。

（2）鶉——皇朝類苑卷六一引楊文公談苑云：

至道二年夏秋間，京師鬻鶉者積于市。諸門皆以大車載而入。鶉纔直二錢。

按鶉是當時汴梁普通食品的一種。夢華錄卷三云：

每日入宅舍官院前，則有就門賣羊肉，頭肚，腰子，白腸，鶉，兔，魚…，蝦……之類。

（3）笋——來自西京，卽洛陽。夢華錄卷二汴梁酒肆

又有外來托賣炙鷄，燠鴨……西京笋。

（4）脂麻——來自西京及南京等處。續通鑑長編卷二三六載熙寧五年閏七月丙辰，

先是，上（神宗）批付王安石，『聞市易買賣極苛細，市人籍籍怨謗，以爲官司浸淫，盡收天下之貨，自作經營。可指揮令止依魏斷宗元擘劃施行。』于是安石留身白上曰，『陛下所聞，必有事實。乞宣示！』……上曰，『又聞……賣脂麻卽脂麻貴。』安石曰，』今年西京及南京等處水脂麻不熟，自當貴。豈可責市易司？若買卽致物貴，卽諸物當盡貴。何故脂麻獨貴？……』

按脂麻卽胡麻，可作油用。莊季裕鷄肋編卷上云：

油通四方可食與然者，惟胡麻爲上，俗呼脂麻。

（5）餳——來自澤州。夢華錄云：

冬月雖大風雪陰雨，亦有夜市……澤州餳……之類。（卷三）

十二月街市盡賣……澤州餳。（卷一〇）

按澤州在當時以出餳著名。玉昭新志卷三云：

紹聖中，有王毅者，文貞之孫，以滑稽得名。除知澤州，不滿其意。往別時宰章子厚。子厚曰，『澤州油衣甚佳。』良久，又曰，『出餳極妙。』毅曰，『啓相公，待到後，當終日坐地披著油衣喫餳也。』子厚亦爲之啓齒。

（二）服用品的輸入

汴梁消耗的服用類商品，以來自南方爲多。宋會要食貨二三載至道四年十一月，祕書丞直史館孫冕言，『……商人在北所入中者，粮，草，金，銀，鹽貨；在南所博易者土物山貨，以至漆，蠟，紙，布，紬，絹，絲，綿萃于京師，豐阜征算。』

例如汴梁消耗的綾，是由蘇州輸入的。宣和遺事卷二云：

是時（宣和六年正月十五夜）底王孫，公子，才子，佳人：男子漢都是……絲鞋，吳綾襪，綃金裹肚，妝著神仙；佳人卻是……

又如汴梁消耗的紗，則來自福建，浙江，江西一帶。何薳春渚紀聞卷六說舉子販建陽紗入汴云：

（東坡）先生元祐間出帥錢塘。視事之初，都稅務押到匿稅人南劍州鄉貢進士吳味道，以二巨掩作公名銜，封至京師蘇侍郎宅，顯見僞妄。公卽呼味道前，訊問其掩中果何物也。味道蹙而前曰，『味道今秋忝冒鄉薦，鄉人集錢爲赴都之贐。以百千就置建陽小紗，得二百端。因計道路所經場務，盡行抽稅，則至都下不存其半。心竊計之，當今負天下重名而愛獎士類，唯內翰與侍郎耳。縱有敗露，必能情貸。味道遂僞假先生台銜緘封而來。不探知先生已臨鎭此邦，罪實難逃。幸先生恕之！』公熟視，笑呼掌牋奏書史，令去舊封，換題細銜，附至東京竹竿巷蘇侍郎宅，並手書子由書一紙，呼示謂味道曰，『先輩這回將上天上去，也無妨。來年高過，當卻惠顧也！』味道悚謝再三。次年，果登高第還，具牋啓謝殷勤，其語亦多警策。公甚喜，爲延款數日而去。

又夷堅丁志卷一一說吳興舉子販紗入汴云：

吳興士子六人，入京師赴省試。共買紗一百匹，一僕負之。晚行汴堤上，……

按吳興，即湖州，是以絲織工業著名的地方。第一章第二節曾說北宋政府把這地的絲織工人輸入汴梁。所以這裏說吳興士子販入汴梁的紗，當即是他們本土的產物。又萍洲可談卷二說臨川紗輸入汴梁云：

撫州蓮花紗，都人以爲暑衣，甚珍重。蓮花寺尼，凡四院造此紗。撚織之妙，外人不可傳。一歲每院纔織近百端。市供尙局，幷數當路計之，已不足用。寺外人家織者甚多，往往取以充數。都人買者，亦自能別寺外紗。其價減寺內紗什二三。

按撫州，即臨川，是紗的著名產地。清異錄卷下云：

臨川上饒之民，以新智粗作醒骨紗，用純絲蕉骨相兼撚織。夏月衣之，輕涼適體。陳鳳閣喬始以爲外衫，號太清氅；又爲四襖玉衫子，呼小太清。

這裏說的『醒骨紗』，當即是『寺外紗』，或是其中的一種。又能改齋漫錄卷一八云：

嘉祐中，臨川人伍十八者，以善裁紗帽，入汴京，止于鄉相晏元獻宅前，爲肆以待售。

按伍十八既來自紗的著名產地臨川，他在汴梁出賣的紗帽所用的紗，當然是來自臨川的了。

以上只說東南布帛之輸入汴梁。此外，西南方面，由四川輸入汴梁的布帛，爲數亦多。宋會要食貨一七載天聖七年

四月十二日，詔諸州商稅人，繒帛無得過爲漬壞。時內出眉州皂羅一端，稅印朱漬數幅故也。

宋史卷一八六食貨志亦載此事云：

仁宗……一日內出蜀羅一端，爲印朱所漬者數重。因詔天下稅務，毋輒汚壞商人物帛。

又續通鑑長編卷八七載大中祥符九年八月

甲午，審刑院上奏案，有命官自蜀代還，部綱京師，私抉元封，內繒帛其中，

遣郵置卒賫担，規免商算。

按四川的絲織工業，在當時非常發達。費著蜀錦譜云：

蜀以錦擅名天下，故城名以錦官，江名以濯錦。……元豐六年，呂汲公大防始建錦院于府治之東。募軍匠五百人織造，置官以莅之。創樓于前，以爲積藏待發之所，榜曰錦官。公又爲之記，其略云，『設機百五十四，日用挽綜之工百六十四，用杼之工五十四，練染之工十一，紡繹之工百一十，而後足役。歲費絲，權以兩者，一十二萬五千，紅藍紫茹之類，以斤者，二十一萬一千，而後足用。織室吏舍，出納之府，爲屋百一十七間，而後足居。』

四川的絲織工業是這麼發達，其產量當然很大，從而輸入汴梁的數量也一定很有可觀。

汴梁消耗的布帛，除來自南方外，又有由山東，河北等地輸入的。續通鑑長編卷二四七載熙寧六年九月

壬戌，御史蔡確言，『聞京東，河北路提舉鹽稅王伯瑜于所部商販逐利。奏事赴闕，及出巡至近畿，販京東，河北帛入京師，復以京師帛賈濱，棣間。往往與本部公人秤子交市。家有數機，更自織造。伯瑜人物至下，幸蒙任使，以案察爲職，而身不奉法，貪恣之聲，流于道路。乞遣官窮究其事，以戒搢紳。』詔京東，河北轉運，提點刑獄司體量以聞。其後逐司言，『伯瑜在職，審有不公事狀。』詔送京西北路差官勘之。伯瑜坐追四官勒停，唐州安置。

又汴都賦說汴梁市場有

齊，魯之麻，……絲，綿，布，縷，……

又王禹偁小畜集卷五黑裘云：

野蠶自成繭，繰絡爲山紬。此物產何許？萊夷負海州。一端重數斤，裁染爲吾裘。守黑異華楚，示儉非輕柔。爐香則無取，風雪曾何憂？朝可奉冠帶，衣以爲衾裯。……

據宋史卷二九三王禹偁傳，禹偁從來沒有在萊州作過官，而在汴梁作官的次數則甚多。而且這裏明說『朝可奉冠帶』。故可推斷，他這件黑裘是在汴梁製造的，其衣料則用販運入汴的萊州山紬。

汴梁政府對于布帛的需要很大。爲着滿足這種需要，政府特地委官至各地收買。宋會要食貨三八載元豐

二年九月三十日，尙書兵部言，『乞以川路見椿賣不堪官馬及死馬錢，委提刑司官計置，買匹帛上京。川峽四路準此。』從之。

在另一方面，政府又獎勵商人販入，賣與政府，由政府酬以象牙，鹽，茶等物。宋會要食貨五五云：

眞宗咸平二年九月，詔榷貨務招誘客人，將銀，錢，紬，絹入中，幷賣象牙。令香藥庫將合出賣第一等牙品配支撥。

（景德三年）三月，詔榷貨務，『應有客旅入到羅絁綾，並以見賣估價折博紐算，支解鹽交引。』

又宋史卷二七二荆罕儒傳云：

罕儒雖不知書，好禮接儒士。進士趙保雍登科覆落，客游海陵。罕儒問其所欲。保雍以將歸京師，且言，『緣江榷務，以絲易茗，有厚利。』罕儒立召主藏奴，令籍藏中絲，得四千餘兩，盡以與之。

按宋史卷一八三食貨志說，『商人先入金，帛京師及揚州折博務者，悉償以茶。』而上文又明說趙保雍『將歸京師』。可見保雍先販絲入汴，賣與政府，然後至緣江榷務取茶。

以上說外地服用類商品之輸入汴梁，偏于布帛方面。除此以外，翠羽及絨毛也輸入汴梁。皇朝類苑卷一引楊文公談苑云：

魏咸信言：故魏國長公主在太祖朝，嘗衣貼綉鋪翠襦入宮中。太祖見之，謂主曰，『汝當以此與我，自今勿復爲此飾。』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太祖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皆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寖廣，實汝之由。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主慚謝。（續通鑑長編卷一三有相似的記載）

又萍洲可談卷一說汴梁高級官員所用的狨座，由四川出產的狨的脊毛製造云：

狨座，文臣兩制，武臣節度使以上許用。每歲九月乘，至三月徹。無定日，視宰相乘則皆乘，徹亦如之。狨似大猴，生川中。其脊毛最長，色如黃金。取而

縫之，數十片成一座。價直錢百千。背用紫綺，緣以簇四。金鵰法錦，其制度無殊別。政和中，有久次卿監者，以必遷兩制，預置貂座。得躁進之目，坐此斥罷。或云，貂毛以籍衣，不皺。

按『貂座』一作『貂坐』，在北宋初年，不獨高級官員可以使用，就是一般平民也一樣可以。葉夢得石林燕語云：

貂坐不知始于何時。唐以前猶未施用。太平興國中，詔工商庶人許乘烏漆素鞍，不得用貂毛暖坐。則當時蓋通上下用之矣。天禧二年，始定兩省五品宗室將軍以上，許乘貂毛暖坐，餘悉禁。遂編定制，令文臣自中書舍人以上，武臣節度使以上，方許用。而宗室將軍之制亦不行矣。（卷三）

從官貂坐，唐制初不見。本朝太平興國中，始禁。工商庶人，許乘烏漆素鞍，不得用貂毛暖坐。天禧中，始詔兩省五品宗室以上，許乘貂毛暖坐，餘悉禁。則太平興國以前，雖工商庶人皆得乘；天禧以前，庶官亦皆得乘也。（卷八）

（按太平興國及天禧兩次詔令，均見于宋史卷一五〇輿服志。天禧一次，輿服志作『元年』，而這裏作『二年』，待考。）

在北宋初年，貂座的使用既是這麼普遍，那末，貂毛的需要當然更大，從而由四川輸入汴梁的數量也一定更多了。

(三) 燃料的輸入

汴梁消耗的燃料，以石炭（卽煤）爲主。莊季裕鷄肋編卷中說：

昔汴都數百萬家，盡仰石炭，無一家燃薪者。

莊季裕這句話，固然有些過火，不過汴梁以石炭爲主要的燃料，是無可疑的。汴梁消耗的石炭，來自西北各地。朱弁曲洧舊聞卷四云：

石炭不知始于何時。熙寧間，初到京師。東坡作石炭行一首，言以冶鐵作兵器甚精，亦不云始于何時也。予觀前漢地理志，豫章郡出石，可燃爲薪。隋王邵論火事，其中有石炭二字。則知石炭用于世久矣。然今西北處處有之，其爲利甚溥；而豫章郡不復說也。（按東坡的詩載于分類東坡詩卷二五）

所謂『西北處處』指的是河北，河東，陝西一帶。朱翌猗覺寮雜記卷上云：

石炭自本朝河北，山東，陝西方出，遂及京師。陳堯佐漕河東時，始除其稅。元豐元年，徐州始發，東坡作詩記其事。

按徐州在當時屬相當于山東的京東路，見宋史卷八五地理志。由此可見山東的石炭也輸入汴梁。又文獻通攷卷一四說石炭由河北懷州入汴云：

神宗熙寧元年，詔……石炭自懷至京，不征。

汴梁消耗的燃料，其次爲柴及炭，也是來自外地。宋史卷二七六陳從信傳載陳氏的話云：

今三司欲籍民舟，若不許，則無以責辦；許之，則多中京師薪，炭殆絕矣。不若募舟之堅者漕粮，其損敗者任載薪，炭，則公私俱濟。（續通鑑長編卷一三有相似的記載）

又續通鑑長編卷七二載大中祥符二年八月

癸巳，詔洞眞宮及諸公主宅自今所須之物，任便市易，令雜買務供應。時駙馬都尉柴宗慶家僮自外州市炭入京城，所過免算。至則盡鬻以取利，復市于雜買務。家僮輩競有求匄。上（眞宗）曰，『宗慶不能治家，故縱其下，亦可恥也！』乃加條約焉。（宋史卷四六三柴宗慶傳有相似的記載）

按薪卽柴，炭卽木炭，西塘文集卷六上王荊公書說：

且如木炭未行倉法時，每馱稅錢十五文，今收三十五文。

可以爲證。這些柴，炭多數來自惠民河流域。宋會要方域一三云：

仁宗天聖元年正月十二日，上封者言，『在京惠民河置上下鎖，逐年征利不多，擁併般運，阻滯物貨，致在京薪，炭湧貴，不益軍民。乞罷之。』詔三司詳定可否。三司言，『大中祥符八年，提點倉場夏守贇相度于蔡河上下地名四里橋段家直置鎖。至今歲收課六千餘緡。廢之非便。乞下提點倉場官員常鈐轄監典，毋令阻滯。』從之。

汴京遺蹟志卷二〇載楊侃皇畿賦亦云：

加以地多，利有蒲魚。晴澗望畟陂之色，山水觀惠民之渠。乃有檝師炭商，交易往復。素衣化緇，漆身同色。行舟則憂瞻雲雨，售貨則多禱雪霜。經宋樓而關征旣逋，歷朱曲而市稅有常。潺潺洎溝，渙渙洧水。入鄢陵而碧截原田，過

扶亭而清映閭里。珍貨奔馬欄之道，豪俠聚建雄之市。

此外又有來自淮南，京東一帶的。宋會要職官二七載政和六年

閏正月二十六日，戶部言，『京邑之大，生齒繁衆。薪炭之用，民所甚急。朝廷置場出賣，本以抑兼幷，而惠平民。然畿內與京西北路歲入之數，以折計之者，纔七十萬。嚴冬祈寒，有足慮者。令淮南與京東路提舉常平司歲用上供錢各售十五萬，以滿百萬之數。』從之。

按畿內，京西北路及淮南之西路，均屬惠民河流域，見第二章第二節。

除上述外，外地的草也輸入汴梁，作爲燃料之用。宋會要食貨一七載建炎

二年四月二十七日，詔，『應客販粮斛，柴，草入京，船車經由官司抑令納力勝商稅錢者，從杖一百科罪。……』

這些柴，草多來自汴梁附近的農村。同書食貨三七載天聖

八年三月，開封府言，『京城浩穰，鄉莊人戶般載到柴草入城貨賣不少。…』

又夢華錄卷一云：

近新城有草場二十餘所。每遇冬月，諸鄉納粟稈草牛車闐塞道路。車尾相啣，數千萬輛不絕。

汴梁對于燃料的需要很大，所以政府特地委官販運入汴。宋會要食貨三七載大中祥符

六年正月，三司言，『乞在京置場收買炭貨，準備來春減價貨賣，以惠貧民。』帝曰，『今歲民間闕炭，朕尋令使臣于新城內外減價置場貨賣四十萬秤，頗濟貧民。今若自夏秋收買，必恐民間增錢，少人興販。宜令三司于年支外，別計度五十萬秤，般載赴京，以備濟民。』

在另一方面，政府對于商人販運入汴，亦與以便利。同書職官二七載政和六年

十月十八日，開封府尹王革言，『都下石炭私場之家，並無停積。竊慮下流官司阻節。欲望下提舉措置炭事所司，今後沿流官司，不得阻節邀攔，及抑勒炭船，多行搔擾。許客人經尚書省陳訴。』詔依。敢有阻節，以違御筆論。

又上引文獻通攷卷一四說，熙寧初，准由懷州入汴的石炭免稅，也是便利商人販運入汴的例。

（四） 藥品的輸入

鐵圍山叢談卷四說：

> 上元十五夜，馬行南北幾十里夾道藥肆，蓋多國醫，咸巨富，聲伎非常，燒燈尤壯觀。故詩人亦多道馬行街燈火。（馬行街一帶藥肆的衆多及其名稱，見夢華錄卷三。）

由此可見汴梁藥品貿易的繁盛。所以汴梁藥品輸入貿易的經營者，不限于前述的商人，官吏……等人物，道士也是其中的一份子。夷堅支戊卷一〇云：

> 長安李履中復以元豐元年十月將適淮，楚，維舟于宋都城下。旁有他舟，舟中一客如世俗道人者。李熟視之，見其面目光徹，目中白輪如十歲小兒，五色，微碧。……呼問其舟人。云，『十餘年間，三次來附載，顏色不改。惟蓄藥一大瓢，更無他物。遇泊舟，則攜瓢入市，晚卽醉歸。不知所貨何藥。但聞能知人過去未來事，無一語失，因此稱爲相翁。』李遂召之。凡三召方至。……

汴梁消耗的藥品，來自下列各地：

（1）四川——宋會要食貨四二載天聖七年三月

> 二十五日，三司言，『……益州路收買鬱金，大黃，夔州路收買黃藥子，每于匹帛綱內附載往荆南，轉附赴京。今藥密庫各有見在，欲自今于每年買數十分中量減二分。』從之。

當時由四川往汴梁賣藥的人很多。宋史卷四七〇侯莫陳利用傳云：

> 侯莫陳利用，益州成都人。幼得變幻之術。太平興國初，賣藥京師，言黃白事以惑人。

又道山先生道山清話云：

> 張子顏少卿，晚年嘗目前見白光閃閃然，有白衣人如佛相者。子顏信之彌謹，乃不食肉，不飲酒。然體瘠而多病矣。時泰陵不豫，汪壽卿自蜀入京診御脈，聖體極康寧。壽卿醫道盛行，其門如市。子顏一日從壽卿求脈。壽卿一見大驚，不復言，但授以大丸數十，小丸千餘粒，祝曰，『十日中服之當盡，卻以示報。』既數日，視所見白衣人衣變黃，而光無所見矣。乃欲得肉食，又思飲

酒。又明日，俱無所見，覺氣體異他日矣。乃詣壽卿以告。壽卿曰，『吾固知矣。公脾初受病，爲肺所尅。心，脾之母也。公既多疑，心氣一不固，自然有所覩。吾之大九實其脾，小九補其心。肺爲脾之子，既不能勝其母，其病自當愈也。』子顏大神之。

按四川是藥材的大生產地，宋史卷八九地理志，黃休復茅亭客話及費著歲華紀麗譜均說四川有大規模的藥市。侯莫陳利用由川入汴出賣的藥，汪壽卿由川入汴行醫時出賣的藥丸，當然是他們家鄉的土產了。

（2）長安——龐元英文昌雜錄卷一云：

戶部王員外言，『元昆駕部郎中，比自長安歸，攜藥樹數株至京師。其葉葱翠可愛。今關右頗多，人罕識者。』

又章炳文搜神祕覽卷中云：

皇甫道人言：昔長安有黃翁者，家粗贍足，自持藥術，東走京師。流離歲月，蕩掃幾盡，復還故里。夫婦攜持，不勝其勞。道傍有一貧人，倚樹而坐，似欲售者。翁曰，『爲我負擔數舍，卽當報汝。』是人唯之，乃與俱行。晚泊抵店，勤渠整辦，甚確法度。翁極喜之。乃售至長安，因而留焉。日使從攜藥囊，幾一二歲。……

黃翁由汴梁返長安時，所負的藥囊仍甚重，需人代勞。由此可推知，當他由長安入汴時，所販的藥一定是不少的。又宣和畫譜亦說長安人赴汴賣藥云：

許道寧，長安人。善畫山林泉石，甚工。初市藥都門，時時戲拈筆而作寒林平遠之圖，以聚觀者。

（3）安州——宋會要食貨三八載元豐

五年八月十四日，安州言，『內供奉謝禋奉旨買紅花萬斤，今又繼買五萬斤，而一州所產，歲止二萬斤耳，恐不足數。』詔亟寢之。（又見于續通鑑長編卷三二九）

（4）西夏——同書載大中祥符八年

十一月，帝（眞宗）曰，『臣僚言，趙德明進奉人使中賣甘草，蔕蓉甚多，人數比常年亦倍，乞行止約及告示不買。』王旦等曰，『斯皆無用之物。陛下以

其遠來嗜利，早年令有司多與收買。若似此全無限量，縱其無厭，亦恐其難爲止約。……』帝……又謂王旦等曰，『此時且須與買。隨行人已到者，恐喧隘，卽分擘安處之，勿令失所。』

又龔鼎臣東原錄云：

嘉祐七年，賀正旦西人大首領祖儒鬼名聿正，副首領樞銘靳允中。祖儒，樞銘，乃西夏之官稱。大者姓鬼，名聿正。其所貿易，約八萬貫。安息香，玉，金，精石之類，以估價賤，卻將迴。其餘碾砂，琥珀，甘草之類，雖賤亦售。盡置羅帛。云，舊價例太高，皆由所管內臣幷行人抬壓價例，虧損遠人。其人至賀聖節，卽不帶安息香之類來，只及六萬貫。

由外地輸入汴梁的藥品，除上述外，有名叫香藥的。宋會要職官二七云：

太宗至道元年十月，詔都商稅院，『每客旅將雜物香藥，執地頭引者，不問一年上下，只作有引稅二十錢。無引者，稅七十五錢。仍毀引隨帳送勾。』

關于香藥所自來的地方，同書食貨三六載太平興國二年

三月，監在京出賣香藥場大理寺樂冲，著作佐郎陶邴言，『乞禁止私貯香藥，犀，牙。』詔，『自今禁買廣南，占城，三佛齊，大食國，交州，泉州，兩浙及諸蕃國所出香藥，犀，牙。其餘諸州府土產藥物，卽不得隨例禁斷，與限令取便貨賣。……』先是，外國犀，象，香藥，充牣京師，置官以鬻之。因有司上言，故有是詔。

例如張知甫張氏可書說海賈入汴賣龍涎香云：

僕見一海賈鬻眞龍涎香二錢，云三十萬緡可售鬻。明節皇后許酬以二十萬緡，不售。遂命開封府驗其眞贋。吏問何以爲別。賈曰，『浮于水則魚集，熏衣則香不竭。』果如所言。

按龍涎香產于大食國，層拔國，弼琶嘌國及中理國，見趙汝适諸蕃志卷上。又如宋史卷六五五行志說廣南英州的龍腦輸入汴梁云：

是歲（熙寧元年）英州因雷震，一山梓樹盡枯，而爲龍腦。價爲之賤。至京師，一兩纔值錢一千四百。

能改齋漫錄卷一五亦載此事云：

英州因雷震，一山梓樹盡枯，而生龍腦。京師龍腦爲之賤。時熙寧元年七月也。王禹玉言于司馬文正公。使人就市買之，信然。一兩值錢千四百。味苦而香酷烈，不甚佳也。

按龍腦產于闍婆國，見諸蕃志卷上。原來已在汴梁出賣，其後因英州龍腦大量輸入的影響而降低價格的龍腦，想是來自闍婆國的。此外，于闐國的使臣也把乳香輸入汴梁。宋會要蕃夷四云：

十月三日（食貨三八作熙寧十年十月二十七日），客省言，『于闐國進奉使羅阿斯，難撕溫等有乳香三萬一千餘斤，爲錢四萬四千餘貫，乞減價三千貫，賣于官庫。』從之。

（元豐三年）三月二十六日，詔，『于闐國進奉使所賣乳香，償以見錢。……』（又見于續通鑑長編卷三〇三）

又宋史卷四九〇于闐傳云：

熙寧以來，遠不踰一二歲，近則歲再至。所貢珠，玉，珊瑚……。地產乳香，來輒羣負，私與商賈牟利。不售，則歸諸外府，得善價。故其來益多。

最後，回紇香也輸入汴梁。宋會要食貨五五載大中祥符七年五月

十九日，詔，『應假香，回紇香，黑錫，白鐵，私下便錢，令京城門商稅院緝逐告捉，榷貨務不須巡捕。』

（五） 文化品的輸入

北宋汴梁是政治中心，同時也是文化中心。在那裏學校甚多，有國子監（有時稱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廣文館，宗學，小學，律學，書學，畫學，算學，醫學等（見宋史卷一五七選舉志及玉海卷一一二）。其中光是太學，崇寧年間學生多至三千八百人（同上，宋史卷一六五職官志及燕翼貽謀錄）。每隔三兩歲，由全國各地赴汴應試的舉子又復不少。而且宋代重文輕武，在中央政府裏邊，文官地位較爲重要，數目也比較衆多。因此，文化用品的消耗，在汴梁很有可觀，從而由各地輸入的數量也不少。現爲便利起見，分爲下列各點述之。

（1）書籍——道山清話云：

張文潛嘗言，『近時印書盛行，而鬻書者往往皆士人躬自負擔。有一士人盡掊其家所有，約百餘千，買書將以入京。至中塗，……』

又皇朝類苑卷七四載楊文公談苑云：

本朝穆脩，首倡古道。學者稍稍向之。脩性褊忤少合。……晚年，得柳宗元集，募工鏤版，印數百帙。攜入京相國寺，設肆鬻之。有儒生數輩至其肆，未評價直，先展揭披閱。脩就手奪取，瞋目謂曰，『汝輩能讀一篇，不失句讀，吾當以一部贈汝。』其忤物如此。自是經年不售一部。

按北宋印書，以杭州，四川，福建及汴梁爲最有名。石林燕語卷八云：

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爲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歲印板，殆不減杭州，但紙不佳。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幾徧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

所以上述輸入汴梁的書籍，當卽來自杭州，四川及福建等地。又宋會要崇儒四說江南，兩浙的古書輸入汴梁云：

至道元年六月十日，命內品監祕閣三館書籍裴愈，葉傳往江南，兩浙諸州購募圖籍。願送官者，優給其直。不願者，就所在差能書史繕寫，以舊本還之。仍齎御書石本，所在分賜之。愈還，凡購得古書六十餘卷，名畫四十五軸，古琴九，王羲之，貝灵該，懷素等墨跡共八本，藏于祕閣。

(2)碑帖——彭乘續墨客揮犀卷四云：

范文正鎭鄱陽，有書生獻詩甚工。文正延禮之。書生自言，『平生未嘗飽。天下之寒餓，無在某右者。』時盛行歐陽率更字，荐福字碑墨本直千錢。文正爲具紙墨，打千本，使售于京師。……(又見于釋惠洪冷齋夜話)

又徐度卻掃編卷下云：

東坡旣南竄，議者復請悉除其所爲之文。詔從之。于是士大夫家所藏旣莫敢出，而吏畏禍，所在石刻多見毀。徐州黃樓，東坡所作。而子由爲之賦，坡自書。時爲守者獨不忍毀，但投其石城濠中，而易樓名觀。宣和末年，禁稍弛。而一時貴游以蓄東坡之文相尙，鬻者大見售。故工人稍稍就濠中摹此刻。有苗仲先者，適爲守，因命出之。日夜摹印。旣得數千本，忽語僚屬曰，『蘇氏之

學，法禁尚在。此石奈何獨存？』立碎之。人聞石毀，墨本之價益增。仲先秩滿，攜至京師盡鬻之。所獲不貲。

由此可知，鄱陽及徐州有很多碑帖販運入汴。

（3）墨跡——上引宋會要崇儒四曾說汴梁政府派人至江南，兩浙買到『王羲之，貝灵該，懷素等墨跡共八本』。此外，米芾寶章待訪錄說長安的顏眞卿墨跡輸入汴梁云：

顏眞卿祭叔濠州使君文

右眞蹟楮紙書，改抹多。在長安安氏。子師文攜至京。

又春渚紀聞卷六說汴梁的達官貴人以重價收買散在各地的蘇東坡墨跡云：

（東坡）先生輸墨之妙，既經崇寧，大觀焚毀之餘，人間所藏蓋一二數也。至宣和間，內府復加搜訪，一紙定直萬錢。而梁師成以三百千取吾族人英州石橋銘。譚稹以五萬錢輟沈元弼『月林堂』榜名三字。至于幽人釋子所藏寸紙，皆爲利誘，盡歸諸貴近；及大卷軸，輸積天上。丙午年，金人犯闕，輸運而往，疑南州無一字之餘也！

又同書卷四說襄邑的紫姑神墨跡運往汴梁宣德門出賣云：

政和二年，襄邑民因上元請紫姑神爲戲。既書紙間，其字徑丈。或問之曰，『汝更能大書否？』卽書曰，『請連粘襄表二百幅，當爲作一「福」字。』或曰，『紙易耳。安得許大筆也？』曰，『謂用麻皮十斤，縛作令徑二二尺許；墨漿一大器，貯備濡染也。』諸好事者因集紙筆，就一富人麥場鋪展，聚觀神至。書云，『請一人繫筆于項。』其人不覺身之騰踔，往來場間。須臾字成，端麗顏書。復取小筆書于紙角云，『持往宣德門賣錢五百貫文。』……

按宣德門在汴梁，其附近是一市場。夢華錄卷二云：

坊巷御街，自宣德門一直南去，約闊二百餘步。兩邊乃御廊，舊許市人買賣于其間。

（4）圖畫——由各地輸入汴梁的圖畫，數量甚多。有來自山西絳州的。鄧椿畫繼卷七云：

楊威，絳州人。工畫村田樂。每有販其畫者，威必問所往。若至都下，則告之

曰，『汝往畫院前易也。』如其言，院中人爭出取之，獲價必倍。

有來自陝西長安的。黃庭堅山谷外集詩註卷五答王道濟寺丞觀許道寧山水圖說長安許道寧的畫，展轉流落，其後出現于汴梁畫肆云：

往逢醉許在長安，蠻溪大硯磨松煙。忽呼絹素翻硯水，久不下筆或經年。異時踏門闖白首，巾冠欹斜更索酒。舉盃意氣欲翻盆，倒臥虛樽將八九。醉眠枯筆墨淋浪，勢若山崩不停手。數尺江山萬里遙，滿堂風物冷蕭蕭。山僧歸寺童子後，漁伯欲渡行人招。先君笑指溪上宅，盧鷁白鷺如相識。許生再拜謝不能，元是天機非筆力。自言年少眼明時，手揮八幅錦江絲。贈行卷途張京兆，心知李成是我師。張公身逐銘旌去，流落不知今主誰？大梁畫肆閱水墨，我君槃礴忘揖客。蛛絲煤尾意昏昏，幾年風動人家壁。雨雪涔涔滿寺庭，四圖冷落讓丹青。笑詢肆翁十萬錢，卷付騎奴市盡傾。王丞來觀皆失席，指點如見初畫日。……

復次，有來自江南一帶的。上引宋會要崇儒四曾說汴梁政府派人至江南，兩浙諸州買到名畫四十五軸。又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卷三說商人販建康名畫入汴云：

王齊翰，建康人。事江南李後主，爲翰林待詔。工畫佛道人物。開寶末，金陵城陷，有步卒李貴入佛寺中，得齊翰所畫羅漢十六軸。尋爲商賈劉元嗣以白金二百星購得之。齎入京師。于一僧處質錢。後元嗣詣僧請贖，其僧以過期拒之。因成爭訟。時太宗尹京，督出其畫，覽之嘉歎，遂留畫厚賜而釋之。經十六日，太宗登極。後名應運羅漢。

此外，又有來自四川的。同書卷三云：

童仁益，蜀郡人。工畫人物尊像。出自天資，不由師訓。乃孫知微之亞矣。……頗有圖軸傳于輦下。好事者往往誤評爲知微之筆也。

最後，又有來自廣西宜州的。岳珂桯史卷一一說黃山谷在宜州時，其屏圖爲人販運入汴云：

黨禍既起，山谷居黔，有以屏圖遺之者。……崇寧間，又遷于宜。圖偶爲人攜入京，鬻于相國寺肆。

（5）古物——葉少蘊避暑錄話卷下說光州古物入汴云：

宣和間，內府尚古器。士大夫家所藏三代，秦，漢遺物，無敢隱者，悉獻于上。而好事者復爭尋求，不較重價，一器有值千緡者。利之所趨，人競搜剔山澤，發掘塚墓，無所不至。往往數千載藏，一旦皆見，不可勝數矣。吳珏爲光州固始令。光，申伯之國，而楚之故封也，間有異物。而以僻遠，人未之知。乃令民有罪，皆入古器自贖。既而罷官，幾得五六十器。與余遇汴上，出以相示，其間數十器，尚三代物。

（6）紙——來自南方。宋會要食貨二三載至道四年十一月，祕書丞直史館孫冕言，『……商人在北所入中者粮，草，金，銀，鹽貨；在南所博易者，土物山貨，以至漆，蠟，紙，……萃于京師，豐阜征算。

又司馬光溫國文正公文集卷二送冷金牋與與宗說四川的紙經長江，汴河入汴云：

蜀山瘦碧玉，蜀土膏黃金。寒谿漱其間，演漾清且深。工人剪稚麻，擣之白石砧。就溪漚爲紙，瑩若裁瑤琳。風日常清和，小無塵滓侵。時逐賈舟來，萬里巴，江，潯。王城壓汴流，英俊萃如林。雄文溢箱篋，爭買傾奇琛。……

此外，河中府及河南的紙亦輸入汴梁。宋會要食貨三七載天聖四年十月三日，司農少卿李湘言，『河中府每年收買上京諸般紙約百餘萬。欲乞今後於河南出產州軍收買。』詔送三司相度均減聞奏。

（7）墨——張邦基墨莊漫錄卷六云：

近世墨工多名手。……唐州桐柏山張浩制作精緻，膠法甚奇。舅氏吳順圖每歲造至百斤，遂壓京都之作矣。

按汴梁是當時最大的文化中心，墨的消耗自然很多。汴梁製造的墨，除一小部分或者輸出外，以供本地人士之使用爲多。因此，所謂唐州的墨『壓京都之作』，無疑的是由于唐州的墨，產額較大，品質較良，從而以價廉物美的姿態出現于汴梁的市場上，所以能壓倒汴梁出產的墨。

（8）筆——歐陽永叔外集卷四聖俞惠宣州筆戲書云：

聖俞宣城人，能使紫毫筆。宣人諸葛高，世業守不失。緊心縛長毫，三副頗精密。硬軟適人手，百管不差一。京師諸筆工，牌榜自稱述。纍纍相國東，比若

衣縫蝨。或柔多虛尖，或硬不可屈。但能裝管楊，有表曾無實。價高仍費錢，用不過數日。豈如宣城毫，耐久仍可乞？

汴梁的筆工既然冒牌的假作宣城諸葛氏的筆來賣，那末，宣城諸葛氏的筆一定早就輸入汴梁，買賣很好，獲利很大；否則，他們那樣冒牌是沒有意義的。關于宣城諸葛氏筆之輸入汴梁，黃庭堅山谷題跋卷五說蘇東坡在汴梁作翰林學士時，作字用宣城諸葛氏筆，更可爲證：

蘇翰林用宣城諸葛齊鋒筆作字，疏疏密密，隨意緩急，而字間妍媚百出。

（9）硯——來自江西信州；因爲信州地近歙州，有歙石來作硯的原料。蘇軾東坡題跋卷五云：

黃岡主簿段君瑩嘗于京師傭書人處得一『風』字硯。下有刻云，『祥符己酉，得之于信州鉛山觀音院。故名僧令休之手琢也。明年夏于鵝湖山刻記。』錢易希白題其側，又刻『荒灵』二字。硯蓋歙石之美者。

又有由河南北部的湯陰輸入的。春渚紀聞卷九云：

高平呂老造墨常山，遇異人傳燒金訣。煅出視之，瓦爍也。有教之爲研者。研成，堅潤宜墨，光溢如漆。每研首，必有一白書『呂』字爲誌。呂老既死，法不授子，而湯陰人盜其名而爲之甚衆。持至京師，每研不滿百錢之直。至呂老所遺，好奇之士，有以十萬錢購一研不可得者。

按『呂』字硯在當時非常有名，硯譜（百川學海本，撰人佚）及米芾硯史均有記載。所以呂老死後，還有那麼多人冒牌製賣。

（六） 奢侈品的輸入

夢華錄云：

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序）

東華門外市井最盛，蓋禁中買賣在此。凡飲食，時新花，果，……金，玉，珍玩，衣着，無非天下之奇。（卷一）

又汴都賦說汴梁的市場，

又有翳無閭之瑯玕，會稽之竹箭，華山之金，石，梁山之犀，象，霍山之珠，

玉，幽都之筋，角，赤山之文皮，與夫沈沙陸棲，異域所至，殊形妙狀，目不給視。無所不有，不可殫紀。（註五）

由此可見各地奢侈品輸入汴梁之多。因爲汴梁有許多大消費者，他們有的是錢，在物質生活方面力求享受（參看第一章第二節），所以汴梁對于奢侈品的需要很大。需要大了，奢侈品的市價自然很好。宋會要食貨四一云：

神宗熙寧五年七月四日，河北沿邊安撫司奏，勘會到四榷場眞珠已賣未賣數。御批，『訪問客人，多卻自榷場販到京師出賣。可令雄州據未出賣，盡底勾收，因走馬承受赴闕，管押上京，置場出賣。』

按這些在河北四榷場出賣的眞珠，來自汴梁政府的奉宸庫。同書食貨五二云：

神宗熙寧元年十月十六日，入內內侍有（省？）言，『奉宸庫珠子已鑽串緒裹，都二十五等樣，計二千三百四十三萬六千五百六十九顆。』詔入內（應多一『內』字）侍省，『候有因便勾當內臣，附帶與河北沿邊安撫部監王臨，就彼估價，分擘與四榷場出賣；或折博銀，其銀別作一項封樁，準備買馬。』

原來在汴梁的眞珠，汴梁政府特地派人運往河北四榷場出賣，以爲可得善價。誰知商人在那裏買了，反而販運入汴。政府覺察以後，也就趕快把賣剩的運回汴梁來賣。由此可見奢侈品在汴梁的市價，實比在其他地方爲高。所以國內外的奢侈品都向汴梁輸入。

由各地輸入汴梁的奢侈品，以眞珠爲多。汴梁的眞珠，除如上引汴都賦所說，來自『霍山』外，有來自混同江的。這名叫『北珠』。宋史卷三一〇李迪傳云：

（李承之）遷龍圖閣直學士。商人犯禁貨北珠，乃爲公主售。三司久不決。承之曰，『朝廷法令畏王姬乎？』亟索之。帝（神宗）聞之曰，『有司當如此矣！』進樞密直學士。

按北珠產于女眞所在的混同江，是由遼國轉販來的。同書卷二八五梁適傳云：

北珠出女眞。（梁）子美市于契丹。契丹嗜其利，虐女眞捕海東青以求珠。

神宗時汴梁政府所以禁售北珠，想是與遼對立的原故。不過這只是一時的現象。北宋末年，汴梁人士以北珠爲首飾，非常普遍，從而北珠的市價也很好。鐵圍山叢談卷六云：

宣和殿小庫者，天子之私藏也。頃聞之，以寵妃之侍者頒首飾，上喜而賜之，

命內侍取北珠篋來。上開篋，御手親掬而酌之，凡五七酌以賚焉。初不計其數，且又不知其幾篋。北珠在宣和間，圍寸者價至三二百萬。

又王明清投轄錄云：

徽考朝，有宗室詵之者，自南京來，赴春試。暇日郊外過一尼院，極幽寂。……有女子西向而坐，……曰，『此中物雖多，悉非子所可攜。玉環一，北珠直繫一，奉之以爲想思之資。環幸毋棄之，直繫可貨而用也。』衆人送出門，各皆吁嗟揮淚。生亦不自勝情。既出，則身在相國寺三門下，恍如夢境，但腰間古玉環與北珠直繫在焉。

又清波雜志卷七說北宋末年，汴梁人士倉卒南渡，遺棄北珠于揚子江中云：

靖康亂後，汴河中多得珍寶，有獲金燎鑪者。以尙方物，人間不敢留，復歸官府。揚州倉卒南渡，揚子江中遺棄物尤多。後鎭江漁戶于西津沙際，有得一囊北珠者。

復次，海外出產的眞珠，也輸入汴梁。牠們多數由廣州轉販而來。宋會要食貨四一云：

景祐四年正月二十七日，衢州客毛英言，『將產業于蕃客處倚富賒眞珠三百六十兩。到京納商稅院，行人估驗價例，稱近降詔禁止庶民不得用眞珠耳墜，項珠，市肆貿易不行，只量小估價。緣自賣下眞珠，方得限錢，納稅無所從出，乞封回廣州，還與蕃客。』詔三司相度，許將眞珠折納稅錢。

按因汴梁政府禁止庶民用珠，汴梁珠價從而低落，只是一時的現象。事實上，這種禁令的有効期間甚短，就是在有効期間內也不見得能夠切實奉行。所以，如上文所說，到了熙寧年間，汴梁珠價比其他地方爲貴，從而珠的輸入也很多。又同書食貨四一載熙寧

七年正月一日，詔定，『諸廣南眞珠已經抽解，欲指射東京，西川貿易者，召有力戶三兩名委保，赴稅務封角印押，給引放行。各限半年，到指射處。與免起發處及沿路稅。仍俱（具？）邑（色？）額，等第，數目，先遞報所指射處照會。候到日，在京委當職官估價，每貫納稅百錢；在西川委成都知府，通判監估，每貫收稅二百錢。出限不到，約估在京及西川價，報起發處，據合納稅

錢，勒保人代納。卽私販，及引外帶數，或沿路私賣，及買人各杖一百。許人告，所犯眞珠沒官，仍三分估一分價錢賞告人。』

按眞珠以產于大食等國爲最好。諸蕃志卷下云：

眞珠出大食國之海島上，又出西難，監篦二國。廣西，湖北亦有之，但不若大食，監篦之明淨耳。

這些由廣州轉販來的海外眞珠，大都經由湖南，湖北的陸路運往汴梁。趙汴趙清獻公集卷二奏狀乞取問王拱辰進納賦珠云：

況戢子喬陳狀，『父舜中元于廣州用錢一千餘貫，買到上件珠子。只自廣至潭，又入京師，其價已須兩倍。』

又夷堅甲志卷一二云：

林積，南劍人。少時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覺牀第間物逆其背，揭席視之，見一布囊中有錦囊，又其中則綿囊，實以北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商也。林語之曰，『此吾故人。脫復至，幸令來上岸相訪。』又揭其名于室曰，『某年某月日，劍浦林積假館。』遂行。行商至京師，取珠欲貨，則無有。急沿故道，處處物色之。至蔡邸見榜，卽還訪林于上岸。林具以告曰，『元珠具在，然不可但取。可投牒府中，當悉以歸。』商如教。林詣府，盡以珠授商。府尹使中分之。商曰，『固所願。』林不受，曰，『使積欲之，前日已爲己有矣。』秋毫無所取。商不能強，以數百千就佛寺作大齋，爲林君祈福。林後登科至中大夫。生子又，字德新，爲吏部侍郎。

按北珠產于女眞所在的混同江，由北方的遼國轉販而來，已如上述。而這裏卻說商人經由汴梁以南的蔡州販運北珠入汴，方向顯然不對。這想是夷堅志作者洪邁把由廣州轉販入汴的海外眞珠誤寫作北珠所致；因爲商人在廣州買珠後，入湖南的潭州，再經由湖北，至河南南邊的蔡州，然後入汴，正好是一條由廣州至汴梁的捷徑。這裏要問，水運比陸運便宜，爲什麼珠寶商不如第一章第三節所說，由廣東入江西，經由水道入汴，而走這條經過潭州及蔡州的陸路呢？這是因爲他們所運輸的商品（眞珠），具一種特性，卽佔的面積少，物輕而價昂的原故。假如是笨重的商品，走陸路運費較

昂，自然是仍走水道的。

由海外輸入汴梁的眞珠，除由廣州入口外，又有由浙江的明州轉販來的。宋會要職官四四云：

> 天禧元年六月，三司言，『大食國蕃客麻思利等回，收買到諸物色，乞免緣路商稅。今看詳麻思利等將博買到眞珠等，合經明州市舶司抽解外，赴闕進賣；今卻作進奉名目，直來上京。其緣路商稅，不令放免。』詔特蠲其半。

其次，由各地輸入汴梁的貴金屬，爲數也不少。這些貴金屬，大都來自東南各地。宋會要食貨二五云：

> 同日（宣和七年三月十三日），尙書省言，『契勘東南六路商賈，皆欲前來興販鈔書。緣以錢物重大，畏涉江，淮，艱于搬運；若買物貨，又于買賣處動經歲月，盤費浩澣（瀚？）：是致巨商大賈，未見衆多。今欲乞許諸路客人，召壯保，出長引，從本州本縣齎帶到金，銀，前來都下。當官驗號及元封斤重，給付客人從便貨賣，見錢入中鹽鈔。仍免沿道商稅。其沿路不得阻節。乞行立法。』詔，『依。沿路官司輒敢阻節者，徒二年。』

其中關于金的輸入，俞炎爐火監戒錄亦云：

> 至出期，豐樂橋三人次第俱集，各出所得。……相與謀曰，『京師蠻家金肆，天下第一。往市之無疑，則眞仙術也。』至都，以十兩就市，卽得高直。時共寓相國寺東客邸中。共作百兩分，以爲別。卽市羊邊宮醯，大嚼酣飲。……（何薳春渚紀聞卷一〇有相似的記載，不過『蠻家』改作『欒家』。）

又上引汴都賦亦說汴梁市場有『華山之金』。至于銀的輸入，宋會要食貨三七亦說來自江南，福建及廣西等地云：

> 景祐二年十月十七日，三司詳定，『諸路上供年額錢內，……江南東路五萬貫，內一萬貫買綿，四萬貫買紬，絹或銀，福建路十萬，西路八萬，並買銀。逐路轉運司，自景祐三年後，上供送納。』詔，『從之。所買物依自來價例，不得虧民。』
>
> （天聖五年）十一月六日，三司言，『司封員外郎王湛言，廣南西路每年上供錢八萬貫，近令收買銀貨上京，……』從之。

此外，四川及陝西的銀也輸入汴梁。同書食貨五一云：

眞宗咸平五年七月，詔，『川，陝商旅鬻銀者，聽詣官中賣。每兩添鐵錢一千。遞送內藏庫收掌。候有旨，乃得支撥。』

由四川輸入汴梁的銀，又有名叫黃銀的。方勺泊宅編卷六云：

黃銀出蜀中。南人罕識。朝散郎顏經監在京抵當庫，有以十鈆質錢者。其色重，與上金無異。

按汴梁消耗貴金屬的數量甚大。續通鑑長編卷六八載大中祥符元年乙巳，

上（眞宗）語輔臣曰，『京師士庶，邇來漸事奢侈。衣服器玩，多鎔金爲飾。雖累加條約，終未禁止。工人鍊金爲箔，其徒日繁。計所費歲不下十萬兩。既壞不可復，浸以成風，良可戒也！』

又能改齋漫錄卷一三云：

天聖中，爲玉皇像，用金三千兩。至和初，爲眞宗像，用金五千兩。時又欲爲溫成像，臺諫上言，乃止。

以上只說金的消耗。至于銀的消耗，更有可觀。續通鑑長編卷八五載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己巳，眞宗

謂輔臣曰，『咸平中，銀兩八百，金五千。今則增踊逾倍，何也？』王旦等曰，『國家承平歲久，兼幷之民，徭役不及，坐取厚利。京城貲產百萬者至多；十萬而上，比比皆是。然則器皿之用，畜藏之貨，何可勝算？……有時增價之由，或恐以此。』

其中光是酒店，所用銀器已經不少。夢華錄云：

大抵都人風俗奢侈，度量稍寬。凡酒店中，不問何人，止兩人對坐飲酒，亦須用注碗一副，盤盞兩副，果菜楪各五片，水菜碗三五隻，卽銀近百兩矣。雖一人獨飲，盤遂亦用銀盂之類。（卷四）

其正酒店戶，見脚店三兩次打酒，便敢借與三五百兩銀器。以至貧下人家，就店呼酒，亦用銀器供送。有連夜飲者，次日取之。諸妓館只就店呼酒而已，銀器供送，亦復如是。其闊略大量，天下無之也。（卷五）

因爲汴梁對于貴金屬的需要是這麼大，所以由各地輸入的數量很多，從而買賣也很

大。第一章第四節曾引夢華錄卷二說：

南通一卷，謂之界身，並是金，銀，綵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壯，門面廣闊，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動卽千萬，駭人聞見。

復次，產于西北一帶的玉，也輸入汴梁。游宦紀聞卷五說于闐玉輸入汴梁云：

國朝禮器及乘輿服御，多是于闐玉。

除于闐外，西北諸蕃的玉也輸入汴梁。續通鑑長編卷三四七載元豐七年七月己亥，手詔李憲，『朝廷奉祀所用珪璧璋瓚，常患乏良玉充用。近歲于闐等國雖有貢者，然品色低下，無異惡石。爾可博選漢蕃，舊善于賈販，與諸蕃蹤跡諳熟者，厚許酬直，令放行收市，幷達是意于鄂特淩古等處求之無害。』

又宋會要食貨四一說秦州的玉輸入汴梁云：

眞宗大中祥符九年正月，秦州宗歌般，次回訖，李四等貢玉。送內藏庫，召玉人估價售之。凡玉大小三十九團，內一團非玉，是楊廣石，不中用外，看驗除夾石，膩氣，古砧內侵，石間道煙，膩氣內侵，煙散，顏色青，次及病色深損傷等，各人欽篦腰帶用，共估錢四百餘千。詔依估價賜錢，非玉者令禮賓院給還之。

又夷堅志補卷二一說鳳翔的玉輸入汴梁云：

趙頒之朝散，自京師挈家赴鳳翔通判。子弟皆乘馬，女妾皆乘車，獨一婦以妊身，用四兵荷轎。秦卒不慣此役，臨入境，前者爲石所蹙，失肩，轎仆地，婦墜于外。有乳媪跨驢而從，急下扶掖，就石拊摩。少焉稍定，四兵懇拜，乞勿言。婦適愛此石，欲攜去，爲搗衣砧，則諭之曰，『能爲我負此，當捨汝。』欣然聽命，共雇兩村民舁以行。趙還京日，始見之，亦以石體細膩，取置書室。它日，玉工來售縧環，偶見之，諦翫不釋手。石之闊一尺，厚寸餘，長尺有半。工曰，『是可解爲兩屏。能一以見與，則可。』許之。喚匠攜鋸攻治。幾月，中分焉。玉質瑩潔，卓然可寶也！雲林泉石，飛鴉翹鶩，漁翁披簑棹舟，境象天成，絕類王右丞，李將軍畫山水妙處。工取一歸，又陰析爲二。先持外邊者示貴瑞。瑞包裹入獻。徽宗大喜，命闢爲硯屏，答賜甚厚。工復言所從來。詔索之于趙。趙不敢隱，亦獻之。兩屏相對，列于便殿燕几。他珍器百

種，皆避席。居數月，工徐出其所祕詣瑞曰，『向兩者固盡美矣，奈不過各得一偏。若反覆施之，則爲不類。今吾此物面背如一，略無鑱削點注之功。非爲之天上，不可也。』瑞具奏所以。賞賚巨萬而頒之。用此得提舉常平官。

又王安石臨川文集卷一〇估玉說藍田的玉輸入汴梁云：

潼關西山古藍田，有氣鬱鬱高似天，雄虹雌霓相結纏，晝夜不散非雲煙。秦人挾斤上其巔，視氣所出深鑱鐫。得物盈尺方且堅，以斤試叩聲泠然。持歸市上求百錢，人皆疑嗟莫愛憐。大梁老估聞不眠，操金喜取走蹁躚。深藏牢包三十年，光怪隣里驚相傳。欲獻天子無由緣。朝廷昨日鍾鼓縣，呼工啄圭寘神筵。玉材細鎖不中權，賈孫抱物詔使前。細羅複疊怕紫氈，發視紺碧光屬聯。詔問與價當幾千？衆工讓口無敢先。嗟我豈識直（一作麤）與全？

此外，汴梁的玉又有來自河南唐州的。墨莊漫錄卷九云：

予頃在唐州，見任布叅政之孫諭，字義可，收一璧。凝滑如脂，無有蟻缺，惟有兩栗大，赤黝，蓋尸沁也。以綿繩掛之擊之，其清越之聲，餘韻悠揚，正如(李)淳風之說。與世所見水蒼玉，不可同日而語。後聞爲一中都貴人取去，自是不復再見也。

除上述外，汴梁消耗的外來奢侈品，約有下列各種：

（1）瑪瑙——鐵圍山叢談卷一說來自汝海：

政和初，……汝海諸近縣山石，皆變瑪瑙。動千百塊，而致諸輦下。

（2）琉璃——來自大食國。葉氏愛日齋叢鈔云：

白光琉璃，……今北方市不多見，惟大食，高麗有之。青白紫綠，皆塗以金翠，輝耀炯爛。蔡京嘗以大食琉璃酒器獻淵聖。時在東宮，卻而不受。蓋已盛于宣，政矣。

（3）犀及象牙——本章第四節曾引宋會要食貨三六說：

外國犀，象，香藥，充牣京師……

又上引汴都賦亦說汴梁市場有『梁山之犀，象』。

（4）珍鳥——萍洲可談卷二說海外的倒掛雀輸入汴梁云：

海南諸國有倒掛雀。尾羽備五色。狀似鸚鵡，形小如雀。夜則倒懸其身。畜之

者，食以蜜漬粟米甘蔗。不耐寒，至中州輒以寒死。尋常食其糞，亦死。元符中，始有攜至都城者。一雀售錢五十萬。東坡梅詞云，『倒掛綠毛么鳳。』蓋此鳥也。

又夢華錄卷二說客商販運鷹，鶻入汴云：

東去乃潘樓街。街南曰鷹店，只下販鷹，鶻客。

(5)珍貴花木——曾敏行獨醒雜志卷六說浙江山陰的古梅輸入汴梁云：

余嘗聞山陰有古梅，極低矮，一枝纔三四花，枝榦皆苔蘚。每一窠至都下，貴家爭取之。又以小爲貴者。

又劉蒙菊譜說西京（卽洛陽）的菊花輸入汴梁云：

秋金鈴出西京，開以九月中。深黃，雙紋，重葉。花中細蘂，皆出小鈴萼中。其萼亦如鈴葉。……余頃年至京師，始見此菊。戚里相傳，以爲愛玩。其後菊品漸盛，香色形態往往出此花上，而人之貴愛寂寞矣。

最後，由外國輸入的香藥，非常名貴，除用作醫藥外，同時也是當時汴梁的外來奢侈品。請參看本章第四節。

(七) 軍需品的輸入

第一章第二節曾經說過，因爲北宋行中央集權制，政治中心的汴梁，駐有多量的軍隊，以便控制各地。駐軍多了，軍需品的消耗自然也多起來，從而由各地輸入的數量也不少。

由各地輸入汴梁的軍需品，見于記載的，以戰馬爲最多。這些戰馬大都來自西北各地。宋會要兵二四云：

又有招馬之處。秦，渭，階，文州則有吐蕃，迴紇；麟，府州則有黨項；豐州則有藏才族；環州則有白馬鼻家，保家，名市族；涇，儀，延，鄜州，火山，保德，保安軍，唐龍鎭，制勝關則有蕃部。每歲皆給以空名勅書，委沿邊長吏差牙校入蕃招買。給路券送至京師。至則估馬司定其價。

其中關于由豐州及唐龍鎭輸入的馬，同書又云：

太宗太平興國五年閏三月，豐州刺史（王）承美上言，『每奉詔勾招市馬，今

年已招勾得七百餘疋赴闕。……』（方域二一）

（大中祥符）九年九月詔，『自今唐龍鎮進賣鞍馬，令河東轉運司指揮唐龍鎮，火山軍，更不得點檢印記，並令牽送岢嵐軍。候到，子細揀堪配軍馬，依例印記入券，上京進賣。內蹉小飢瘦，堪抬舉者，亦與印記上京進馬。卽不得將不堪馬入券，及妄有揀退好馬，致蕃部別有詞說。』

復次，西夏及于闐的使臣也販馬入汴。同書云：

（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帝（眞宗）曰，『臣僚言，趙德明進奉人使中賣甘草，蓯蓉甚多，人數比常年亦倍，乞行止約及告示不買。』王旦等曰，『斯皆無用之物。陛下以其遠來嗜利，早年令有司多與收買。若似此全無限量，縱其無厭，亦恐其難爲止約。至如牽馬及諸色隨行人多，邊臣從初亦合曉諭，勿令大段放過。』帝謂王欽若曰，『可令鄜延路鈐轄體量裁損之。』又謂王旦等曰，『此時且須與買。隨行人已到者，恐喧隘，卽分擘安處之，勿令失所。』（食貨三八）

（元豐八年）十一月十二日，（于闐使）因進馬，賜錢百有二十萬。（蕃夷四）

此外，四川的風琶蠻也也販馬入汴。同書蕃夷五載景德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烏柏等入貢，上言……仍乞以所乘馬貿易于京師。幷從之。

汴梁政府因爲對于戰馬的需要很大，所以獎勵戰馬的大量輸入。宋史卷一九八兵志載嘉祐

七年，陝西提舉買馬監牧司奏，『舊制：秦州蕃漢人月募得良馬二百至京師，給綵絹，銀椀，腰帶，錦襖子。蕃官回紇隱藏不引至者，竝以漢法論罪。歲募及二千，給賞物外，蕃部補蕃官，蕃官轉資，回紇百姓加等給賞。今原，渭，德順軍置場市馬，請如秦州例施行。』詔從之。

對于蕃漢商人之販馬入汴，更與以種種便利。宋會要兵二二云：

（太平興國）六年十二月，詔，『歲于邊郡市馬，償以善價。內屬戎人驅馬詣闕下者，悉令縣次續食以優之。……』

康定元年二月八日，詔令將三歲以上，十三歲以下，堪充帶衣甲壯嫩好馬，赴京進賣。經過館驛，支給熟食草料。

（嘉祐五年）九月，薛向言，『……其後歲月寖久，他州郡皆廢，唯秦州一處，券馬尚行。每蕃漢商人聚馬。五十七十匹至百匹，謂之一券。每匹至場，支錢一千。逐程給以芻粟，首領續食。至京，禮賓院又給十五日，幷犒設酒食之費，方詣估馬司估所直，以支度支錢帛。又有朝辭公物，錦襖子，銀，腰帶。以所得價錢市物，給公憑，免沿路征稅，直至出界。……』

汴梁因爲有這許多馬，馬料的消耗大增。馬的飼料，如粟，豆等，大都來自外地。宋會要食貨三六云：

（天禧元年）四月六日，三司言，『……又在京馬料，欲許商客入中。每百千內，五十千依在京折中斛斗例支還礬鹽交引，從商客之便算射；五十千卽支與新例茶交引。』並從之。

（天聖七年）十一月，三司言，『準六年九月敕，許客旅于在京入中大豆三十萬碩，粟二十萬碩。已入中到大豆二十七萬七千餘碩，粟萬五千餘碩。後來爲粟，豆價高，指揮住納。今秋豆，粟價賤，勘會馬料粟，豆見數無多，欲于在京折中倉許客人（入？）中大豆三十萬碩，粟二十萬碩，一依舊例。……』從之。

復次，汴梁消耗的武器及武器原料，也來自外地。汴都賦說汴梁的市場有『會稽之竹箭』。又續通鑑長編卷二一二載熙寧三年六月

壬申，上（神宗）批，『近聞作坊物料庫官吏隱下帳管竹箭幹，申乞三司配買。三司並不檢察的實有無，卽施行。可勘會行遣。』于是三司使吳充言，『箭材凡二百八萬四千，而勘用者止十一萬二千。近商人販至京者凡二百餘萬，故遣官選買。』上疑其非良材，命祕書丞章粲驗視。果非良材，吏皆抵罪。

又宋會要食貨五二說作箭羽用的翎毛由南方輸入汴梁云：

仁宗天聖六年正月，權三司使范雍言，『……欲自今除在京合銷要翎毛數目，于向南出產州軍置場收買送納外，所有……』從之。

除上述外，行軍及軍服用的纈帛，也有由外地輸入汴梁的。宋會要刑法二載政和三年

九月二十七日，詔，『後苑作製造御前生活所飜樣打造纈帛，蓋自元豐初置，

以爲行軍之號，又爲衞士之衣，以辨其姦詐，遂禁止民間打造。日來多是使臣之家，顧工開板，公然打造，更無法禁。仰開封府候指揮到，除降樣制，并自來民間打造二紅相類外，並行禁止。其外路亦不許打造客旅興販入京。違者以違御筆論。……』

（八） 各種工業品的輸入

（1）玩具——陸游渭南文集卷二九跋嵩山景迂集說鄜州的土偶兒輸入汴梁云：

景迂鄜畤排悶詩云，『莫言無妙麗，土稚動金門。』蓋鄜人善作土偶兒，精巧，雖都下莫能及。宮禁及貴戚家爭以高價取之。喪亂隔絕，南人不復知，此句遂亦難解，可歎！嘉泰壬戌四月二十四日放翁識。

陸氏在別一地方又把『土偶兒』寫作『泥孩兒』。老學菴筆記卷五云：

承平時，鄜州田氏作泥孩兒，名天下。態度無窮，雖京師工效之，莫能及。一對至直十緡，一床至三十千。一床者，或五或七也。小者二三寸，大者尺餘，無絕大者。予家舊藏一對，臥者。有小字云，『鄜畤田玘製。』

按陸氏本來家住汴梁，見他的家世舊聞。他家所藏的鄜州泥孩兒，或土偶兒，自然是在汴梁的市場上買來的了。夢華錄卷八說七月七夕土偶兒在汴梁的買賣很好，可證：

七月七夕，潘樓街東，宋門外瓦子，州西梁門外瓦子，北門外南，朱雀門外街，及馬行街內，皆賣磨喝樂，乃小塑土偶耳。悉以雕木彩裝攔座，或用紅紗碧籠，或飾以金珠牙翠。有一對直數千者。禁中及貴家與士庶爲時物追陪。

按『兒』與『耳』同音，『土偶兒』與『土偶耳』當卽是同樣的東西。此外，各地的木偶戲人也販運入汴。宋史卷二九〇楊崇勳傳云：

崇勳性貪鄙。久任軍職。……在藩鎭日，嘗役兵工作木偶戲人，塗以丹白，舟載鬻于京師。

（2）扇——有來自日本的。皇朝類苑卷六〇引澠水燕談云：

熙寧末，余遊相國寺，見賣日本國扇者。琴漆柄，以鴉青紙□如餅，堪爲旋風扇。淡粉畫平遠山水，薄傅以五彩。近岸爲寒蘆衰蓼，鷗鷺佇立，景物如八九

月間。艤小舟，漁人披蓑釣其上。天末隱隱有微雲飛鳥之狀。意思深遠，筆勢精妙，中國之善畫者或不能也。索價絕高。余時苦貧，無以置之，深以爲恨。其後再訪都市，不復有矣。（按澠水燕談有稗海本，知不足齋叢書本及涵芬樓宋元人說部書本。可是這段記載，以上三種刻本都沒有了。）

這些日本國扇，大都由高麗轉販而來。圖書見聞志卷六云：

彼（高麗）使人每至中國，或用摺疊扇爲私覿物。其扇用鴉青紙爲之。上畫本國豪貴，雜以婦人鞍馬；或臨水爲金砂灘，暨蓮荷花木水禽之類，點綴精巧；又以銀堊爲雲氣月色之狀，極可愛。謂之倭扇，本出于倭國也。近歲尤祕惜，典客者蓋稀得之。（原註：倭國乃日本國也，本名倭。既恥其名，又自以在極東，因號日本也。今則臣屬高麗也。）

按宋人記載日本扇的文字甚多。如蘇轍欒城集卷一三楊主簿日本扇云：

扇從日本來，風非日本風。……但執日本扇，風來自無窮。

又如鄧椿畫繼卷一〇云：

倭扇以松板兩指許砌疊，亦如摺疊扇者。其柄以銅鏁錢環子黃絲縧，甚精妙。板上菴畫山川人物，松竹花草，亦可喜。

由此可推知，當時高麗每次遣使來汴，一定同時輸入許多日本扇。

（3）燈——來自浙江。蘇軾東坡文集卷二九諫買浙燈狀云：

熙寧四年正月　日，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臣蘇軾狀奏：……臣伏見中使傳宣下府市司，買浙燈四千餘盞。有司具實直以聞。陛下又令減價收買。見已盡數拘收，禁止收買，以須上令。臣始聞之，驚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賣燈之民，例非豪民。舉債出息，蓄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旬日。陛下爲民父母，惟可添價貴買，豈可減價賤酬？此事至少，體則甚大。凡陛下所以減價者，非欲以與此小民爭此毫末，豈以其無用而厚費也？如知其無用，何必便索？惡其厚費，則如勿買。其內廷故事，每遇放燈，不過令內東門雜買務臨時收買。數目既少，又無拘收督迫之嚴。費用不多，民亦無憾。故臣願追還前令，凡悉如舊。京城百姓，不慣侵擾。恩德已厚，怨讟易生。可不謹歟，可不畏歟！

（4）漆器——來自浙江。夢華錄卷二云：

南門大街以東，南則唐家金銀鋪，温州漆器什物鋪。

又夷堅甲志卷一八云：

臨安人楊靖者，始以衙校部花石至京師，得事童貫。積官武功大夫，爲州都監。將滿秩，造螺鈿火鑽三合，窮極精巧。買土人陳六舟，令其子十一郎賫入京，以一供禁中，一獻老蔡，一與貫，以營再任。子但以一進，而貨其二于相國寺。得錢數百千爲游冶費，愆期不歸。靖望之久，乃解官北上。……

按螺鈿是漆器的名稱。清趙翼陔餘叢考三三云：

髹漆器用蚌蛤殼鑲嵌，象人物山水，謂之螺填。……周密齊東野語幸張府記。『宋高宗幸張循王府，王所進有螺鈿盒十具。』又癸辛雜識，『王黼諂賈似道，作螺鈿卓面屏風十副，圖賈相當國盛事，如鄂渚守城，鹿磯奏捷之類。賈相乃大喜。則『螺填』當作『螺鈿』爲是。

（5）陶器——來自陝西的耀州。宋會要職官六七載元祐八年正月十二日，右朝奉大夫温俊义罷知同州，令吏部與合入差遣。先是，御史來之邵言，俊义知耀州，遣子弟載陶器入京貿易。令戶部體量是實。故有是命。

（6）鐵器——來自磁州。同書食貨一七載天聖六年七月，詔，『自今民販生鐵器上京，所經縣鎮，依諸雜物例，關報上京，送納稅錢。……』時有商人自磁州販鬻鐵器經過府界諸縣，而無收稅之例，故商稅院言而條約之。

（7）銅器——有來自波斯的。周密癸辛雜識別集卷上云：

光孝寺在汴城東北角，俗呼爲上方寺。琉璃塔十三層。鐵普賢獅子像甚高大。座下有井，以『銅波斯』蓋之。泉味甘，謂通海潮。

（8）梳朴——續通鑑長編卷二三六載熙寧五年閏七月丙辰，上（神宗）曰，『又聞賣梳朴卽梳朴貴，……』安石曰。『……賣梳朴者，爲兼幷所抑，久留京師，乃至經待漏乞指揮。臣諭令自經市易務，此事非中所管。尋聞呂嘉問才賣梳朴，兼幷卽欲依新法占買。嘉問乃悉俵與近下梳鋪。此所以通利商賈，抑兼幷，榷估市井。元立法意政爲此。不知更有何事？』

（9）枕及簟——前者來自廣東的端溪；後者來自湖北的蘄州。這都是汴梁人士炎夏時的恩物。臨川文集卷五次韻信都公石枕蘄簟云：

端溪琢枕綠玉色；蘄水織簟黃金紋。翰林所寶此兩物，笑視金玉如浮雲。都城六月招客語，地上赤白流黃塵。燭龍中天進無力，客主敲然各疲劇。形骸直欲坐棄忘，冠帶安能強修飾？恃公寬貸更不疑，箕倨豈復論官職？笛材平瑩家故藏，硯璞拗清此新得。掃除堂屋就陰翳，公不自眠分與客。……

又居士集卷八『有贈余以端谿綠石枕，與蘄州竹簟，皆佳物也。余既喜睡，而得此二者，不勝其樂。奉呈原父舍人，聖俞直講』詩云：

端谿琢出缺月樣；蘄州織成雙水紋。呼兒置枕展方簟，赤日正午天無雲。黃琉璃光綠玉潤，瑩淨冷滑無埃塵。憶昨開封暫陳力，屢乞殘骸避煩劇。聖君哀憐大臣閔，察見衰病非虛飾。猶蒙不使如罪去，特許遷官還舊職。選材臨事不堪用，見利無慙惟苟得。一從僦舍居城南，官不坐曹門少客。自然唯與睡相宜，以懶遭閒何愜適！……

（10 蠟燭——來自河陽。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乙集云：

宣政盛時，宮中以河陽花蠟燭無香爲恨，遂用龍涎沈腦屑灌臘燭。列兩行數百枚，燄明而香溢，鈞天之所無也。

（九） 各種原料的輸入

續通鑑長編卷二五二云：

熙寧七年夏四月己巳，中書言，『……其在京諸門減定稅額內，小民販易竹，木，蘆，蘺，羊毛之類，稅錢不滿三十者，權免。』先是……上以久旱，憂形于色。……于是中書條奏，請蠲減賑卹。

又宋會要食貨一七（或方域一六）載元豐三年

四月二十八日，詔，『非導洛司船輒載商人稅物入汴者，雖經場務投稅，並許人告。罪賞依私載法。卽服食器用日費，非販易者，勿禁。官船附載薪，箔，柴，草，竹，木，亦聽。仍責巡河催綱巡檢都監司覺察。』從宋用臣之請也。

由此可見汴梁輸入各種原料之一斑。

由各地輸入汴梁的原料，以竹木爲最多。宋會要云：

（天聖）六年十月，三司言，『望許客人中黃松材木，與茶鹽交引。』從之。（食三貨六）

（元豐三年）六月十三日，都提舉河汴堤岸司乞禁商人以竹木爲牌筏，入汴販易。從之。（方域一六，又見于續通鑑長編卷三〇五）

又沈括補筆談云：

祥符中，禁中火。時丁晉公主營復宮室。患取土遠，公乃令鑿通衢取土。不日皆成巨塹，乃決汴水入塹中。引諸道竹木牌筏，及般運雜材，盡自塹中入，至宮中。事畢，卻以斥棄瓦礫灰壤實于塹中，復爲街衢。一舉而三役濟，計省費以億萬計。

這些竹木大都由陝西輸入。宋會要食貨三七云：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七月，詔，『華州先籍入陽平市木吏田宅，悉給賜其家。』先是，分遣州吏市木，歲供于京師。吏爲姦，隱沒官錢以鉅萬計。人有訴者。命使按之，得其實。抵罪者甚衆，盡沒其田宅貲財。至是而太宗憫之，故有是命。

慶曆三年正月，三司言，『在（京？）營繕，歲用材木凡三十萬。請下陝西轉運司收市之。』詔減三分之一。仍令官自遣人，就山和市，無得抑配于人。

又范文正公集卷一一宋故同州觀察使李公神道碑銘云：

爲三司使。陝西舊科吏人采木送京師，度三門之險，破散者大半。……吏皆破產以償。西人苦茲五十年矣。公請募商旅送于京師，如入粟法，售以池鹽。……自是西人鮮復破產。（宋史卷二九九李仕衡傳有相似的記載）

其次，河南汝州的木材也入汴梁。續通鑑長編卷三一六載元豐四年九月丙午，詔，『修尚書省材木，令知汝州李承之于本州界採伐及買。如當親往，卽以州事令以次官權知。』

復次，山西石州的木材也輸入汴梁。宋會要食貨一七云：

天禧元年三月，三司言，『石州伏落津路商旅栰木稅錢，准例給長引，不納沿路稅筭。至京卽併計之。因茲爲弊，頗虧失課額。望許沿路收稅。』帝（眞宗）

曰『如因修奉宮觀採數，卽依近詔停罷。或久例所費，當從其請。』

此外，湖南的木材也輸入汴梁。續通鑑長編三三二載元豐六年正月癸卯，

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司言，『被詔買修京城楠桑檀木等，欲依河防例于民間等第科配。』上批，『只令于出產處采買，及置場募人結攬和買，不得配擾。』

汴梁在北宋時是新興大帝國的政治中心，人口驟增，無論政治機關，或其他建築，舊者都不夠用，有大興土木的必要（見拙著宋代官吏之私營商業第八節）。這麼一來，汴梁對于木料的需要大增，從而市價也很好。所以汴梁輸入木料貿易的經營者，不限于客商，或政府委派的人，官吏也私販木料入汴。這可以柴宗慶爲代表。續通鑑長編卷五七載景德元年九月

丙午，魯國長公主言，『遣人于華州市木，乞免征算。』上（眞宗）曰，『先朝深戒戚里不得于西路市木，蓋慮因緣販易，侵壞法制。魯國公主所請，今且從之。仍召駙馬都尉柴宗慶，戒自今無得復爾。』（宋會要食貨一七有相似的記載）

又同書卷七八載大中祥符五年六月戊申，

駙馬都尉柴宗慶言，『自陝西市木至京，望蠲免稅算。』上曰，『朕記太宗朝，王承衍市木，販易規利，當時輿訟不已。向已諭宗慶無得復然，今乃有此奏！』卽令樞密院召宗慶戒飭之。

又宋史卷四六三柴宗慶傳亦云：

（柴宗慶）又自言，『陝西市材木至京師，求蠲所過稅。』眞宗曰，『向諭汝毋私販以奪民利，今復爾邪！』

此外，關于官吏私販木料入汴的記載甚多。請參看拙著宋代官吏之私營商業第八節，茲從略。

由外地輸入汴梁的原料，除上述外，現可考見的，有下列二種：

（1）煤——來自高麗。用作墨的原料。胡仔漁隱叢話後集卷二九云：

東坡云，『潘谷作墨，所以精妙軼倫，堪爲世珍者，惟雜用高麗煤故也。』

又分類東坡詩卷一二孫莘老寄墨四首云：

珍材取樂浪（次公：樂浪，指言高麗也。），妙手惟潘翁（潘谷作墨，雜用高

麗煤，……）

按潘谷是當時汴梁的有名墨工，見第一章第二節。

（2）礬——這是一種染料，來自山西及淮南。宋會要食貨三四云：

白礬：晉州……給京師支用，幷客旅算請。

無爲軍崑山場……給在京染院，及淮南州軍客旅入中算請。

綠礬：隰州溫泉縣務……給在京染院及河東州軍茶客入中算請。

其中關于晉州的礬，宋史卷三三三榮諲傳亦云：

晉州產礬，京城大豪歲輸錢五萬緡顓其利。

（十） 汴梁的輸入貿易與市易法

由上所述，可知北宋汴梁輸入貿易的發達。這些輸入貿易的經營者，抱着獲取利潤的希望，把商品運往汴梁銷售。抵汴以後，因爲在那裏的消費者不單量多，而且富有（參看第一章第二節），他們的商品照理是全都能得善價，從而大獲利潤的。可是實際上，事情卻不是這麼簡單；由于種種關係，此中也是有問題的：

（1）豪商大賈憑恃他們雄厚的資本，極力操縱商品的市價。當客商（通指汴梁輸入貿易的經營者）們販貨入汴時，他們把商品的市價壓低，然後大量的收買。低價收買以後，商品完全集中在他們手裏，消費者要用時只好向他們購買，他們便高價出賣。因此，商品的販運，最辛苦的是客商，可是他們結果應得的利潤，由于資本的魔力，卻大部份流入豪商大賈的荷包去了！續通鑑長編卷二三一載熙寧五年三月

丙午詔曰，『天下商旅物貨至京，多爲兼幷之家所困，往往折閱失業。至于行鋪稗販，亦爲（宋會要食貨三七多「較固」二字）取利，致多窮窘。……』先是有魏繼宗者，自稱草澤，上言，『京師百貨所居，市無常價，貴賤相傾，或倍本數。富人大姓，皆得乘伺緩急，擅開闔斂散之權。當其商旅並至，而物來于非時，則明抑其價，使極賤，而後爭出私蓄以收之。及舟車不繼，而京師物少，民有所必取，則往往閉塞蓄藏，待其價昂貴而後售，至取數倍之息。以此外之商旅，無所牟利，而不願行于途；內之小民，日愈朘削，而不聊生。其財既偏聚而不洩，則國家之用，亦嘗患其窘迫矣。……』（宋會要食貨三七記載

相似，但文字簡單得多。）

懂得自己販運的商品的市價所以慘跌的客商，運貨至汴後，便先巴結這些豪商大賈，把一部份商品低價賣與他們，以便他們代定高價，把賣剩的商品高價賣與別人。如同書卷二三六載熙寧五年閏七月丙辰，王安石云：

> 兼幷之家，如茶一行，自來有十餘戶。若客人將茶到京，卽先饋獻設宴，乞爲定價，比此十餘戶所買茶，更不敢取利。但得爲定高價，卽于下戶倍取利，以償其費。

這種客商算是知趣的。至于不知趣的客商，忍不住吃虧，不先向他們行賄，那就要遭他們的毒手，休想高價出售！如同書同卷載王安石的話云：

> 賣梳朴者，爲兼幷所抑，久留京師，乃至經待漏乞指揮。

又如東原錄云：

> 嘉祐七年，賀正旦西人大首領祖儒鬼名聿正，副首領樞銘靳允中。祖儒，樞銘，乃西夏之官稱。大者姓鬼，名聿正。其所貿易，約八萬貫。安息香，玉，金，精石之類，以估價賤，卻將迴。其餘碉砂，琥珀，甘草之類，雖賤亦售。盡置羅帛。云，舊價例太高，皆由所管內臣幷行人抬壓價例，虧損遠人。

（2）介于客商與購買者（商店及消費者）間的牙人（卽買賣的居間人，或介紹人），對于人地生疏的客商，也常常加以欺騙或壓迫。如宋會要食貨三七載天聖八年三月，開封府言，『京城浩穰，鄉莊人戶般載到柴草入城貨賣不少。多被在京官私牙人出城接買，預先商量作定價，例量與勞小定錢收買。本主不期卻被牙人令牽拽車牛，輾轉貨賣。更于元商量價錢外，剩取錢數。稍似貨賣未盡，又更于元數柴草內，誑稱斤兩輕少，減落價錢，住滯人戶車牛，枉費盤纏。府司雖曾出榜曉示鈐轄，終未斷絕。……』

王荆公市易法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救濟這些被壓迫階級——販貨入汴的客商。因爲要救濟他們，便不得不首先打倒他們當前的兩大敵人——豪商大賈及牙人。續通鑑長編卷二三一載熙寧五年三月

> 丙午，詔曰，『……宜出內藏庫錢帛，選官于京師，置市易務。其條約委三司本司（宋會要食貨三七多一「官」字）詳定以聞。』先是有魏繼宗者，自稱草

澤，上言，『……況今貨權務自近歲以來，錢貨實多餘積。而典領之官，但拘常制，不務以變易平均爲事。宜假（會要多「所積」二字）錢別置常平市易司。擇通財之官以任其責。仍求良賈爲之輔，使審知物之貴賤。賤則少增價取之，令不至傷商。貴則少損價出之，令不至害民。出入不失其平，因得取餘息以給公上。則市物不至于騰踊，而開閉斂散之權，不移于富民，商旅以通，黎民以遂，國用以足矣。』于是中書奏，『古通有無，權貴賤，以平物價，所以抑兼幷也。去古既遠，上無法以制之，而富商大室，得以乘時射利，出納輕重斂散之權，一切不歸公上。今若不革，其弊將深。欲在京置市易務，監官二，提舉官一，勾當公事官一。許召在京諸行鋪牙人，充本務行人，牙人。內行人，令供通己所有，或借他人產業金銀充抵當。五人以上充一保。遇有客人物貨出賣不行，願賣入官者，許至務中投賣，勾行牙人與客人平其價，據行人所要物數，先支官錢買之；如願折博官物者，亦聽。以抵當物力多少，許令均分賒請。相度立一限，或兩限，遂（會要作送）納價錢。若半年納，卽出息一分；一年納，卽出息二分。已上並不得抑勒。若非行人見要物，而實可以收蓄轉變，亦委官司折博收買，隨時估出賣，不得過取利息。其三司諸司庫務年計物，若比在外科買，省官司煩費，卽亦一就收買。』故降是詔。（宋會要食貨三七有相似的記載）

這是市易法的內容。市易法實行後，上述客商被壓迫的現象，便因此而有所補救。例如客商的梳朴被壓低市價，買賣停滯後，市易務給梳朴提高市價，買了回來，轉賣與梳鋪，豪商大賈便無可奈何了。同書卷二三六云：

先是，上（神宗）批付王安石，『聞市易買賣極苛細，……』于是安石留身白上曰，『陛下所聞，必有事實。乞宣示。』……上曰，『又聞賣梳朴卽梳朴貴，……』安石曰，『……賣梳朴者，爲兼幷所抑，久留京師，乃至經待漏乞指揮。臣諭令自經市易務，此事非中所管。尋聞（提舉在京市易務）呂嘉問才買梳朴，兼幷卽欲依新法占買。嘉問乃悉俵與近下梳鋪。此所以通利商賈，抑兼幷，權估市井。元立法意政爲此。不知更有何事？』……

又如豪商大賈購買客商的茶較他人買價爲低的不平等現象，也因此消滅，從而客商也

獲利了。同書卷二三六載王安石的話云：

> 兼幷之家，如茶一行，自來有十餘戶。若客人將茶到京，卽先饋獻設宴，乞爲定價。比（此？）十餘戶所買茶，更不敢取利。但得爲定高價，卽于下戶倍取利，以償其費。今立市易法，卽此十餘戶與下戶買賣均一。此十餘戶所以不便新法，造謗議也。臣昨但見取得茶行人狀如此，餘行戶蓋皆如此。然問茶稅，兩月以來倍增，卽商旅獲利可知。

以上是說市易法對于豪商大賈的打擊。復次，市易法也同樣的打擊牙人。爲着免除牙人在介紹買賣時，對于客商的欺騙或壓迫，市易務親自負起牙人的職務。續通鑑長編卷二四二載熙寧六年正月辛亥，

> 樞密使文彥博言，『臣近言市易司……。今令官作賈區，公取牙儈之利。古所謂理財正辭者，豈若是乎？……』（又見于宋會要食貨三七）

又同書卷二五一云：

> 初呂嘉問以戶部判官提舉市易務，挾王安石勢，陵慢三司使薛向，且數言向沮害市易事。安石信之。其實向于嘉問未嘗敢與之校曲直。凡牙儈市井之人，有敢與市易爭買賣者，一切循其意，小則笞責，大則編管。……

所以同書卷二三六載熙寧五年閏七月丙辰，王安石云：

> 今爲天下立法，固有不便之者。……今修市易法，卽兼幷之家，以至自來開店停客之人，幷牙人，又皆失職。

由此可見市易法把客商的兩大敵人打擊得多麼利害！（至于這裏說『今修市易法，……自來開店停客之人，……又皆失職』，意思是說：因爲客商販運至汴的商品，不再因市價慘跌而停滯不賣，他們可以少住幾天——也許不只幾天——停客的店，卽旅店，所以旅店的買賣也就衰落起來。）

（十一）總結

綜括上述，可知汴梁的輸入商品，以食料爲主，其次爲原料，工業品及奢侈品等。其中不單奢侈品來自外國，就是食料及原料也有來自外國的。例如供汴梁人士食用的羊，大量的由遼及西夏輸入；汴梁製墨工業用作原料的煤，老遠的由高麗輸入。

由前一點觀察，可知汴梁消費的程度；由後一點觀察，可知汴梁工業化的程度。

復次，汴梁輸入商品的來源，以東南及四川兩大生產地爲主。所謂東南，大約相當于現今安徽，江蘇，浙江，江西及福建等地。這是汴梁大量粮食的取給地。其他飲食品如茶，水產，水果等，均由此輸入。此外，工業品如各種絲織品，漆，臘，燈，紙，筆，硯，書籍，碑帖等，奢侈品如貴金屬，珍貴花木等，均輸入汴梁。至于四川，則是汴梁大量藥材及絲織品的取給地。其他工業品如紙，書籍，飲食品如茶，酒等，也輸入汴梁。

汴梁輸入商品的來源，較次要的，爲陝西，山西，河北，山東及河南等地。這些地方的水果，水產及燃料，均輸入汴梁。汴梁又輸入陝西的木材，藥材及玉，山西的木材，鹽及礬，山東的鹽及粮食。此外，工業品方面，陝西的陶器，玩具，山東，河北的絲織品，河北的鐵器，以及河南的紙，墨，硯，臘燭等，均輸入汴梁。

此外，外國也是汴梁輸入商品的來源。這以奢侈品爲多。產于大食等海外國家的香藥，眞珠，犀角，象牙，琉璃，珍鳥等物，大部份由廣州轉販而來；其中一小部份也有由明州等港口輸入的。產于混同江的北珠，由遼國輸入。由于闐使臣販運的玉及乳香，由高麗轉販的日本扇，也輸入汴梁。其次，由西北一帶如西夏及于闐等國輸入的，以戰馬爲最多，藥材次之。至于遼與西夏的羊，以及高麗的煤之輸入，上邊已說過了。

第三章　汴梁的輸出貿易

(一)　概況

汴梁的商品（本地生產的及由各地輸入的），除供本地消費外，以運往西北一帶銷售爲多。宋會要食貨三二載政和三年正月

> 二十八日，提舉陝西路茶事郭思狀，『體問得近有客人，盡將錢本，自來至闕下，于客人鋪戶處，轉販四方物貨，前來本路貨賣。契勘中都聚四方商旅，萬億物貨。……』

又同書兵二二載嘉祐五年

九月，薛向言，『……其後歲月寖久，他州郡皆廢，唯秦州一處，券馬尚行。每蕃漢商人聚馬五七十匹至百匹，謂之一券。……至京……詣估馬司估所直，以支度支錢帛。……以所得價錢市物，給公憑，免沿路征稅，直至出界。……』

又第一章第五節曾引宋史卷四八五西夏傳說西夏『使至京師，市所需物』；卷二八六薛奎傳說『趙元昊每遣使至京師，……市禁物』。

復次，汴梁的商品又有運往南方銷售的。第一章第五節曾引湘山野錄卷下說舉子饒鍊『下第出京。庇巨商厚貨，……下汴淮，歷江海』。這些由汴梁向南方輸出的商品，有些甚至運往海外銷售。宋會要職官四四云：

天禧元年六月，三司言，『大食國蕃客麻思利等回，收買到諸物色，乞免綠路商稅。……』詔特蠲其半。

（二）茶的輸出

汴梁是當時茶的大集散地。由福建及長江流域等大生產地輸入的茶，除供本地消費外，多向外輸出。宋會要食貨一七載大中祥符二年

六月七日，詔，『自今諸色人將帶片散茶出新城門，百錢已上，商稅院出引；百錢已下，只逐門收稅。村坊百姓買供家食茶末，五斤已下，出門者免稅。商賈茶貨幷茶末，依舊出引。』

這些輸出的茶，以運往西北各地銷售爲多。同書食貨三〇云：

（元豐六年十二月，陸師閔）又言，『乞依舊許人買在京師臘茶入陝西，計所得淨利立額，本司（榷茶司）于息錢認還。』戶部乞令榷茶司歲認淨利錢萬四千一百緡。詔戶部依所申數除之。（又見于續通鑑長編卷三四一）

（崇寧二年）十月三日，京城提舉茶場司狀，『勘會未置水磨茶場已前，商客販茶到京，係民間邸店堆垛。候貨鬻了當，或翻引出外，自例出備垛地戶錢與邸店之家。興置水磨，客茶到京，並赴茶場堆垛，中賣已係官場指擬數目。訪聞客人近歲以中賣爲名，與官場商量價直，卻一面令人于外路通商地分，私相

交易，結攬貨賣，意欲津般前去。其間有在官場三兩月間，故意高索貴價，商量不成，遂致翻引離場。不唯虛占廊屋，兼亦有誤官場元指擬之數，未有措置。兼元豐中嘗置場茶場，遇有客茶到京，盡赴本場堆垛。除中賣入官外，其翻引出賣茶數，從本司相度緊慢，量收堆垛錢入官。所貴杜絕姦弊，不致虧損官私。』詔，『依所申。其客人販到諸路茶，經涉水磨茶場地分，到在京茶場，願中賣入官者，不限斤數收買。卻許客人興販水磨末茶往鄜延，環慶，涇源，永興路貨賣。若末茶不足，許以本場客人商量不成交易草茶，赴榷貨務翻引，興販前去。如客人已指別路州軍，若到所指地，卻願往陝西者，並令先赴京場。』

又同書食貨三二載政和三年正月

二十八日，提舉陝西路茶事郭思狀，『體問得近有客人，盡將錢本，自來至闕下，于客人鋪戶處，轉販四方物貨，前來本路貨賣。契勘中都聚四方商旅，萬億物貨。其新茶，若許四方客人赴都茶務依新法錢數買引，只于闕下客鋪戶處，依園戶批數法，許將全籠簏或鑼袋轉販前來，即茶法愈通，商販愈快，于中都事愈甚便。緣新法未有許似此指揮，伏望更賜詳酌降下。……』詔並從之。

由汴梁輸出的茶，不單行銷國內各地，且及于外國。汴京遺蹟志載楊侃皇畿賦云：

及復有咸平大縣，……中有大川，通閩帶閩。貫都邑而北來，走江湖而南會。何客棹之常喧？聚茶商而斯在。千舸朝空，萬車夕載，西出玉關，北越紫塞。

又宋史卷二七七索湘傳云：

先是邊州置榷場與蕃夷互市，而自京輦物貨以充之。其中茶茗最爲煩擾，復道遠，多損敗。

按北宋政府在邊境設立的榷場，分佈于河北及西北各地，以與遼及西夏貿易。同書卷一八六食貨志云：

契丹在太祖時雖聽緣邊市易，而未有官署。太平興國二年，始令鎮，易，雄，霸，滄州各置榷務，……景德……二年，令雄，霸州，安肅軍置三榷場。北商

趨他路者，勿與爲市。遣都官員外郎孔嗟等乘傳詣三榷場，與轉運使劉綜，幷所在長吏，平互市物價，稍優其直予之。又于廣信軍置場。皆廷臣專掌，通判兼領焉。

西夏自景德四年于保安軍置榷場，……天聖中，陝西榷場二。幷代路亦請置場和市。許之。及元昊反，卽詔陝西，河東絕其互市，廢保安軍榷場。……久之，元昊請臣，數遣使求復互市。慶曆六年，復爲置場于保安，鎭戎二軍。

由此可知，汴梁的茶行銷至遼及西夏。此外，于闐也是牠的行銷地。宋會要蕃夷四及七云：

元豐元年六月九日，詔提舉茶場司，『于闐進奉使人買茶，與免稅。于歲額錢內除之。』（又見于續通鑑長編卷二九〇）

（三） 服用品的輸出

汴梁的布帛，有運往京西，河東，陝西等地出賣的。宋會要食貨三七載大中祥符八年十月，三司言，『乞差使臣輦匹帛于京西，河東，陝西，令置場出賣。』王旦等曰，『皆民間所要之物。但三司少損其直，則無不售者。』……

此外，河北東路的濱州及棣州也是汴梁布帛的市場。續通鑑長編卷二四七載熙寧六年九月壬戌，御史蔡確言，『聞京東，河北路提舉鹽稅王伯瑜于所部商販逐利。奏事赴闕，及出巡至近畿，販京東，河北帛入京師，復以京師帛賈濱，棣間。……』

汴梁的布帛，不單販至國內各地，在國外也有牠的主顧。東原錄說西夏使臣至汴購買羅帛云：

嘉祐七年，賀正旦西人大首領祖儒鬼名聿正，副首領樞銘靳允中，祖儒，樞銘，乃西夏之官稱。大者姓鬼，名聿正：其所貿易，約八萬貫。安息香，玉，金，精石之類，以估價賤，卻將迴。其餘硇砂，琥珀，甘草之類，雖賤亦售。盡置羅帛。

又宋史卷一八六食貨志說邊境的榷場賣各種絲織物與西夏云：

西夏自景德四年于保安軍置榷場，以繒，帛，羅，綺易駝，馬，牛，羊，……

按上一節曾引宋史卷二七七索湘傳說，『邊州置榷場與蕃夷互市，而自京輦物貨以充之。』可見這些在榷場賣西夏的絲織物是由汴梁輸出的。

第一章第二節曾說北宋政府把四川及湖州的絲織工人輸入汴梁，以發展汴梁的絲織工業。第二章第二節曾說各著名絲織產地的布帛，大量的輸入汴梁。由此可見上述由汴梁販往國內外各地的絲織物，一部份是汴梁生產的；一部份是各地生產，由汴梁轉販出去的。

（四） 藥品的輸出

由外地輸入汴梁的藥品有轉販至其他地方的。鐵圍山叢談卷六云：

都邑惠民多增五局，貨藥四方。其舉也，歲交出入，得息錢四十萬緡，入戶部助經費。

例如葉少蘊避暑錄話卷上說許昌政府派人至汴買藥云：

今列郡每夏歲支係省錢二百千，合藥散軍民，韓魏公爲諫官時所請也。爲郡者類不經意，多爲庸醫盜其直，或有藥而不及貧下人。余在許昌，歲適多疾，使有司修故事。而前五歲皆忘不及舉，可以知其怠也。遂併出千緡，市藥材京師。余親督衆醫分治，率幕官輪日散給。蓋不以爲職而責之，人人皆喜從事。此何憚而不爲乎？

又如負暄雜錄說泗州人至汴買藥云：

昔楊吉老在泗州，以醫得名。忽有人到門，求診視者。楊與按脈曰，『君來年當以疽毒死。今氣血凝結，無可解者。』沈思久之，曰，『惟有鵝梨爾。可往京師買鵝梨食。若無生梨，以梨乾煎汁飲，並食其滓。候來春，當復訪我。』其人如教。至期，再往診脈。曰，『病已去矣，恐渴作。若能更食，則可安。』後果如其言。

由此可知汴梁是當時藥品的集散地。

其次，汴梁的外來香藥，也運往各地銷售。宋會要食貨三六載天聖元年

二月，定奪所言，『……欲乞自今算請香藥象牙者，每十斤爲則，令客旅于在京榷貨務入納見錢十千，共算請二十千香藥象牙，取便將于在京或外處州軍販賣；仍仰榷貨務分明出給公據交付，及一面關牒商稅院，候客人將出外處破貨，卽據數收納稅錢出給公引放行。……』從之。

又同書食貨五五說客商至汴購買乳香云：

（大中祥符）七年五月十七日，詔，『應入中交引請乳香者，元保鋪戶引客于監務處當面支給。』

這些乳香有販往京東等路的。同書食貨三六云：

康定元年二月二十一日，三司言，『乞從京支乳香赴京東等路，委轉運司均分于部下州軍出賣。其錢候及數目，卽部押上京，充榷貨務年額。……』從之。

復次，由海外輸入汴梁的香藥，也轉販至遼及西夏等國的。宋史卷一八六食貨志云：

契丹在太祖時雖聽沿邊市易，而未有官署。太平興國二年，始令鎭，易，雄，霸，滄州各置榷務（續通鑑長編卷一八多『命常參官與內侍同掌』數字），輦香藥，犀，象及茶與交易。

西夏自景德四年于保安軍置榷場，……以香藥，瓷，漆器，薑，桂等物易蜜蠟，麝臍，……

按本章第二節曾引宋史卷二七七索湘傳說，『邊州置榷場與蕃夷互市，而自京輦物貨以充之。』可見這些在各榷場賣與遼及西夏的香藥是由汴梁輸出的。

（五） 文化品的輸出

汴梁在五代時已經是印刷工業的中心；其所印書，行銷至其他各地（見第一章第一節）。到了北宋，汴梁印行的書籍，不下于當時印刷業最昌進的杭州的出品（見第一章第二節）。所以汴梁印行的書籍，不限于本地的主顧，在外地買賣也很好。宋會要職官二八載大中祥符

五年九月十五日，詔，『國學見印經書，降付諸路出賣，計綱讀領。所有價錢，于軍資庫送納。』

又同書刑法二云：

康定元年五月二日，詔，『訪聞在京無圖之輩，及書肆之家，多將諸色人所進邊機文字，鏤板鬻賣，流布于外。委開封府密切根捉，許人陳告，勘鞫聞奏。』

又續通鑑長編卷二九四載元豐元年十一月乙酉，

或刻（太學生鍾）世美書印賣。上批：世美所論，有經制四夷等事，傳播非便。令開封府禁之。

當時汴梁的國子監，印書甚多（見第一章第二節）。這些書籍，以汴梁爲出發點，流通至其他各地。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一六說山西潞州人購買國子監書云：

潞州張仲賓，字穆之。其爲人甚賢。康節先生門弟子也。自言其祖本居襄源縣。十五六歲時，猶爲兒戲。父母誨責之，卽自奮治生。曰，『外邑不足有立。』遷于州。三年，其資爲州之第一人。又曰，『一州何足道哉？』又三年，豪于一路。又曰，『爲富家而止耶？？』因盡買國子監書，築學館，延四方名士，與子孫講學。……

復次，國子監書的主顧，在南方更多。齊東野語卷一一說吳興人至汴買國子監書云：

吳興東林沈偕君興，卽東老之子也。家饒于財。少遊京師，入上庠。……既而擢第，盡買國子監書以歸。

又羅璧宜春傳信錄云：

彭則爲巨賈，置產甚厚。喜儒學，爲其子迎接師友，不問其費。嘗以羨餘買國子監書兩本。一本藏于家，一本納于州學。郡從事楊辨爲之記，中間目則爲販夫。子孫恥之。後太常少卿徐師閔知州，見其文，嘆曰，『此善事也，倘不能掩「販夫」之目。他人豈誰肯爲善乎？』于是略窺，易首尾，而去『販夫』字，命其從事余襄名其記刻之。子孫始以爲榮焉。

按此書既名宜春傳信錄，顧名思義，當以記載宜春（卽江西袁州）的事爲作主。者在這段記載裏雖沒有特別指出地名，我們也可因此推論出來。所以這位國子監書的主顧，無疑的是江西袁州人。此外，鄒浩道鄉文集卷六寄陽先生亦說江西人赴汴買書云：

長揖公卿不轉頭，五車圖籍指虔州。

這些書是由汴梁買來的。這首詩的附註云：

先生名孝，本唐陽城苗裔。舉進士不偶，輒罷。不畜妻孥。來京師買書數萬卷以歸。老于通天岩。鄆帥蒲公上書蘇公荐之。

汴梁印行的書籍，不單行銷國內各地，在國外也有很好的市場。宋會要刑法二載宣和四年十二月

十二日，權知密州趙子晝奏，『竊聞神宗皇帝正史，多取王安石日錄以爲根柢，而又其中兵謀政術往往具存，然則其書固亦應密。近者賣書籍人乃有舒王日錄出賣。臣愚竊以爲非便。願賜禁止，無使國之機事，傳播閭閻，或流入四夷，于體實大。』從之。仍令開封府及諸路州軍毀板禁止。如違，許諸色人告，賞錢一百貫。

例如歐陽修歐陽文忠公文集卷一〇八論雕印文字劄子（奏議一二）說汴梁的書籍行銷至遼國云：

臣伏見朝廷累有指揮，禁止雕印文字，非不嚴切。而近日雕板尤多，蓋爲不曾條約書鋪販賣之人。臣竊見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爲宋文者，多是當今論議時政之言。其首篇是富弼往年讓官表，其間陳北虜事宜甚多。詳其語言，不可流布。而雕印之人，不知事體。竊恐流布漸廣，傳入虜中，大于朝廷不便。及更有其餘文字，非後學所須，或不足爲人師法者，並不編集，有誤學徒。臣今欲乞明降指揮，下開封府，訪求板本焚毀；及止絕書鋪，今後如有不經官司詳定，妄行雕印文集，並不得貨賣。許書鋪及諸色人陳告，支與賞錢二百貫文，以犯事人家財充。其雕板及貨賣之人，並行嚴斷。所貴可以止絕者，今取進止。

這些書籍大都先販往雄州榷場，然後輸入遼國。宋會要食貨三八載天聖五年二月，中書門下言，『北戎和好以來，發遣人使不絕，及雄州榷場商旅互市往來，因茲將帶皇朝以來臣寮著譔文集印本，傳布往彼。其中多有論說朝廷邊鄙機宜事。望行止絕！』（同書刑法二記載相似）

按遼國由于政治上及文化上的關係，購買中國的書籍甚多，從而書籍在那裏的市價也很好。同書刑法二載大觀二年

三月十三日，詔，『訪聞虜中多收蓄本朝見行印賣文集書册之類，其間不無夾帶論議邊防，兵機，夷狄之事，深屬未便。……』

又蘇轍欒城集卷四一北使還論北邊事劄子云：

本朝民間開版印行文字，臣等竊料北界無所不有。臣等初至燕京，副留守邢希右相接送，令引接殿侍元辛傳語臣轍去，『令兄內翰（謂臣兄軾）眉山集，已到此多時。內翰何不印行文集，亦使流傳至此？』及至中京，度支使鄭顯押燕，爲臣轍言，先臣洵所爲文字中事迹，頗能盡其委曲。及至帳前，館伴王師儒謂臣轍，『聞常服伏苓，欲乞其方！』蓋臣轍嘗作服苓賦，必此賦亦已到北界故也。臣等因此料本朝印本文字，多已流傳在彼。其間臣僚章疏，及士子策論，言朝廷得失，軍國利害，蓋不爲少。兼小民愚陋，惟利是視，印行戲褻之語，無所不至。若使得盡流傳北界，上則洩漏機密，下則取笑夷狄，皆極不便。訪聞此等文字販入虜中，其利十倍。人情嗜利，雖重爲賞罰，亦不能禁。……

由此可知由汴梁販往遼國的書籍，在數量上是很有可觀的。除此以外，汴梁的書籍又販至下列各國：

（1）高麗——宋史卷四八七高麗傳載元祐

七年，遣黃宗慤來獻黃帝鍼經，請市書甚衆。禮部尚書蘇軾言，『高麗入貢，無絲髮利，而有五害。今請諸書，與收買金箔，皆宜勿許。』詔許買金箔。然卒市册府元龜以歸。

又續通鑑長編卷二五〇載熙寧七年二月

庚寅，詔國子監，『許賣九經子史諸書與高麗國使人。』

又皇朝類苑卷七八引東齋記事云：

天聖中，新羅人來朝貢，因往國子監市書。是時直講李畋監書庫。遺畋松子髮之類數種，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畋答以『某有官守，不敢當』，復還之。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于是使者起而折旋，道不敢者三。新羅，箕子之國，至今敦禮義，有古風焉。（按東齋記事有墨海金壺本及守山閣叢書本。可是這段記載，以上兩種刻本都沒有了。）

（2）交阯——宋會要蕃夷四載大觀元年

閏十月十日，詔，『交阯進奉人乞市書籍，法雖不許，嘉其慕義，可除禁書，卜筮，陰陽，歷算，術數，兵書，勅令，時務，邊機，地里外，許買。』

又同書蕃夷七載慶曆

七年正月二十六日，管勾交州進奉人使所言，『乞下開封府告諭諸色行人，不許與交州人買賣違禁物色書籍。』從之。

（3）回鶻——同書蕃夷四云：

神宗熙寧元年七月二十九日，回鶻國可汗遣使來貢方物，且言乞賣金字大般若經。詔特賜墨字大般若經一部。

汴梁的文化用品，除書籍外，下列二者也運往各地銷售：

（1）圖畫——張淏雲谷雜記卷三說司馬光的畫像販至各地云。

司馬溫公……薨，……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祀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

又玉照新志卷二說汴梁名妓的畫像販至各地云：

秦妙觀，宣和名倡也。色冠都邑。畫工多圖其貌，售于四方。

關于汴梁圖畫行銷的地方，明見于記載的，有杭州及高麗等。宣和圖譜卷八云：

郭忠恕，字國寶，不知何許人。柴世宗朝，以明經中科第，歷官。迄國初，太宗喜忠恕名節，特遷國子博士。忠恕作篆隸，凌轢晉魏以來字學。喜畫樓觀臺榭，皆高古。置之康衢，世目未必售也。頃錢塘有沈姓者，收忠恕畫。每以示人，則人輒大笑。歷數年，而後方有知音者，謂忠恕筆也。

按畫家郭忠恕既然是在汴梁作官，那末，杭州沈某收藏的圖畫當然是由汴梁輸出的了。又圖畫見聞志卷六云：

皇朝之盛，遐荒九譯來庭者相屬于路。惟高麗國敦尚文雅，漸染華風。……熙寧甲寅歲，遣使金良鑒入貢，訪求中國圖畫，銳意購求。稍精者十無一二，然猶費三百餘緡。

按高麗使臣既是來中國進貢，那末，他一定來到當時政治中心的汴梁。而汴梁又是圖畫的集中地，各地的圖畫都運到這裏來出賣（見第二章第五節）。所以高麗使臣買到

的圖畫，以自汴梁輸出的爲多。

（2）邸報——這相當于現今南京政府的中央日報，或其他公報，也運至外地銷售。宋史卷三五二曹輔傳云：

> 自政和後，帝（徽宗）多微行。乘小轎子，數內臣導從。置行幸局。局中以帝出日，謂之有排當。次日未還，則傳旨稱瘡痍，不坐朝。始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聞四方。

又玉照新志卷一云：

> （盧）多遜素與李孟雍穆厚善。多遜竄逐後，相望萬里，聲迹眇絕。時法禁嚴，邸報不至海外。一日，忽赦書至，後有『參知政事李』。多遜云，『此必孟雍。若登政府，吾必北轅。』戒舍人儆裝。已而果移容州團練副使。

（六） 奢侈品的輸出

由海外輸入汴梁的奢侈品，除供當地人士消耗外，又販至遼及西夏等國。宋會要食貨三八載熙寧

> 八年二月二十五日，都提舉市易司言，『乞借奉宸庫象牙，犀角，眞珠，直總二十萬緡，于榷場交易。至明年終償見錢。』從之。（又見于續通鑑長編卷二六〇）

宋史卷一八六食貨志亦載此事云：

> 熙寧八年，市易司請假奉宸庫象，犀，珠，直總二十萬緡，于榷場貿易。明年終償之。詔許。

按本章第二節曾經說過，『北宋政府在邊境設立的榷場，分佈于河北及西北各地，以與遼及西夏貿易。』由此可知，這些從汴梁輸出的海外奢侈品，是由榷場轉販至遼及西夏。其中關于汴梁眞珠的運往榷場出賣，宋會要食貨五二亦云：

> 神宗熙寧元年十月十六日，入內內侍有（省？）言，『奉宸庫珠子已鑽串緒裹，都二十五等樣，計二千三百四十三萬六千五百六十九顆。』詔入內（應多一『內』字）侍省，『候有因便勾當內臣，附帶與河北沿邊安撫都監王臨，就彼估價，分擘與四榷場出賣；或折博銀，其銀別作一項封樁，準備買馬。』

除象牙，犀角，眞珠等物外，香藥也是由汴梁販往遼及西夏的奢侈品。本章第四節已經說過，茲從略。

汴梁的奢侈品，除上述外，貴金屬也輸出。宋會要食貨一七載天聖二年四月，在京商稅院言，『舊有諸色人將銀幷銀器出京城門，每兩稅錢四十文足，金卽不稅。請自今稅錢二百文省。』從之。

這些貴金屬，以販往西北各外國民族爲多。同書刑法二云：

大中祥符元年，帝（眞宗）以京城金銀價貴，以問三司使丁謂。謂言，『多爲西賊，回鶻所市入蕃。』詔約束之。

又同書職官二七云：

景德三年二月，詔，『以銀出入，並每兩稅四十錢，出引放行。若賣馬蕃部帶銀向西者，券內具數驗認施（放？）行。』

此外又有販往蒲端的。同書蕃夷四載景德元年九月，有司言，『蒲端使多市漢物，金，銀歸國，……望令開封府……』從之。

按同書蕃夷四又云，『蒲端在海上，與占城相接。』由此可推知蒲端在今安南一帶。

（七） 各種工業品的輸出

（1）斛斗——宋會要方域一二云：

仁宗天聖四年四月，詔，『許在京諸色人，取便般載諸般斛斗出城門。如將來京中要用斛斗，卽令本府旋具條約申奏。』先是淳化四年三月，詔不許客人販賣斛斗出門。至是從開封府言也。

（2）椅子——同書食貨三七說西南溪洞蠻人赴汴購買金漆銀裝椅子云：

乾興元年五月，詔，『溪洞下溪州教練使田遂等，自京進奉，回至辰州日，池鎭務點檢有金漆銀裝椅子一隻，稱是本州刺史彭儒猛令裝造。宜令開封府嚴行指揮在京行鋪商販人，自今幷不得與外道進奉人員，幷溪洞蠻人，製造違越制度器用，及買賣禁榷物色，夾帶將歸本道。許人陳告，並當決配。』

（3）旗幟——有販往蒲端的。同書蕃夷四載景德元年

九月，有司言，『蒲端使多市漢物，金，銀歸國，亦有旗幟之類。遠人不知條禁，望令開封府戒諭市人，無得私製。』從之。

(4)加工食品——清虛雜著補闕云：

京師舊未嘗食蜆蛤，自錢司空始。……其諸海物，國初以來，亦未嘗多有。錢司空以蛤蜊爲醬，于是海錯悉醢，以走四方。

(5)漆器——同書食貨五二說汴梁政府把漆器運往榷場博易云：

眞宗景德四年九月，詔，『藝器庫除揀封椿供進外，餘者令本庫將樣赴三司行人估價出賣。其漆器架閣收管品配，供應準備供進，及榷場博易之用。』

按本章第二節曾說，北宋政府在邊境設立的榷場，其貿易的對手是遼及西夏。所以這些由汴梁輸出的漆器，是由榷場轉販往遼及西夏的。

(八) 人口的輸出

北宋時，汴梁人口可以自由買賣，其中尤以婦女爲多。夢華錄卷七云：

池苑內，除酒家藝人占外，多以綵幕繖絡，鋪設珍玉，奇玩，疋帛，動使，茶，酒器物關撲。有以一笏撲三十笏者。以至車，馬，地，宅，歌姬，舞女，皆約以價而撲之。

這些被當作商品的婦女，也許是因爲色藝的動人，能吸引到外地的主顧。當時各地的人往往跑到汴梁來買妾。夷堅乙志卷五說洪州人至汴買妾云：

洪州分寧王氏壻扈司戶，自京師買一妾，甚美。攜歸，寘于妻家。

又羅大經鶴林玉露卷一〇說鄂州人至汴買妾云：

馮京，字當世，鄂州咸寧人。其父商也，壯歲無子。將如京師，其妻授以白金數笏，曰，『君未有子，可以此爲買妾之資。』及至京師，買一妾。立卷償錢矣，問妾所自來。涕泣不肯言。固問之。乃言……

(九) 總結

綜括上述，可知汴梁的輸出商品，以茶，工業品及奢侈品爲主。至于食料及原料的輸出，簡直是絕無而僅有（本章第七節曾說汴梁有一些輸出的食品，但這是加工製

造過的，幷非食料）。由于汴梁工業品輸出之多，可見汴梁工業化的程度。由于海外奢侈品及南方的茶之輸出，可見汴梁轉口貿易的繁盛。由于外地輸入汴梁的大量食料之不再輸出，可見汴梁消費的程度。

復次，汴梁輸出商品的行銷地，就上述材料看，以遼及西夏爲主。這兩國都是當時由汴梁輸出的茶，及香藥，眞珠，犀角，象牙等海外奢侈品的大主顧。而遼國更大量的輸入汴梁的書籍，西夏更大量的輸入汴梁的絲織品。其次爲高麗，回鶻，交阯，蒲端及西南溪洞蠻人等，都是汴梁的書籍或其他工業品的主顧。在國內方面，陝西，山西，河北，及河南等地都行銷汴梁的絲織品。而汴梁的茶又販往陝西，書籍販往山西，乳香販往山東。至于南方，現可考見的，只有：汴梁的書籍及圖畫販往浙江，書籍及人口販往江西，人口販往湖北。

第四章　汴梁對外貿易的入超及其抵補

關于汴梁的輸出入貿易，我們雖然沒有正確的統計數字，但由上所述，我們可以毫不遲疑的下一斷語：汴梁的對外貿易是大量的入超。

汴梁的對外貿易，除與遼，西夏，回鶻及高麗等的貿易，因輸出商品可與輸入商品相抵銷，或可不至于入超外，與其他地方的貿易，大都處于入超的地位。其中尤以與東南及四川兩大生產地的貿易，輸出與輸入的差額，簡直大得驚人！根據上引各種材料，我們只看見這兩大生產地的商品源源不絕的輸入汴梁，卻很少看見汴梁的商品向這些地方輸出。由第三章看，汴梁對四川輸出的商品，一點也沒有（固然，也許是文書記載有缺所致；不過，即使有，恐怕也是不會多的），固不必說；就是東南一帶，由汴梁販往的，也不過是數量極小，價值不大的三兩種商品而已。所以李覯說他只見江，淮的商品向汴梁輸入，而不見汴梁有一些商品回敬江，淮。李直講文集卷二八寄上富樞密書云：

> 覯江南人，請言南方事。當今天下根本，在于江，淮。天下無江，淮，不能以足用。江，淮無天下，自可以爲國。何者？汴口之入，歲常數百萬斛。金錢布帛，百物之備，不可勝計。而度支經費，尙聞有闕。是天下無江，淮，不能以

足用也。吳，楚之地，方數千里。耕有餘食，織有餘衣。工有餘材，商有餘貨。鑄山煮海，財用何窮？水行陸走，饋運而去；而不聞有一物由北來者。是江，淮無天下，自可以爲國也。

復次，由于北宋匯兌制度的特色，我們也可以看出汴梁對外貿易的入超。當時汴梁政府設有便錢務，其主要的任務是代商人由汴梁匯款至其他地方。宋史卷一八〇食貨志云：

先是太祖時取唐飛錢故事，許民入錢京師，于諸州便換。其法：商人入錢左藏庫，先經三司投牒，乃輸于庫。開寶三年，置便錢務。令商人入錢，詣務陳牒。卽輦致左藏庫，給以券。仍敕諸州：凡商人賫券至，當日給付。違者科罰。至道末，商人入便錢一百七十餘萬貫。天禧末，增一百一十三萬貫。

續通鑑長編卷八五的記載，文字略有差異，並錄如下：

國初取唐朝飛錢故事，許民入錢京師，于諸處州便換。先是商人先經三司投牒，乃輸左藏庫所由司，計一緡私刻錢二十。開寶三年，置便錢務。令商人入錢者，詣務陳牒。卽日輦致左藏庫，給以券。仍敕諸州：俟商人齎券至，卽如其數給之。自是無復留滯。

又同書卷七九亦載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

乙卯，詔，『商旅自京便錢至諸州者（原註：按太祖開寶三年置便錢務，許民入錢左藏，給以券，于諸州便換。此條當云，「自京齎便錢券至諸州。」原書疑有脫字。），所在卽給付，無得稽滯。』

由此可知，便錢務的主要任務是代商人匯款至各地。所以要這樣，顯然由于汴梁的輸入商品太多，其輸出商品不足抵補，以使對外貿易平衡，所以要匯很多的錢到各地結賬。由此可見汴梁對外貿易的入超。

隨着對外貿易的大量入超，汴梁的資金自然要不絕的外流。這麼一來，汴梁所有的資金不是要一天比一天的枯竭下去，從而牠的經濟繁榮不是要大受打擊了嗎？不，汴梁因爲有特別的情形，在沒有受到其他影響（如金人南侵）時，經濟仍可一樣的繁榮下去，不至于遭遇到這種惡劣的命運。所謂『特別的情形』，是說汴梁擁有下列各種人物，作爲牠的靠山。這些人物都能令外地的錢輸入汴梁，使汴梁無形中多得一大

筆收入，以抵補牠對外貿易的入超。

（1）官吏——汴梁在北宋時是全國的政治中心，住有大批官吏。這些官吏（連最高元首也包括在內）的薪俸及其他開支，取自全國各地的稅收。北宋政府行的是中央集權制，在財政上不再如從前那樣讓地方割據，而大量的解往汴梁。宋史卷一七九食貨志云：

> 宋貨財之制，多因于唐。自天寶以後，天下多事，……方鎮握重兵，皆留財賦自贍，其上供殊鮮。五代疆境偪蹙，藩鎮益強，率令部曲主場院。其屬三司者，補大吏以臨之。輸額之外，亦私有焉。太祖周知其弊，及受命，務恢遠略，修建法程，示之以漸。建隆中，牧守來朝，猶不貢奉，以助軍實。乾德三年，始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毋或占留。時藩郡有闕，稍命文臣權知所在場務，或遣京朝官廷臣監臨。于是外權始削，而利歸公上；條禁文簿，漸爲精密。

因爲北宋政府的財政組織是這樣健全，所以每年由外地輸入汴梁的稅收，數目是很大的。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一四說北宋政府的歲收云：

> 國朝混一之初，天下歲入緡錢千六百餘萬。太宗皇帝以爲極盛，兩倍唐室矣。天禧之末，所入又增至二千六百五十餘萬緡。嘉祐間，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餘萬緡。其後月增歲廣，至熙，豐間，合苗役稅易等錢，所入乃至六千餘萬。元祐之間，除其苛急，歲入尙四千八百餘萬。

這一筆款是汴梁大批官吏的薪俸及其他開支之所自出。所以汴梁的官吏無形中從外地吸取了許多金錢。這是比較正當的。除此以外，汴梁的官吏又利用他們在政治上的力量，不正當的取得外地的財富——接受外地人士的賄賂。如宋史卷二五六趙普傳云：

> （開寶）六年，帝（太祖）又幸其第。時錢王俶遣使致書于普，及海物十瓶，置于廡下。會車駕至，倉卒不及屏。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海物必佳。』卽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嘆曰，『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續通鑑長編卷一二及司馬光涑水紀聞卷三均有相似的記載）

又續通鑑長編卷一二說趙普受江南國主李煜的賄賂云：

先是（江南）國主以銀五萬兩遺宰相趙普。普告上（太祖）。上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謝，少賂其使可也。』

此外，汴梁其他官吏也是一樣的收受外地人士的賄賂。沈括夢溪筆談卷二二云：

李溥爲江淮發運使，每歲奏計，則以大船載東南美貨，結納當途，莫知紀極。

又宋史卷二九八燕瑛傳云：

歷廣東轉運判官，進副使，加直祕閣。……時瑛在嶺嶠七年，括南海犀，珠，香藥奉宰相內侍，人目之爲『香燕』。遂以徽猷閣待制提舉醴泉觀，拜戶部侍郎。

（2）軍人——北宋政府因爲行中央集權制，在汴梁駐有大量的軍隊，以便控制各地（見第一章第二節）。這許多軍隊的種種開支，也是取自由各地解往汴梁的稅收。所以汴梁的軍人也是如官吏那樣的賭取外地的錢。除此以外，他們攻掠各地以後，凱旋時往往有大批戰利品攜返汴梁。宋史卷一七九食貨志云：

及取荆湖，定巴蜀，平嶺南，江南，諸國珍寶金帛盡入內府。

又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卷八亦云：

朝廷初平孟氏，帑藏盡歸京師。

這算是歸于公家的。其次，他們私人攜回的戰利品，數量也很大。如宋史卷二五七王仁贍傳說他們攻下四川後，大規模的劫取當地的財富，然後返汴云：

興師討蜀，命仁贍爲鳳州路行營前軍都監。蜀平，坐沒入生口財貨，殺降兵，致蜀士擾亂，責授右衞大將軍。初劍南之役，大將王全斌等貪財，軍政廢弛，寇盜充斥。太祖知之。每使蜀來者，令陳全斌等所入賄賂子女，及發官庫分取珠金等事，盡得其狀。及全斌等歸，帝詰仁贍。仁贍歷詆諸將過失，欲自解。帝曰，『納李廷珪妓女，開豐德庫取金寶，豈全斌輩邪？』仁贍不能對。廷珪，故蜀將也。帝怒，令送中書鞫全斌等罪。仁贍以新立功，第行降黜而已。

其後太宗淳化年間，派往四川鎮壓李順，王小波暴動的軍隊，也是大規模的在那裏劫取財物，然後返汴。韓琦安陽集卷五〇故樞密直學士禮部尙書贈左僕射張公神道碑銘云：

時（淳化五年）益雖收復，諸郡餘寇尙充斥。（王）繼恩恃功驕恣，不復出兵，

日以娛燕爲事。軍不戢，往往剽奪民財。公（張詠）于是悉擒招安司素用事吏至廷，面數其過，將盡斬之。吏皆股栗求活。公曰，『汝帥聚兵玩寇，不肯出，皆汝輩爲之。今能亟白乃帥，分其兵，尙可免死。』吏呼曰，『唯公所命。兵不分，願就戮。』公釋之。繼恩卽日分兵隣州。當還京師者，悉遣之。不數日，減城中兵半。

按宋史卷四六六王繼恩傳亦說繼恩的部下在四川掠取財物云：

繼恩握重兵，久留成都，轉餉不給，專以宴飮爲務。每出入，前後奏音樂，又令騎兵執博局棋杯自隨。威鎭郡縣。僕使輩用事恣橫，縱所部剽掠子女金帛。……

此外，攻下江南的軍人，也是一樣的劫取大量的財富，運返汴梁。同書卷二六〇曹翰傳云：

將征江南，命翰率兵先赴荆南。改行營先鋒使。進克池州。金陵平，江州軍校胡德，牙將宋德明據城拒命。翰率兵攻之，凡五月而陷。屠城無噍類，殺兵八百，所略金帛以億萬計。僞言欲致廬山東林寺鐵羅漢像五百頭于京師，因調巨艦百艘，載所得以歸。

葉夢得石林詩話（津逮祕書本）亦載此事云：

相國寺羅漢，本江南李氏物，在廬山東林寺。曹翰下江南，盡取其城中金帛寶貨，連百餘舟，私盜以歸。無以爲之名，乃取羅漢，每舟載十許尊獻之。詔因賜于相國寺。當時謂之神（百川學海本作『押綱』）羅漢云。

由此可見軍人攜返汴梁的戰利品之多。不論這些戰利品是屬于公家，還是歸與私人，汴梁都因此而多得一筆收入。

（3）學生——第二章第五節曾經說過，汴梁是當時全國的文化中心，學校甚多，從而學生數目也很大。其中單是太學生，崇寧年間曾多至三千八百人。這許多學生，大多數來自全國各地。他們的生活費用，政府只津貼一小部份。宋會要崇儒一云：

熙寧元年正月，諫官滕中，劉庠並言，『慶曆中，太學內舍生二百員，並官給日食。近年每人只月支錢三百文添廚，其餘自備，比舊所費殊寡。……』

除此以外，他們的生活費用，大部份由各自的家鄉寄來。如能改齋漫錄卷一二說太學

上舍生張知常的家庭寄金十兩給他云：

> 張知常在上庠日，家以金十兩附致于公。同舍生因公之出，發篋而取之。學官集同舍檢索，因得其金。公不認曰，『非吾金也。』同舍生至夜，袖以還公。公知其貧，以半遺之。

這些從家鄉寄來的錢之多寡，自然因學生家庭的貧富而定。其中家庭富有的，由家裏寄來的錢自然較多。例如富家子沈君與，在太學時非常闊綽，家裏一定是寄很多錢給他用的。周密齊東野語卷一一云：

> 吳興東林沈偕君與，卽東老之子也。家饒于財。少遊京師，入上庠，好狎游。時蔡奴聲價甲于都下，沈欲訪之。乃呼一賣珠人于其門首茶肆中議價。再三不售，撒其珠于屋上。賣珠者窘甚。君與笑曰，『第隨我來，依汝所索還錢。』蔡于簾中窺見，令取視之，珠也；大驚，惟恐其不來。後數日，乃詣之。其家喜相報曰，『前日撒珠郎至矣！』接之甚至。自是常往來。一日，攜上樊樓。樓乃京師酒肆之甲，飲徒常千餘人。沈遍語在坐，皆令極量盡歡。至夜，盡爲還所直而去。于是豪侈之聲滿三輔。既而擢第，盡買國子監書以歸。

雖然汴梁的其他學生，不全是沈君與那樣有錢，但汴梁的學生甚多，若把由他們各自家裏寄來的錢合起來看，數目一定是很有可觀的。因此，學生無形中替汴梁吸取許多外地的錢。

（4）舉子——第一章第五節曾經說過，每隔三年左右，由各地入汴應試的舉子甚多。這些舉子到汴梁後，食宿及其他方面所用的錢，都是由家鄉帶來的。如夷堅支丁卷七說丁湜籌款入汴應試云：

> （丁）湜（時居建安）假貸族黨，得旅費，徑入京師。補試太學，預貢籍。熙寧九年，南省奏名。

又如齊東野語卷一三說某舉子在汴浪游，寫信請父親多寄錢給他云：

> 有士赴考，其父充役，爲貼書勉其子，登第則可免。子方浪游都城，窘無資用，卽答曰，『大人欲某勉力就試，則宜多給其費；否則至場中定藏行也。』奕者以不露檯爲藏行云。

至于以一部或全部旅費轉變爲商品，運入汴梁販賣的舉子（見第一章第五節及第二章

第二節），抵達汴梁後，絕不是賣了商品，得錢到手便走，而是在那裏住下，以便應試；所以他們出賣商品所得的錢，多數就在汴梁花去。因此，汴梁一方面固然是吸引各地的舉子，他方面也就是吸取各地的金錢。

（5）遊客——汴梁在北宋時是物質文明最昌進的都市。在那裏有很熱鬧的娛樂及賽會，足以享受或欣賞；又有很好的風景，足以遊覽。夢華錄序云：

> 僕從先人宦游南北，崇寧癸未到京師，卜居于州西金梁橋西夾道之南。漸次長立，正當輦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習鼓舞。班白之老，不識干戈。時節相次，各有觀賞：燈宵月夕，雪際花時，乞巧登高，教池游苑。舉目則青樓畫閣，綉戶珠簾。雕車競駐于天街，寶馬爭馳于御路。金翠耀目，羅綺飄香。新聲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調絃于茶坊酒肆。八荒爭湊，萬國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歸市易。會寰區之異味，悉在庖廚。花光滿路，何限春遊！簫鼓喧空，幾家夜宴！伎巧則驚人耳目，侈奢則長人精神。瞻天表則元夕教池，拜郊孟享，頻觀公主下降，皇子納妃。修造則創建明堂，冶鑄則立成鼎鼐。觀妓籍則府曹衙罷，內省宴回。看變化則舉子唱名，武人換授。僕數十年爛賞疊遊，莫知厭足！

又玉照新志卷二載李元叔廣汴都賦云：

> 太平既久，民俗熙熙。殆逮夫仙倡効技，倀童逞材。或尋橦走索，舞豹戲羆，則觀者爲之目衒。或鏗金擊石，吹竹彈絲，則聽者爲之意迷。亦有蜀中清醥，洛下黃醅，葡萄泛觴，竹葉傾罍。蓋既醉而飽德，謂帝力何有于我哉！

此外，關于汴梁遊樂的記載，具見于夢華錄及宣和遺事等書中，茲從略。汴梁這許多遊樂的設備，不限于本地人士的享受，而且吸引外來的遊客。如新編醉翁談錄卷三京城風俗記說各處村民赴汴參觀賽會云：

> 舊俗相傳里諺云，『三月十八，村里老婆風發。』蓋是日村姑無老幼皆入城也。是日郡府爲盛會，爭標水秋千之戲，皆如上巳，而觀者雜遝，過之遠甚。

又同書卷四說四方人士往汴梁相國寺觀看浴佛會云：

> 皇祐間，員照禪師來會林，始用此日（四月八日），蓋行摩訶利頭經。浴佛之

日，僧尼道流雲集相國寺。是會獨甚常年。平明，合都士庶婦女駢集。四方挈老扶幼交觀者，莫不蔬素。……

又王明清投轄錄說拱州人士至汴觀燈云：

拱州賈氏子，正議大夫昌衡之孫。……常與其友相約如京師觀燈，寓于州西賢寺教院。……又兩日，友約以歸。賈但以一書致家，自是抵春暮而猶在京師也。

按汴梁的燈節，非常熱鬧，見夢華錄卷六。由此可推知，每歲由各地至汴看燈的遊客，一定是很多的。此外，還有好些關于汴梁遊客的記載。釋文瑩湘山野錄卷中云：

冲晦處士李退夫者，事矯怪。攜一子游京師，居北郊別墅。

夷堅支庚卷六云：

婺源縣清化鎮人胡宏休，少年時浪游京師。

徐問眞道人者，雒州人。嘉祐，治平間，多遊京師。嗜酒狂肆，能啖生葱鮮魚。

又夷堅三志壬卷三云：

衢州劉樞幹者，本一書生，少年游京師。

在這許多汴梁遊客裏邊，其中有些非常闊綽，多花一點錢也不要緊。如夷堅志補卷三云：

曾宣靖魯公，布衣時游京師，舍于市。夜聞鄰人泣聲，甚悲。朝過而問焉，曰，『君家有喪乎？何悲泣如此？』曰，『非也。』其人甚悽慘，欲言有慚色。公曰，『憂憤感于心，至于泣下，亦良苦矣！第言之，或遇仁心者可以救解。不然，徒泣，繼以血，無益也。』其人左右盼視，欷歔久之，曰，『僕不能諱。頃者因某事，負官錢若干。吏督迫。不償，且獲罪。環視吾家無所從出。謀于妻，以笄女鬻商人，得錢四十萬。今行有日矣！與父母訣，而不忍焉，是以悲耳。』公曰，『幸勿與商人。吾欲取之。商人轉徙不常，又無義，將若女浪游江湖間，必無還理；色衰愛弛，將視爲賤婢。吾江西士人也，讀書知義。倘得君女，當撫之如己出。視棄與商人，相萬矣。可熟計之！』其人跪謝曰，『某平生未嘗有一日之雅，不意厚貺若此！雖不得一錢，亦願奉君子。

然已書券受直，奈何？』公曰，『但還其直，索券而焚之。彼不肯，則曰訴于官。彼畏，必見聽矣。』遂出白金約四十萬，寘其家，曰，『吾且登舟矣。後三日中，以女來。吾待于水門之外。』公去，而商至。用前說卻之，商果不敢爭。及期，父母載女來訪。所謂曾秀才者舟，不見。詢之旁舟人。言其已去三日矣。女後嫁爲士人妻。（能改齋漫錄卷一二有相似的記載）

這些遊客在汴梁所花的錢，都是由外地帶來的。如邵氏聞見錄卷一云：

章獻明肅太后，成都華陽人，少隨父下峽，至玉泉寺。有長老者善相人，謂其父曰，『君貴人也。』及見后，則大驚曰，『君之貴，以此女也。』又曰，『遠方不足留，盍遊京師乎？』父以貧爲辭。長老者贈以中金百兩。后之家至京師。……

所以，由于能夠吸引外來的遊客，汴梁無形中吸取了外地的錢。

（6）地主——在汴梁作官的人，多半擁有大量的田地。續通鑑長編卷五三載咸平五年十月，

侍御史知雜事田錫言，『……臣又覩近敕，戒勵大臣，謂其不守廉隅，多置資產。……況近畿闐闠之間，悉大臣資產之地。好利忘義，未之云何！擅富兼貧，一至于此！……』

又陳舜俞都官集卷二厚生一云：

今公卿大臣之占田，或千頃而不知止。……今公卿大臣，占田爲甚矣。夫欲有爲，必先降手詔，裁其中制，使公卿大夫咸以餘田歸于縣官，而畀民之無可耕者，或使自均之宗族之貧者。夫公卿大夫者，固以有道德忠義以信于上之人也，樂與天子致天下于富足廉遜之人也，鼎養世祿不待田而衣食之人也，夫安得以區區之土致怨于上哉？然則公卿大夫修法于朝，則天下之民必相與告語曰，『朝廷將使吾屬不得連阡陌乎，何公卿大夫有是舉邪？』……

陳氏在都官集的其他地方也屢屢提及汴梁官吏擁有田地之多：

今夫聖賢有爲廉恥之義，必自公卿大夫始。其要曰：不爲聚斂，以教民不貪。不連阡陌，以教民不奪。……（卷二敦化四）

今者公卿大夫兼幷連阡陌。（卷七說農）

古者公卿大夫專利四百頃爲甚多，張禹是也。今之公卿大夫，動以千數而不厭。由名田無法，廉恥不立，而風俗不競，不可不察也。（卷七說田）

例如宋史卷二四九王溥傳說王祚在各處都有田地云：

（王）祚頻領牧守，能殖貨，所至有田宅，家累萬金。（其子王）溥在相位，祚以宿州汚衊使家居。每公卿至，必首謁祚。置酒上壽，溥朝服趨侍左右。坐客不安席，輒引避。祚曰，『此豚犬耳。勿煩諸君起！』

又如玉照新志卷三說朱勔在吳郡擁有大量的田地云：

（朱）勔之田產，跨連郡邑。歲收租課十餘萬石。甲第名園，幾半吳郡，皆奪士庶而有之者。居處園地，悉擬宮禁。服食器用，上僭乘輿。建御容殿于私家。在京則以養種園爲名，徙居民以爲宅。所占官舟兵級，月費錢糧，供其私用。

這都是在汴梁居住的大地主。其次，小地主也在汴梁居住。如夷堅乙志卷一云：

李希亮政和中爲郎官。其鄉士甚貧，以教授爲業。嘗借馬出城。歸而言曰，『一月前，夢金紫人言，「吾汝六世祖也。國初爲佐命功臣。墓在京城外十數里之某村。有祀享田，歲可得米二百斛。去世已久，不知子孫凋零如此！今田故在，但爲掌墓者所擅。汝往料理，足以餬口矣。」既覺，未敢遽往。昨夕復夢，頗見譴責。某謝曰，「自少孤苦，不省先壠所在，與墓人亦不相識。且無契券。何以能取？」祖曰，「汝言大有理。此田嘗有碑具載。今爲守者瘞于門外草中。第如吾言發視，必可得。」某以再夢之驗，故以今日往。得大墓園，良是，而荒穢殊甚。呼守者出，責以不治之罪。答曰，「久無人拜掃，故至此。」問田所在。謾云，「無之。」令取碑爲證。曰，「不知所在矣。」命鍬鍤鏟地。果于近門草間尺許得之。守者驚懼慙服，乃具說田處，亦頗有爲豪右吞併者。今當訟于開封。乞正之！』希亮大異其事，爲贊于府官。盡得其田。

以上是說俗界的地主。此外，神界的地主也住居汴梁。宣和遺事卷一說宋徽宗寵幸林靈素時，汴梁各道觀均擁有大量田地云：

時道士有俸。每一齋施，動獲數千萬貫。每一宮觀，給田亦不下數百千頃。皆外蓄妻子，置姬媵，以膠青刷鬢，美衣玉食者，幾二萬人。

按北宋汴梁道觀甚多，見明李濂汴京遺蹟志卷一〇及清周城宋東京考卷一三。由此可

推知，屬于汴梁道觀領有的田地，一定很多。又東坡文集卷五五上清儲祥宮碑亦說汴梁道觀擁有不少的田地云：

> 始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佐太祖定天下，既卽位，盡以太祖所賜金帛，作上清宮朝陽門之內，……至慶曆三年十二月，有司不戒于火，一夕而燼。自是爲荆棘瓦爍之場，凡三十七年。元豐二年二月，神宗皇帝始命道士王太初居宮之故地，以法籙符水爲民禳禱。民趨歸之。稍以力修復祠宇。詔用日者言，以宮之所在，爲國家子孫地，乃賜名上清儲祥宮。且賜度牒與佛廟神祠之遺利，爲錢一千七百四十七萬；又以官田十四頃給之。

關于此事，續通鑑長編卷三〇三載元豐三年四月乙未，

> 賜上清儲祥宮田二十頃，遇同天節賜道士一人紫衣，賜靈慧大師王太初爲靈慧沖寂大師。太初以符籙行于京師，宮中亦頗用之，上方委以營宮故也。

又同書卷三〇五亦載元豐三年六月癸丑，

> 詔以戶絕孫守凝園宅幷地一十四頃有畸賜上清儲祥宮。

這許多俗界的及神界的地主，全都住在汴梁，而又在外邊領有大量的田地。他們在外邊收到的田租，當然是拿到汴梁來使用的。所以汴梁因有地主的存在而多得一筆收入。

(7)在外工作而家住汴梁者——汴梁既然是全國的政治中心，在那裏的居民自然以作官爲多。這些家住汴梁的居民，除在汴梁政府任職外，多半在外地作官。宋史卷二七七劉綜傳云：

> 權知開封府。(劉)綜……又以文武官居遠任，而家屬寓京師，其子孫弟姪無賴者，望嚴行約束，幷其交游輩劾罪。從之。

又同書卷二五一韓令坤傳云：

> (韓)德豐輕財好施，厚享將士。在西邊時，毋留京師，……

此外，夷堅志記載更多。夷堅乙志卷一一云：

> 朝請郎劉公佐罷衡州守，舟行歸京師。

夷堅丁志云：

> 劉士彥自睦州通判替歸京師，檥舟宿，泗間。……(卷四)

王厚，韶之子。位至節度使，爲邊帥。晚年歸京師。一日家集……（卷七）

又夷堅支景卷三云：

京師人王武功居轑物巷。妻有美色。緣化僧過門，見而悅之。陰設挑致之策，而未得便。會王生將赴官淮上，……而單身之任。……

這些人在外作官所得的錢，除用去一部份外，如華僑匯款歸國那樣，當然以寄回他們家庭所在的汴梁爲多。所以汴梁無形中又多得一筆收入。

（8）有外地主顧的職業者——汴梁有些職業者，不單作本地人的買賣，而且有外地的主顧。這種職業者，現在一時考見的，約有如下數種：

（a）旅館主人——如夢華錄卷三說汴梁有些客店多做南方旅客的買賣云：

（汴河大）街西，保康門瓦子東去，沿城皆客店。南方官員，商賈，兵級，皆于此安泊。

（b）醫生——如蘇軾東坡志林卷三說河北人抱兒至汴求醫云：

富彥國在青社，河北大飢，民爭歸之。有夫婦襁負一子，未幾，迫于飢困，不能皆全，棄之道左空冢中而去。歲定歸鄉，過此冢，欲收其骨。則兒尙活，肥健愈于未棄時。見父母，匍匐來。就視冢中，空無有，惟有一竅，滑易如蛇鼠出入。有大蟾蜍如車輪，氣咻咻然出穴中，意兒在冢中常呼吸此氣，故能不食而健。自爾遂不食。年六七歲，肌膚如玉。其父抱兒來京師，以示小兒醫張荊筐。張曰，『物之有氣者能蟄，燕，蛇，蝦蟆之類是也。能蟄則能不食。不食則壽。此千歲蝦蟆也，決不當與藥。若聽其不食不娶，長必得道。』父喜攜去。今不知所在。張與余言，蓋嘉祐六年也。

又如夷堅續志補遺說開德府士人在汴爲僕求醫云：

開德府士人攜僕入京。其一日，忽患喉痺脹滿，氣塞不通，命在須臾。詢都郡人。曰，『惟馬行街李□能醫』。卽與之往。李駭曰，『證候危甚，猶幸來此；不然，卽死何疑？』乃于筒中取一紙撚，用火點著，方才煙起，吹滅之。令僕張口，刺于喉中。俄吐紫血半合，卽時氣寬能言，及啖粥飲。摻藥傳之。立愈。士人甚神其技。

又如宋史卷二七三楊美傳說保靜軍節度楊美擬辭職至汴求醫云：

太平興國二年冬，出爲保靜軍節度。三年夏，以疾求解官，歸京師尋醫藥。

按當時汴梁的醫生非常富有。鐵圍山叢談卷四云：

上元十五夜，馬行南北幾十里夾道藥肆，蓋多國醫，咸巨富，聲伎非常，燒燈尤壯觀。故詩人亦多道馬行街燈火。

又夷堅乙志卷九云：

醫師能太丞，居京師高頭街。藝術顯行，致家貲鉅萬。晚歲于城外買名園，畜姬妾十輩。

汴梁的醫生所以這樣有錢，一定是因爲他們醫術高明，主顧不限于本地人，許多外地人也跑來向他們求診所致。

（c）術士——夷堅志再補說四方人士向在汴梁拆字的謝石求相云：

謝石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拆字言人禍福。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卽就其字離拆而言，無不奇中者。名聞九重。上皇因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字，卽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所書也。然謝石賤術，據字而言。今日遭遇，卽因此字。黥配遠行，亦此字也。但未敢遽言之耳。』中貴人曰，『但有所據，盡言無懼也。』石曰，『朝字離之爲十月十日，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當誰書也？』一坐盡驚。中貴人馳奏。翌日，召至後苑，令左右及宮嬪書字示之。皆據字論說禍福，俱有精理。補承信郎。四方求相者，其門如市。

此外，關于汴梁術士的外地主顧，夷堅丁志卷五亦云：

政和建州貢士李弼，翁棨，黃崇三人，偕入京師，游相國寺。時有術者工相人平生禍福，只斷以數語，其驗如神。共扣焉。曰，『李生卽成名，官至外郎。翁君須後一舉，官亦相次。黃君隔三舉，乃可了，官亦與翁同。』既而弼，棨如其言。崇蹉跎，恰九歲，方獲解入京。相者猶在，見崇來，大呼曰，『何爲至此？』崇話嚮昔事，且言李，翁二君已登科。相者曰，『往來如織，安能記省？……』

又夷堅三志己卷九云：

李士美丞相，劉行簡執事，因入京師，同僦甜水巷客邸。傍一富家相近，李與

之姻舊，常相游從。某術士寓巷內，新有談命聲，稱其能者藉藉。富子邀二公詣之。各攜百錢。既至，環坐滿席。李欲親試之，乃交互其年月，先下二百錢，議富子命。不能中。劉忍笑胡蘆，不復再扣而出。

(d)廟祝——如夷堅乙志卷一九說各地舉人拿錢往汴梁二相公廟祈夢云：

京師二相公廟，在城西內城脚下。舉人入京者，必往謁祈夢，率以錢實左右童子手中。云最有神靈。崇寧二年，毗陵霍端友，桐廬胡獻可，開封柴天因，三人求夢，皆得詩兩句。霍詩曰，『已得新消息，臚傳占獨班。』柴曰，『一擲得花王，春風萬里香。』胡曰，『黃傘亭亭天仗近，紅綃隱隱鳳鞘鳴。』既而霍魁多士，胡與柴皆登第。……其他靈驗甚多，不勝載。

以上幾種職業者，既都有外地人作他們的主顧，自然要把外地人的錢贍入汴梁了。

由上所述，可知汴梁的對外貿易是大量的入超。但是入超額雖大，資金雖外流，汴梁的經濟繁榮卻不因此而受影響；因爲汴梁有好些居民能夠直接的或間接的把外地的錢輸入汴梁，使汴梁無形中多得一大筆收入，以抵補牠對外貿易的入超。

民國二十六年三月至四月，南京北極閣山下。

(註一)參看食貨半月刊第一卷第十期陶希聖先生五代的都市與商業。

(註二)原書未見。日人加藤繁先生在『宋代の都市發達に就いこ』(載桑原博士還曆記念東洋史論叢)一文之前，載有此圖。

(註三)見陶希聖先生唐代經濟景況的變動(張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紀念論文集)。

(註四)見加藤繁先生『宋と金國との貿易に就いて』(史學雜誌第四十八編第一號)。

(註五)賦中所說產物各山，當然不甚切當，但亦非全無所指。譬知梁山是指四川及其南部而言，霍山是指長江流域以外而言，華山是指陝西一帶而言，實是很可能的。作者所以只舉名山來作代表，想是因爲要文章工整的原故。